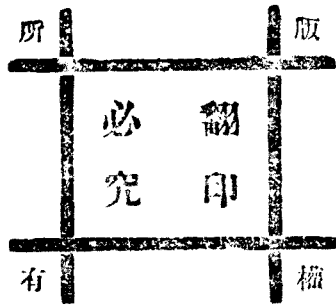


五  
獄  
奇  
俠  
傳

5

東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康德六年七月十五日印  
 康德六年八月十日發行



▲五嶽奇俠傳▼ (第五集)

◎實價國幣

編 輯 人 葉 光 華

(奉天市蘇陽路一〇二街一段五一號)

發 行 人 王 餘 祥

(奉天市蘇陽路一〇二街二段九九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興

(奉天市蘇陽路一〇二街五段二三號)

印 刷 所 振 興 排 印 局

(奉天市蘇陽路一〇二街五段二三號)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奉天市蘇陽路一〇二街二段五九號)

# 五嶽奇俠傳 第四集目次

第六五回 天道無差窮秀才拈鬮得產

世情如夢賢夫人禮佛持齋

第六六回 大地蒼茫逆徒潛引道

紅塵遊戲溺器忽飛來

第六七回 侃侃而談神孩兒正言彈俠客

皇皇如也勇明心力戰保佳人

第六八回 裸體呈身溫柔鄉安心銷黠魔

血飛頭落大雄殿揮淚斬狂徒

第六九回 知命樂天淫窗刺綉

多言取禍平地生波

第七十回 罵奸人鄉愚申正義

爭棉被訟棍出奇謀

第七一回 奪明珠暗中排陷阱

施毒計天上墮頭顱

第七二回 劫法場賢令捐軀

整賊巢跛奴訪友

第七三回 關前毒劍偵探失中峯

樹上妖魔將軍驚怪物

第七四回 怪頭陀袖中藏大地

水獺妖意外失金丹

第七五回 孤鷺落霞湖心迷幻景

碧梧丹鳳峯頂誦奇孩

第七六回 金沙浴雙童逃大難

葫蘆谷猛虎阻行桿

第七七回 奮神威千軍設伏

防要隘一將當關

五嶽奇

目次

二

第七八回 急中生智黑地控離弓

第七九回 一英雄獨立香爐頂

第八十回 穿粉壁遁跡溫柔鄉

閑裏探奇僧房施誑語

衆毛驢大滾繡球瓜

破石室逃生分水嶺

# 五嶽奇俠傳

第四集

朱霞天著

## 第六十五回 天道無差窮秀才拈鬮得產世情如夢賢夫人禮佛持齋

上回說小老先生將計小蘭強行入了媼，一面用飛劍阻了衆人。自己偕回碧眼兒出了計府，不忙不迫的揚長出了天台城，這裏計家去了小老先生和碧眼兒，一班人更是鬧得反天覆地，有幾個被小老先生用飛劍割去了耳朵的，居然到族長面前請功，說他們對計小蘭有一片孝心，看凶手要走了，就追去拿，被他們用妖法傷了耳朵，那些只知爭奪家私的，眼看凶手走去，不來出力，應當如何的責備，族長此時，已沒了主意，由他們說，也不去管他，衆人鬧了多時，鬧不出頭緒，末了經衆人的公意，用拈鬮法來解決這份家私，拈着是誰，就是誰承繼，這一份家私就算是誰的，拈不着就沒有份，族長想這個法子，倒也公平，免得你說是我，我說是你，爭個不住不息，族長來寫鬮紙，照着人數，共有二十六個遠房侄子，就叫二十六人在靈樞面前，焚香點燭，通告了一遍，將鬮紙擺在香案前，挨着年歲長幼，依次去拈，一個個都拈到了，還贖了一個，沒有人拈，族長問道：「這個是誰拈的，爲何甘願放棄不來拈取，衆人都說我們都有了，待到這個拈取後，便一齊拆開看來，看是誰便

是誰，爲何不快來拈鬮，衆人你看我，我看你，各人手中似乎都有，難道鬮紙多寫了一個不成，後來經衆人一審，却有一人還未去拈，這個人是誰呢，當然也是計小蘭的遠房侄子，那人是個落第秀才，而且窮不亦樂乎，常常受到饑餐不給，燈油不繼的窮苦，可是樂天知命，安分守己，住在窮巷陋室裏，抱着顏子箪瓢恬如的素志，一些沒有惡心奢望，今天他到這裏來，是被着他的叔父強拉了他來的，他的叔父想計小蘭有這樣大的一份家私，倘然給我侄子奪得了，我是他的親叔父，侄子有了錢，還不是他自己有錢一樣，最低限度，多少也可向他調借一些，所以今天聽說計小蘭急病身亡，硬將他拉來，來替他奪家私，那個落第秀才的名字，叫做計孟淵，礙於叔父面上，不好意思，只得勉強隨了來，待他來到計小蘭家中，他始終不發一言，默然無聲的聽大衆鬧，他的叔父却代他發言吐語，說什麼應理是他侄兒承繼的，完全將計孟淵當個傀儡，計孟淵心中很不願意，他看計小蘭這份家私，不論其有無，金山銀塔一些也不在他眼中發亮，後來聽得衆人要拈鬮分，他也不表示可否，由他們去拈，等到別人拈齊了，香案前還剩一個，應是他拈了，他想衆人既經多已拈去，且待他們展開看過，若然衆人之中，有一個拈着了，那末這個香案前的鬮，我可以不必去拈了，若然衆人手中都不拈着，那末總在這個鬮上，就算是我得這份家私的了，所以他只看着不去拈，此時給衆人看出，原來是他不會拈，便叫他拈，拈齊了方好一齊展

開來看，計孟淵無奈，便過去拈起了，於是衆人一齊將自己拈得的關紙展了開來，照理有一個拈得的人，必定興高采烈，喊了起來，可是都噤然不響，族長要聽誰得的消息，待到衆人都展開看後，那些爭死爭活硬要得家私的廿五個，都是不得承繼四字，惟有那個安貧樂命視財如糞土的落第秀才計孟淵，却是一個應得承繼四字；這個應得承繼四個字，被計孟淵拈得，所以沒有興高采烈的音調喊出來，要是換個別人，早已發狂似的喊着是我呀，是我應得承繼呀，計孟淵的親叔父，早在他的身後睜大了兩眼，放出銳利的眼光，像探海燈般的，在偵探關中字句，此時看到應得承繼四字，心中一快活，想用手舉起拍拍胸膛說，是我侄子的，不料手中拿的一個鼻烟壺，幾乎脫手掉下地，衆人經族長看過，都是不得承繼，便都沒有話說了，有幾個還有些不願意，經族長呼喝了幾句，說這是靈前拈過關紙的，是計小蘭陰魂的主意，況且都是你們自動的主見，還有甚說，但是那個族長很和平，說這樣吧，大家多是小蘭的侄輩，後由我來作主，將小蘭的家私提出百分之二十，歸你們這班人去分分，算做個花息，免得彼此過意不去，衆人聽族長說的話，很有道理，無不贊成，計孟淵既得這份家私，就請族長給他立了承繼據，用紅筆在宗譜上接了紅綫，再將計小蘭家中的家私統盤計算一下，將所有的提出百分之二十平分給了衆人，其餘的統歸於計孟淵掌管，計孟淵既已承繼，俗說道做什麼官行什麼禮，他既做了計小蘭繼子，便當將碧眼兒

脫下的那身孝服穿上，正式來做孝子，一面再發訃文來和計小蘭開喪，並且擇日爲他去安葬，待到安葬完畢後，又在家替他守服三年，服滿娶了一房妻子，後來也養了三個兒子，給計小蘭傳代，在這三年孝期裏，那位計小蘭的結義兄弟小老先生，也會來過十餘次，和計孟淵說得很投機。計孟淵後來也曉得他是個驚神泣鬼的劍客，遇他來時很恭敬的待他。當他義叔父看待的。這些都是後話，順便在此處帶過，以後不再談了，再要講到那天在計小蘭家中硬將計小蘭大殮後，遂即排衆出走的那個小老先生和碧眼兒了，他們兩人排開衆人，出了計府，匆匆奔出城關，一路向鉛山而來，這時從鉛山僱來的那隻大船，已被碧眼兒在上船之時，打發他們回去了，碧眼兒的足力很好，一日夜能走數百里路。他因不願坐船乘車。還是步行來得爽脆乾淨，但是小老先生呢，對於走路却嫌他緩慢討厭。爲的碧眼兒不會飛劍，只好跟他一齊走了，兩人離天台走到新昌相近，小老先生不願再走，又一想我同碧眼兒到鉛山去，沒甚事幹，不如且回峨嵋一走，過幾天再到天台去看計大哥的後事如何辦理是了，小老先生想罷，便對碧眼兒道，譚公子，我還有別事，要到峨嵋一走，你可先回鉛山。待我有暇時再來看你，碧眼兒道，石大爺沒有事可先到會下坐，再到峨嵋去未遲。碧眼兒不曉得小老先生心中討厭走路，還要留他到鉛山去。小老先生道，實在有事，不能奉陪，過幾天再見罷，小老先生一面說着，早已彈劍飛起，碧眼兒對空拱拱手。



道，石大爺，你有暇要來的呀，這句話本說完，小老先生已在空中的了，那裏再聽得，不表小老先生向峨嵋飛去，再說碧眼兒急急回鉛山進發，他曉行夜宿，走得很快，不到幾天，已到鉛山家中，他踏進門庭的當兒，突見迎面走來兩個和尚一個和尚手裏提了一個包裹，那個包裹裏面，察看外形，似乎像個西瓜似的東西，碧眼兒和兩個和尚，撞個正面，仔細看時，你道來者是誰，乃是碧眼兒的師父，大空和尚和師叔雪海，碧眼兒連忙上前參見，叫聲師父，你從那兒來，既來我家，爲何又走了，大空看是碧眼兒來了，大喜道，碰得正巧，我到你家來，你剛出去了，我想你不在家打算到天台來看你，剛出門你却又來了，真是巧事，碧眼兒遂即挽住和尚，重復到裏面落坐問師父道，你老人家到這兒有多少時間了，大空道，剛纔進門，遇見府上管家，問起了你，他對我說送計小蘭老先生回天台去了，他問我是你何人，我告訴了他，曉得是你的師父，他要留我在這裡住上幾日，我想你不在家，覺得乏趣，故而回你師叔準備到天台計小蘭家中來看你了，此上碧眼兒腳上着的鞋子，縫着麻布，未曾除去那雙鞋子，原是在計小蘭家中穿上的，他雖將孝服脫下那雙鞋子爲記念孝思起見，便不會除却，如今被大空看見，忙問道，你服誰的孝，大空還當是他的母親，有了差池了，但又想，不對，若說死了母親，豈止着一雙孝鞋了事，況且與他相別不過月餘，死了母親正在服內，也不能送計小蘭到天台去，并且家裏人也一些沒有孝服，這倒奇怪，大

空是決計想不到綺芬姑娘會在他們離開荆紫關死去，也決計想不到計小蘭一回天台就死，所以問他你服誰的孝啊，碧眼兒被他一問，不覺心中酸楚，說道，師父你不知道麼，且待我去見過了母親，出來對師父詳講定了，大空道好的，如此請便，碧眼兒從天台回頭，未曾見過母親，且待會過母親再來同師父講話，遂即離座，奔入內堂來見母親，譚夫人此時已由丫環報告，說過公子已經回來，此刻在廳堂上同兩個和尚講話，譚夫人不便來叫進去，在內堂上候着，忽見他奔了進來，夫人問道，你從天台回來了麼，你的寄父來了沒有，碧眼兒道，孩兒回來了，若要問起寄父，母親且看這個，說着將腳蹠起，請譚夫人看他腳上的鞋子，譚夫人低頭一看，心中一呆，他也決計想不到計小蘭會回到天台就死了，便道這算什麼，難道計老先生有了什麼差池麼，譚夫人總算聰明，被他一猜就着，碧眼兒含淚道，不差，寄父果真死了，譚夫人奇怪道，他不是好端端的離開我家回天台去的麼，爲何忽然死了，還有一位朋友呢，不是你對我說過一同去的，他有同你一起回來沒有，碧眼兒說沒有，那位朋友在半途上與孩兒分了手，如今只有孩兒一人回來，寄父在離開這裏一進家門的時候，就痛絕而死，孩兒同那位朋友，給他硬做主，入了殮，寄父的子姪們都起來爭奪家財，將寄父的後事，拋棄不管，孩兒就當個孝子，將寄父大殮了，大殮後，我們兩人便離開天台回來的一同走到新昌相近，那位朋友有別的事要到四川去，就此分手，所以孩

兒一人回來的，譚夫人嘆息道，一個人真如朝露，好端端的人忽然會死了，如今我都知道，你有師父在外面，快去招待，碧眼兒便辭了母親，仍到廳堂上招待師父和師叔，并將綺芬和小蘭死耗告訴了兩人，兩人嘆息不已，碧眼兒看師父手中牢是將這個包裹拿着，便道師父，家母說過，如若不嫌舍下地方醜陋，多留幾天法駕，這個包裹可交給徒弟，讓徒弟為你放好是了，大空笑道，那個包裹不消放在好地方，也不消費心，我們自有放的去處，我也不能耽擱，要到華山一走，這裏不過我順途回入台去，路過之時，就收住劍光，來望你一望，如今我們就要動身了，承令堂相留，不是不領情，實是不能耽擱，隔幾天待我華山回時再來看你罷，碧眼兒要待再留，看大空同雪海，早已立起身來，說聲我們去也，兩人就在庭前，各放飛劍，但見兩道劍光，冲霄而起，一時間兩人都失了踪跡，衆家人都看得呆了，當兩個和尚是佛爺，都不約而同的向空禮拜，口裏還唸救苦救難的佛爺來救渡我們吧，碧眼兒聽了好笑，也不去同他們多講，逕回內堂去回復母親，說師父和師叔有別的事情纏身，要上華山去，方才已經走了，譚夫人道，高人異士，多不顯在俗家多住，這真是俗家的無上慚色，我想從今天起長齋禮佛，不知孩兒意下如何，碧眼兒道，母親願意長齋禮佛，怎敢不表同情，請母親慈懷定奪是了，譚夫人道，並不是我迷信佛教，我想綺芬姑娘的死，據你說，他死後，孝幕上曾經發現過金光佛像，這些多是與佛有緣有根底，所以感應

而來的緣故，我也願與佛結緣，故自從今日起，永遠長齋禮佛，此後家事統歸你去辦理，你的妻子綺芬雖死，還得另覓娶個，也可分去我的仔肩來帮你埋家，對於人材一項，你可自去物色，做娘的我不敢替你強制，免得來日夫妻不和，抱怨到我身上，譚夫人倒是個極明達開通的人，他在那時就曉得男女婚姻是自由的了，碧眼兒唯唯諾諾，祇是答應，從此以後，譚夫人果終朝唸佛，不管家務了，將家事諸務歸給碧眼兒，另外叫一個多年老媽子來相帮他指派，碧眼兒真的做了當家人了，這事且按下慢表，且要講到凌空而去的大空和雪海兩個和尚，那兩個和尚，自從離開荆紫關上，到那裏去的呢，他們是找尋明心去的，明心是誰，是雪海的徒弟，明心那厮爲什麼要勞動師伯師父去四處尋他呢，說來那事長了，那個明心自從在天台搶了計綺芬弓鞋上的珠鳳之後，忽然心境一變，他想差了，當時何不將計就計，不將帽子脫去，由他將自己當做姑爺，落得與美人兒睡上一夜，到了明天破了事，再回天台未遲，明心想到這層，本想夜裏去採花，可巧那天大雨傾盆，不會去，到了第二天，被着別事一纏，也就忘了，後來大空帶了碧眼兒回來了，小老先生也來撮大葫蘆，明心被大空申斥了一頓，便將一切邪念打消，仍舊好好兒做和尚，明心在天台住上二年，雪海在少林要雲遊天下去，就差人到天台將明心叫回，明心到少林，雪海將住持的事，委托了他，關照他小心當家，明心唯唯聽命，雪海一出少林，在外面走了年餘，待他

回來時，不見明心踪迹。一間寺裏徒弟海珠，說明心在師父出門後，不滿三個月，就走的，雪海問他到那裏去的，海珠說他帶了一個女人到北五省去的，雪海問這個女人是誰，海珠說，聽說，窰子裏的姑娘，雪海聽了此言，不由心中大怒，說什麼做了出家人，敢去逛窰子，還敢拋去。寺裏住持重粉，帶了女子向外面走，這樣敗壞門的徒弟，還可留他在世上麼，雪海氣極了，便立時發怒，向東路浮山蘭若庵那裏而來。蘭若庵的住持，是白雲大師，就是雪海的大師兄。見了雪海氣急敗壞的奔來，忙問你爲什麼奔得如此氣急，敢是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麼，雪海見了師父連連搖頭道，不要說起，算我倒霉，收了一個好徒弟，倘然給師父得知，連我自己都有責任，那畜生實在害人，白雲大師道，你且把火氣暫時按捺一下，可將詳細情形告訴了我，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大家來想個法子，小輩做差了事，只好由師父來彌補，這是沒有法想的，雪海便將明心的事，告訴了白雲，白雲聽了也發怒道，我們葱嶺派下，竟有這樣的敗類出現，倘然祖師爺批責下來，你的干係不小呢，雪海道，是的啊，爲了這層，所以我奔到這裏來同大師兄商議一個辦法，白雲聽了，沉吟半響說道，那事祇有將明心那厮逐了，替他除了罪孽，別無他法，雪海道，怎麼樣子宰法呢，白雲道，那事很容易，我們去把明心尋着，將他宰了，帶了他的腦袋，去華山參見，到師父前請罪，聽師父發落是了，雪海想舍此別無辦法，因爲葱嶺派下，向來規矩是極

巖的，絲毫不能幹非理的事件，如今明心犯那逛窰子帶了妓女走北五省的大罪，雪海身上也有了不。罪孽，心中着實擔憂，白雲叫他去將明心宰了，也不是白雲心腸狠辣，會替人家出主見，他爲顧全葱嶺派信譽起見，且又顧全着雪海，明心是雪海的徒弟，明心闖禍幹那不端的事，雪海的責任也不輕，雪海也想這厮如此胡行，惟有將他宰了一法，但是如今不知他跑到那兒去了，白雲道，那是容易，大不了我們一齊到天涯海角去尋他，怕他上了天入了地不成，雪海道，四海茫茫，六合這麼大，如何尋法，白雲道那也容易，只須先上華山一走，去請師父算上一算，便知那厮在甚麼地方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 說 記  
蕙 芳 日 記 (最新出版)

是少女懷情暗笑悲歡的史記

早愛的波紋作生離別的小傳

字字使淚流淚——句句使傷痛心

· 香處與紅夢並駕齊驅，  
· 哀怨處是與玉梨魂先後媲美。

▲ 全書一冊一百七十頁，定價二角，  
特價八折，寄費一角二分。

第六十六回 大地蒼茫逆徒潛引遁 紅塵遊戲溺器忽飛來

的

上回說到白雲因爲明心犯了佛門大戒，要去收拾他，但不知他逃竄在甚麼地方，打算上華山請師父算一算，那厮在甚麼地方，我們就到那裡去找他，雪海有些膽怯，怕師父見責，不敢去，白雲道，那末憑我們這般本領，也不會找他不到，你可去約了大空一同走，你與大空一起，我管我獨自是了，白雲因爲是女尼，不便與光頭和尚一起走，故而叫他到天台去約了大空走，自己一人先行前去，雪海心內明白，說准定如此辦理是了，白雲道，你到天台去罷，我是先到北五省去了，兩人遂卽分道揚鑣，各借飛劍，各向目的地而去，雪海借劍光到了天台，到寺裏見過大空，將上項事對他告訴了一遍，大空聽得，連喊可恨，說那厮目無戒法，還當了得，可趕快去找尋着他結果了，免得讓他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罪孽，雪海道，如此請師兄起身就走，大空說好，兩人便借劍光，離天台向北方而來，在他們走到河南的常兒，雪海心中忽然想到，河南赤眉城那裏，金頂觀裏有個道士，是明心的舅子，那道士不是好人，莫非明心隱身在這個地方，也未可知，便對大空說了，大空道，橫豎是順便路過的，就去探看一番有何妨礙，遂卽在赤眉城落下，來到金頂觀裡，金頂觀的住持，起初原是明心的俗家舅子，姓羅叫羅中玉，是河南四天王之一，綠林中赫赫有名的，

後來被官廳知道，設法將他捉了去，定了絞罪，了結了生命，這時的富家，乃是由地方上縉紳們保薦出來的，甚是安分，不像免起那個橫行胡爲的了，雪海和大空，到金頂觀一問，道士說道，前月原有個和尚，帶了一個童子到這裏來過，說是尋經裡老當家，知道這裏老當家早已伏法受誅，他們便走了，大空問那個和尚生相如何，待那道士回答出來，正是明心的模樣，大空疑明心一定到北地奪過，好在他們前天剛來此地，大約足跡還未出河南境界，我們就在這裏左近尋他幾天便了，在他們找尋明心的時候，正當黃土領下江天柱被困之日，他們早曉得官兵在和賊人開戰，因爲不關他們的事，便也不去管他，後來遇到小老先生一班人，就一起拉入場裏，請他們暫行幫忙了，大空和雪海走到河南，可巧白雲大師也走到了河南，他疑心從前雪海對他說過，說道明心那厮在河南有個俗家的舅子在當道士，很不守清規的一句話，他想明心帶了女子，在外面很不方便，一定要尋個安頓的地方，河南既有他的舅子在着，那舅子又是不守清規的，如此藉與相投，適得其會，說不定那舅子在河南住着，待我也到河南走上一次，看看如何，再作道理，白雲到河南過黃土領時，看見下面戰鼓喧天，便收住劍，落在黃土嶺下面，他落地未久，忽見那面有兩騎馬，一前一後，追殺過來，白雲忙將身軀向樹林後一隱，看他們一個在前且戰且走，一個在後且戰且追，兩個人正是旗鼓相當，不分高低，白雲細看兩人，又像是自家兄弟，爲何殺得這樣起。



，他正看間，又見兩人停住戰，在談話，談到後來在認兄弟了；白雲想這倒好，一打二十的，打出一個親兄弟來了，倒也難得，後來又見他們重復上馬，要想回去，橫堵裏不料縱出一個凶猛大將，要將兩人結果性命，白雲想事到今朝，也不得不一管閒事，來成全他們兄弟了，當時便發劍出去，將那凶猛絕倫猛將的兩耳割去，慌得那將拋了大刀，拚命逃走，這個逃去的是誰，就是文豹，這兩個兄弟就是牛飛雲和牛公祖，白雲救了牛氏兄弟，本想即行走開，後來想對他倆玩一玩，便擋住小路，不放他們過去，牛氏兄弟不識好歹，常時被他奚落一場後，發劍飛去，重復找尋明心去了，這些往事，想閱者當可記得，白雲也不知道大空雪海在河南，彼此都未親面，這天白雲救了牛氏兄弟後，遂即借劍離開黃土嶺，向河南西面一帶找尋去了，大空和雪海，被小老先生拖住了，幹了幾天閑事，待黃土嶺破却，江天柱帶兵回歸荆紫關，他倆想這裏事情幫忙已了，幹自己的事去要緊，遂辭了江天柱，離開荆紫關，再在河南境內團團兜個圈子，一些沒有踪跡，找到潼關，白雲倒遇着了，三人見了面，白雲問大空和雪海兩人，可有些眉目，大空搖搖頭說，如此尋去，恐怕尋上二年還尋不到，不如到華山求見師父，請師父指點條去路，便知詳細了，白雲原本贊成這句話，雪海膽小，恐怕被師父責罰，不敢去見，還是自己來尋，真的尋着時，再作計較，三人遂又分身，白雲走向河北，盡喝酒，盡吊壺，走向山西而來，他們在山西境內尋了一月，尋不見蹤

迹，依大空主見，准定上捉了去師父去，說道，師弟自己不敢去，待我一人前去，叫他在山西等着，聽了師父吩咐後，再去按圖索驥，還怕他逃到甚麼地方去，雪海總覺有些躊躇不定，最後他又道，師父自在黃土嶺上，與海天福凌空戰起，不知現下在華山沒有，大空笑道，師父是何等樣人，會怕這區區海天福麼，一定早回華山了，兩人邊說邊走，此時兩人走在武都縣下的雲簇鎮上，論到雲簇鎮的風景，可稱爲幽麗變絕，雲簇的後面有座馬陵關，旁邊有座南關，前面有座分水嶺，雖不在四面環山之中，已是萬壑來朝，千峯獻翠的一所好鎮集了，大空和雪海，進了雲簇鎮，兩人腹中覺得有些飢餓，便在鎮梢裏，尋一家酒舖進去，擇個好座頭，相與坐下，跑堂的拿過幾碟素菜，遇到大空是喜歡吃葷喝酒的，雪海到是淨素，雪海便關照跑堂的，葷素都拿些來，跑堂答應着，取過幾碟大魚大肉來，大空見了，正配胃口，一面喝酒吃肉，一面和雪海談那明心的事，雪海答道，且慢談明心的罪過，現在你先犯了戒了，做和尚應當吃素持齋，如何可以狂啖酒肉，大空一手用箸夾了塊大肉，向嘴裏直送，一手把了酒杯，吃了塊肉，喝了杯酒後，聽了雪海所說，也不覺笑道，師弟你可是佛門弟子麼，雪海奇怪道，我自幼出家做和尚，不是佛門弟子是什麼，大空又笑道，你既是佛門弟子，如何連這喝酒吃肉的規矩都不懂得，雪海被他一問，倒給他問住了，遂說佛門有什麼喝酒吃肉的規矩，祇有不許吃葷，不許喝酒，是在戒約之內的，

而且是一般人統都曉得的，你何敢狂啖酒肉，還要問我懂得喝酒吃肉的規矩，這話怎說，大空笑道，老弟既是佛門弟子，你總該唸經，你可記得佛經上有一句叫不生不滅的佛話麼？雪海道，這話有的啊，這個不生不滅四字，並非教你去喝酒吃肉，如何可拿他來做比例，大空笑道，正在這四個字上，你自己參不透禪理，還說不戒將他做比例，你且細細去一想，不生不滅四個字，是明明說他們不生，我們不來滅他，要是生了，應得去滅他，也似既然有了葷菜，我們應得去嘗他滅他，也如明心那廝有了罪孽，我們應得去滅他，大小一例，以此喻彼，就可瞭然明白了，雪海聽他胡解，似乎是喝醉酒了，想他原是著名的酒肉頭陀，平素常常將濟顛自比，今亦所言，又如在替濟顛說話了，且莫去理他，吃飽了走罷，大空一壁吃肉喝酒，一壁自言自語的講着，盛酒的錫壺，原本放在大空右首的，他喝乾了杯中酒兒，想伸手去提壺，不料一摸壺兒已不知去向，心裏當是跑堂的拿去沖酒去了，過了一息不見拿來，抬頭一看，跑堂的却抱起了右足，坐在那邊枱上看和尚吃肉，心裏恐怕在罵酒肉和尚呢，大空看他好似沒有這回事的，便對他示意說道，酒壺呢，如何不拿回來，跑堂經他一問，便立起身過來道，大師父要酒麼，酒不是剛才給你添上一壺了，大空道添了一壺的酒呢，跑堂道，酒放在你桌上的，又沒有誰來拿去過，大空道，笑話了，難道是喝酒的連那壺兒一起喝下肚去了不成，跑堂也笑道，難道我們不

肯拿酒來給主客吃不成，大空道，那末酒在那裏，跑堂的看看檯上實在空無所有，心中不由納罕，明明是我方才熱了一壺酒送到檯上的，這裏又沒有第二個跑堂在着，有誰拿了去。他心裏轉念道，莫非是給那和尚偷藏起來。但又不放說，只得另去拿一壺來，親手交給大空說道，大師父，今番交在你手裡，別再說我沒有拿酒來了，大空呵呵大笑說，有誰來賴你酒壺，別再同我開玩笑罷，大空邊說邊酌酒狂飲，作者寫到此處，不得不聲明一句，大空是煉劍的人，綺芬姑娘也是煉劍的人，爲何一個可以狂飲熱酒，一個飲了十來杯，就要送命，這點不是閱者看了，要說作者前後矛盾了麼，不差的，個中原有道理，待我講來，那個大空煉的劍是三清罡氣，芬綺煉的只三昧真火，酒是火，以火引火，故而慘遭自焚，不可遏救，那大空既不借重真火，猶如風馬牛絕不相關。話講明白，再要講他，捧着酒壺，自酌自說，喝得興高采烈，心中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要同雪海談幾句，不覺將酒壺放手，用手指在檯上劃了個圈，將他來譬喻那件事情給雪海看，此時雪海飯將吃畢，對於大空所說，一半當他是酒話，也不去理他，大空說幾句，看雪海不理他，覺得乏趣，想伸手握起酒壺，再來斟酌幾杯，不料手摸個了空，吃了一驚，睜睛看時，酒壺又不在桌上了，急得大空發了呆，怪叫了聲哎呀賊伯伯，眼前失了竊也，這還了得，回頭再看跑堂時他在那邊拿着小菜剛走來，大空不由得不再來問他一聲道，跑堂的，你可曾將酒壺拿了

去換酒麼，跑堂的聽了，一呆道：沒有呀，酒不是我剛給你熱了一壺；親手交在你手裏的麼，如何又說是我拿了去呢，大空道，你既然沒有拿去，如何桌上的酒壺又沒有了，跑堂的也奇怪道，大師父別是你同我們開玩笑，我好端端將酒壺放在你手中的，如何又說沒有了，方才第一壺沒有，還當是我自己忘記了，這次明明白白的交給你，喝了沒有幾杯酒，忽然又沒有了，這件事，不是大師父在同我們開玩笑麼，好了，大師父，總是我們招待不週，一切請原諒，別再同我開玩笑，我小人是吃苦不起的，大空聽了發急，立起身說道，你別弄錯，還當是我在對你開玩笑，你得想想，酒壺說要吞下肚去是不能夠的，藏在懷中，是可以搜查的，如今你且看來，好讓你放心，說着將僧衣解開，露出一身白肉，露着一個大肚皮，叫跑堂的看來，跑堂的看了大空，果然沒有，但是對面那個不喝酒的和尚，不曾起身解衣，莫非是他尋玩笑，便圓瞪眼珠，看了雪海幾眼，雪海意會得，當時立起身說道，我既不喝酒，要酒壺作何用途，你且看來，別儘對我望了，雪海立時將僧衣解開由他看，跑堂真奇怪極了，便到熱酒的櫃上，一點酒壺總數，正缺少兩把，四面一找，都沒有，跑堂的想他們兩人身上，都經我看過，實在沒有，難道會吞下肚裡去，斷然不會的；如今怎麼辦，不是要吃賠賬麼，跑堂的倚着酒櫃上沉思半晌；正待回身，忽覺觸手有物，細細看來，正是兩把不翼而飛的酒壺，忽然間會不翼而飛的回來了，跑堂的，還當是兩個和尚

打趣，急便回頭看去，看他正在指手劃腳的說那酒壺的事情，並沒動過身軀，如何會送酒壺過來，跑堂的便走了過去，打算去告訴他們酒壺忽然來了的事，在他未到桌旁，遠遠看見桌上，一件東西，他更是吃了一驚，你道他看見的是甚麼東西，原來是一隻很大很大的便壺，會端端正正的擺在大空坐的身旁，大空沒有看見，雪海也會沒有看見，大約是方才擺上，待到跑堂的看見了，他們兩個人也同時看見，不覺大怒，大空將手對位輕輕一擲，那隻離桌飛去比箭還快的夜壺，呼的一聲，正對跑堂的面門打來，跑堂的嚇得二魂出竅，疾忙讓開面部，早已着在肩上，砰然一聲，夜壺打碎了，裡面不是空的，還滿々の，有一盞臭貨，統傾在跑堂的身上，傾的淋漓盡致，臭氣熏天，大空見了不覺縱聲大笑，雪海更是笑不可仰，在別棹席上喝酒吃飯的人，也都大笑起來，可是笑聲未已，又大家掩住了鼻頭，口裏喊臭煞人也，誰奈惡作劇呀，這時衆人都掩鼻喊臭，一片喊聲，不料在這喊聲中，忽聽得有人喊道，好香呢，好香呀之聲，連喊不絕，聲音還不止一人，却有幾個人聲音，衆人都循着聲音看去，看那邊棹上，坐着四個孩子，都是乳臭未乾，血氣未退的孩子，梯丫髻，繫紅肚兜，兩足立在檣上，蹲着身軀，拍拍兩手，呵呵大笑，并且喊着好傢伙，好香，大空隨着衆人看去的，不看那個，倒也能了，一看這幾個孩子，却給他看出毛病來了，他看這四個孩子，內中有一個，似乎是在河處見過，忽然想到那孩子，不是在黃土

嶺下遇見過的麼，他叫什麼呀，唔，有了，他叫地孩兒呀，那地孩是竹林尊者的大徒弟，即是小老先生的師兄，看來方了種種惡作劇，一定是那厮幹的了，待我來給點苦頭他嘗嘗，大空想罷，對地孩兒一招手，表面的意思，似乎是同地孩兒打招呼，其實是用擒龍功，想將地孩兒捉過掉來，那知地孩兒的功行深奧，他的身軀，能夠忽輕忽重，輕的時候，不消風吹，便能自由飛去，重的時候，慢說山倒水崩也推他不動，地孩兒從何而來，爲何在對掉上，與三個師兄弟蹲着，大空和雪海並沒看見，這是什麼緣故，詳細聽我道來，地孩兒自從在荊紫關上，替小老先生回山向師父前取藥回頭後，他因爲尚有師父命令，要到別處去公幹，急於動身，看小老先生哭得不像樣兒，便不來同他道別，逕自土遁溜之大吉，他溜了走向公幹的地方，將所有的公事，統辦好了，再回峨嵋候命，如此一來一回，也有一個多月，他回到山上，竹林尊者又吩咐他道，現在山西武都縣下雲簇鎮上，還有公幹，須得急去了却，將應幹的事，告訴了他，地孩兒得了師命，想土遁要走，旁邊有三個師弟雷孩兒風孩兒火孩兒都眼熱起來，對師父說道，師兄時常能夠在外面遊玩，我們長是住在空山，也要想到外面走走，不知師父能夠允許否，此時竹林尊者的功行已到百十分的時候，離開飛昇的時間不遠，對於行功時所用的地雷風火四孩子，可以有無隨使了，他想橫豎自己一時沒甚事，不如放他們一起出去走一遭，也使他們擴擴眼界，當時答應了，四孩兒歡天喜地跳跳躍躍拜別師

父，地孩兒借土遁走，風孩兒借風走，雷孩兒也借風走，火孩兒借草木走，四個人各借所借，如風雷般快的趕到山西武都縣雲簇鎮上來，在他們到的當兒，正是大空和雪海踏進飯舖的時候，地孩兒是認得大空的，恐怕被他看見，一時不敢出現，隱身在土內，看他動靜，三位帥弟，看師兄不出來，也都隱起了身軀，在旁觀看，地孩兒隱在大空身旁，看他喝酒吃肉，吃得開心，又聽他講什麼不生不滅的亂話，心中又有些氣他不過，想尋他的開心，便將他的酒壺藏過了兩次，到第三次那個雷孩兒想索性和他尋個大開心罷，便回身奔到跑堂睡的房间裏，隨手拿起一隻夜壺，提到大空桌上，放在他的旁邊，地孩兒見了，要想阻止，已是不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言照

寫信必讀

（俗云）魚雁常通！書信往來！

人生宇宙、各居一方、雲山迢隔、惟以寸箋

、以通知音、堪慰寂寞、然而多般苦無書信

之常誼、以致造成疎於動筆之情感！

有鑑及此、精選出版寫信必讀、以供採用、

言文對照、註解詳盡、可免執筆無辭之苦惱

！可免落筆無言之弊病！

堪稱人人宜備之範本、備書無多購者從速

▲一冊定價三角、特價八扣、郵費二分▼



## 第六十七回

侃侃而談地孩兒正言彈俠客  
皇皇如也勇明心力戰保佳人

上回說到雷孩兒看大空狂啖酒肉，大言不慚，又看地孩兒在同他取笑，他念頭一轉，提出一隻夜壺，放在大空桌上，地孩兒見了，要想阻住時，已是來不及，却被跑堂的發見了，大空自己也見到了，便一發縱鶴功，將那隻夜壺對跑堂打去，打得跑堂滿身是尿，跑堂頓足不迭的說，這算什麼，這算什麼，大空打了跑堂的一身的尿，心裏也覺得這事甚有蹊蹺，爲何好端端的弄出一隻夜壺來了，想跑堂的決沒有這般大膽，一定其中別有緣故。直待衆人喊臭，有人喊香後，纔始被他看見那邊桌旁蹲着四個孩子，四個孩子中，有一個是他相會過的地孩兒，諒情必是這幾個孩子惡作劇，可先將地孩兒拿過來問他一遍，便明白了，故而 he 放擒龍功出去，想將他捉將過來，但他不知道地孩兒功中深奧，區區擒龍功，如何捉得他動，地孩兒當初看雷孩兒將夜壺拿到桌上，覺得惡作劇中太傷雅道，要想阻止，阻止不及，只得現身出來，擇個空桌坐下，地孩兒一現出身，雷孩兒風孩兒火孩兒也一齊現出身來，四個人蹲在桌上，合坐一桌，都喊好傢伙，好香，大空用擒龍功去捉地孩兒，擒龍功到地孩兒身上，地孩兒就覺得心中一動，便使了一個重身法，立時身軀有萬山之重，莫說擒龍功，奈何他不得，就是再利害些的功夫，也對他無可如何，

大空想隔開一隻桌子，如何會提他不過。如此待我用縱鶴功打他出去，便順手一推，叫聲地孩兒莫去，在大空心中以爲地孩兒必着了他的道兒，那知仍如泰山一般，不能搖撼半點，大空更是吃驚，只得立起身，心中想他是竹林尊者的徒弟，名下無虛士，果然利害，只得起身過去，對地孩兒致敬說道，地老兄幾時到這裏的。方才的諸般惡作劇，可是你幹的麼，地孩兒笑道，大丈夫作事不賴誰，方才的惡作劇是兄弟們幾個人幹的，因爲你是出家人，不應該好酒大肉吃得如此開懷，故而同你開一些玩笑，但是不可動氣，我們到這裏來是爲着你們兩位的事而來的，應得要謝謝我們千里跋涉之苦，現在謝也不要你們謝了，方才的事，算得罪了你們，拿他來拉個直罷，大空笑道，好說，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同令師弟小老先生很知己，你們幾位同我開玩笑，有何要緊，倘如有勞頓幾位的地方，也應得要申謝你們的，何必定將這玩意兒來拉了過去，雪海在旁邊聽地孩兒說他，不應該熱酒大肉爛吃爛喝，故而同他尋開心，應當尋得，也只好使他下次不敢嘴硬，再嘴硬，要請你喝香水了，雪海想到這裏，也不覺隱然而笑，大空問道，你什麼好笑，快起來與這幾位見見罷，雪海笑着立起身，對地孩兒四弟兄相見過了，大空請他們到一桌來，地雷風火四個孩子，說過是人參精兒結成的，並不需用人間烟火的，大空雖請他們坐在同一桌上，可是他們並不動筋，但對大空說道，你們兩位可曉得我們四個人到這裏

來爲的何事麼，大空和雲海都道，這個不知道，倒要請教，地孩兒笑着指大空雪海道，乃是奉着本師慈命，爲着你的令侄徒他的徒弟明心來的，大空驚訝道，四位都是爲的侄徒明心的事來的麼，不知令師怎樣吩咐你們，倒要請教，地孩兒道，請教不敢，小弟對於令侄徒的事，從師父口中得到，略知一二，你們不是尋他麼，大空道不差呀，我們正在尋他呢，你師父總該知道他的住處，請問令師有否對你說過他在那裏，地孩兒笑道，小弟們是爲着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而來的，你要知道否，你若要知道，我可告訴你，大空也苦笑道，那有不要知道之理，不要知道他住處，我也不同師弟出來尋他了，好兄弟不要爲難，快請從直說吧，將來遇到令師弟小老先生時，叫我再對你重重的伸謝，地孩兒笑道，和尚別着急，你且喝飽了酒，隨我們去看他是了，大空道，如此多謝了，遂飽餐過了，會了鈔，請地孩兒等領路，跑堂和顧客們，看他們幾個人不三不四，非常懷疑，大空等出了酒館，由地孩兒在前取路，逕向前走，後面五個人隨着他走去，地孩兒一跳着，拍着手，唱着歌，快活異常的向前走，大空聽他歌聲清脆婉轉，有三口繞樑之概，味他歌意，多是修真世外，超然凡界有隱語，聽不大懂，如此隨他走，走了十餘里路，已進了分水嶺的山脚下，看山腳下一所叢林，黃宇雕臺，顯然在目，看外表規範雖不甚大，倒也不小，地孩兒對大空道，你看前面不是有你的老本家佛寺在着麼，你來尋你的侄徒明心。

可到那邊去找，我們有事不能奉陪了，下次再吧，地孩兒說着，將手一指，四個孩子，同時不知去向，大空心中又佩服，又感謝，遂對雪海道，如今得了竹林尊者的指示，不怕那厮插翼飛去了，便與那寺裏走去，待到得近前一看，山門上有四個斗大藍字寫着蓮花禪寺，山門關着，大空卽行舉手敲門，裏面問道是誰，大空恐怕問的就是明心，被他聽出聲音溜了腳，便假裝着小喉嚨哼了聲是我，裏面聽得便道你是誰，敢是來燒香的，大空胡亂應道是的，裡面聽說是燒香來的，便呀的一聲將門開了，大空看裡面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和尚來替他開門，裏面看大空和雪海並不是什麼來燒香的香客，那是兩個本家賊禿頭，大空看門開了，便走上一個，踏進門去，裏面和尚用手攔住道，朋友，既是過路的，來打齋倒不妨，如何尋起自家人的開心來，可曉得外面的規矩麼，大空笑道，你不要弄錯，我同你雖是本家，大家是和尙，可是我並不來打齋，確是來燒香的，你想俗家人能夠燒香，我是佛門弟子，反而不能燒香麼，裏面那個和尚，被他這麼一說，也覺無言回答，遂道，既來燒香，便請進去罷，大空笑了笑，偕同雪海進了山門，來到大殿上，先對三世諸佛禮拜一番，然後向各處逛來，大空和雪海是留心寺內的動靜，和明心的下落，燒什麼香，那個開門讓他們進來的和尚，看兩人眼珠亂轉，更張西望，形跡甚是可疑，便拿到大殿上撞鼓的木杵，對大鼓上咚咚打了兩下，鼓聲未已，就聽得人聲四起，接着南無阿彌陀佛之聲，振

耳欲聾，大空和雪海吃了一驚，忙向四下裏看去，看四下裡走出許多和尚，都向大殿上聚集，足有二百來個，大空想這樣一個寺院，到有這許多僧侶住着，爲何進來之時，只見這個開門的人，連大殿香火人等都不見一個，待他打了兩下鼓，便有這麼多的和尚出來了，到有些蹊蹺，看來這個寺裏，一定是不大妥當的，然而這幾下鼓，對我到有許多便利，我來尋明心，明心若然是在寺裏，寺裏有這許多和尚，而且又都四下藏起的，一時間，要尋着他很費事，如今他們聞得鼓聲，聚集攔來，我和雪海只消立在旁邊靜看，這許多和尚淘裏，有無明心其人，大空暗暗照雪海，兩人立在大雄寶殿左邊，看前後左右來的和尚，霎時將一座大雄寶殿，四面圍起。大空心中明白，諒情這些和尚。是經這個打鼓的招了來，要不利於我們的了，那些人如何放在我們心上，且不去管他，看其中有無明心在着；大空和雪海憑着四隻閃閃放光的眼珠，對四面看去，不見有明心在內，大空對雪海道：沒有，別已給他先看見了我們，逃去了，兩人話尚未已，就聽得方才那個打鼓的高聲說道，列位師兄弟，今天兄弟值日看守前戶，不料來了這兩人，假名燒香，弄得攔來，東西亂望，看他們形迹可疑，可將他們拿下，問個明白，作者又要說明一句，講到開門的那個和尚，既然看到大空和雪海兩人，道路不正，爲何要用許多人來拿他們呢，他們祇有兩個人，最多用四個人也儘夠了，恰因爲那個開門的和尚，也不是尋常的人，也有一身好功夫，他開了山

門，劈面先看見大空和雪海的眼珠，看他倆眼放金光，知道不是等閒之人，後來要想動手，料想不是對手，非用大批人馬不可，故而引動天鼓，傳集衆僧侶，這二下天鼓，原是蓮花寺裡的暗信，講到那座蓮花寺，這其間的隱隱，真有使人不堪描寫的，蓮花寺的當家叫智元大師，是湖州派的徒弟，那智元六根不清，七情難滅，對於色聲酒肉，比俗家人享受來得要利害，蓮花寺內有地窖，有密室，有機關，有毒器，有打手，非常厲害，這幾天智元大師，爲的湖州白雀寺師父那邊有些事情，被師父叫去了，不在寺裏，寺裏的事情，就托了一個新交的朋友掌管，寺中一切聲色利權，暫時也讓他享受，你道那個朋友是誰，就是明心，明心爲何會到這兒來呢，他自從離開少林，帶了妓女望北五省走，先起原定暫在河南金頂觀裏他的舅子處暫住，到河南，一問舅子已被官廳捉去正法，他本想替舅子去報仇把官殺了，後來一打聽說那個官兒已經調任到山西武都縣去了，明心便帶了妓女取道向山西進行，講到明心是個和尚，如何能夠將妓女帶在路上一同走呢，那知明心心靈計巧，早將那個妓女化了裝，打扮得成個童子模樣，帶在身邊，走在路上，人家不生疑惑，作者在上回大空到金頂觀探聽的時候，曾經提及過，那個道士不是告訴大空說，前月裏原有個和尚帶了個童子，到這裏來過，那個童子就是他帶去的妓女啊，明心想替舅子報仇去，便到了山西武都縣，也是那縣官命不該絕，在明心未到武都縣的三四天前，縣官的母親忽然

死了，那縣官要盡孝不能盡忠，便丁憂回去，縣官是外省人，不知他回去走的那條路，明心又被一個妓女纏住了手足，便任他去了，明心到山西後，遇不着縣官，要想動身到嵩山去，他在無意中，經過了分水嶺下，看那處有所叢林，又以天色將晚，便奔進去求借宿一夜，那所叢林，就是蓮花寺，智元大師那天剛在殿上，看見明心長得一表人材，虎體熊腰，不昴等閒之流，便來同他談話，又看那個童子，舉止和緩溫文，如同女子，心中生疑，智元是個不歸正途的和尙，他起初並不疑心那個童子是女子，疑心是個變童，智元想這樣婉秀一個變童，被他享受，倒有些不甘心，何不將他奪了下來，歸我受用，他本想和明心相商，仔細一想不對，要分他的肥，同他軟講如何肯呢，不如用硬來得爽快，遂即上前問道，和尙從那裏來，可有度牒，這寺裏戒律森嚴，沒有度牒的人，寸晷片刻，都不許停留，你有度牒可趕快拿來我看，驗明了准你在此暫住一宵，要是沒有度牒，立即與我走路，明心是急急匆匆走出來的，何曾有什麼度牒，被他一問，倒回答不出，隨後便道，我此行色匆匆，沒有帶得度牒，這裏可住則住，不可住我就向別處去，智元道，你到別處去，誰也不會來留你的，但是那個童子却須留下，不能帶去，明心心中一楞，他說這話奇了，那個童子又不曾沖犯你過，你這裏能住則借宿一宵，不能住我們就走，說什麼要將童兒留下，明心那斯藝高膽大，他雖身入重地，看得情形有些不妙，但他心中仍是坦然，無所事事，侃

侃然對付了智元幾句，拔步要走，智元上前攔住，道聲慢走，要走必須將那童子留下，否則連你都不許走，我看佛的面上，放你這條生路，你別不識趣，明心聽那和尚，竟敢平空說出生路死路的話，不由心中勃然大怒，他早想動手打智元的，爲的有那個妓女帶在身邊，打起來沒有人照顧，這裏人多，自己孤掌難鳴，未免吃虧，故而忍耐了，預備一走了事，那知智元用強偏不放行，明心想要忍，無可再忍，索性與他決雌雄，闖個禍再走吧，便一擦僧衣，豎起虎眉，瞪大豹眼，伸猿臂想去將他抓了過來，智元見了明心那副神威，不由也吃了驚，急忙分手來迎，明心一手將智元的手臂抓住，那個智元有個綽號，叫做鐵臂膊，兩臂如鐵，刀槍不入，明心抓住了他左臂，用勁一捏，講到明心手上功夫，有重手，有黑砂，有陽手，着實利害，但是捏在智元臂上，也不見得如何中用，他只覺得有些酸麻，智元也是內家，心中曉得明心手上利害，更不敢怠慢，急忙上步，將右臂擦陰，劈入明心陰囊，明心看他攻下三路，便將陰囊回丹田裏一提，實受了智元一拳，並不來攔阻，智元見擊不中陰囊，突然將左拳化掌，來反抓明心手臂，明心知道他要反掌，立時放了他左臂，循勢一掌直對智元面門劈去，智元看他用獨掌朝崗來打面門，又要防他手上有特別功夫，非賴這鐵臂去擋，不能見功，遂即反上右臂，施個童子拜佛，一面分去了明心手掌，一面提起左足，對准明心肚經穴上踢去，在智元用右臂分去明心手掌之時，那手掌打在智元臂上，打得智元骨



髓裏都痛，勉強擋過，要是再教他擋一下，就難了，智元擋開他手掌，便提起左足，准備重重踢他一脚，那知明心忽然變更步法，一縮骨節，就地一滾，翻身竄入智元胯下，他翻過去時，快閃電，疾若驚鴻，忽的一來，早將智元平空發起，拋向大雄殿外去了，嚇得智元自己不知所云，跌得一個胡天胡帝，幸而他功夫好，身體健，還不至受傷，智元立起身，看明心已與他的徒弟們打在一起了，智元有二百來個徒弟，此時在殿上，不過數十個，這數十個徒弟，都是年輕力壯，精神抖擻的，在別人面前稱爲無敵，遇到明心都變飯桶，數十個徒弟禁不起明心幾路拳腳，傷的傷，逃的逃，這時大雄殿上，秩序大亂，一衆和尚，都喊別放他走，快將山門關起，明心想我要走，還怕你們關山門不成，這時全寺衆僧都來了，把大雄殿擁滿，將明心和變形的妓女，圍在中間，智元想慢回他打，可先將這個童子帶到後去，便關照幾個徒弟：拖了他走，那個妓女，看明心一動手，早已嚇得魂飛天外，如今看來了這許多和尚，而且都已拿了傢伙，刀刀槍槍向明心亂割亂刺，妓女直嚇得幾乎哭出來，明心回頭對他道，你放心，不要怕，有我在這裏沒事，那些人我不會怕他們，明心一面安慰妓女，一面去抵擋衆和尚，明心果然利害，衆人雖有傢伙，也奈何他不得，明心正戰之際，忽聽嬌聲婉轉的喊道救命明心大，回頭一看時，正是智元派幾個徒弟在強拖妓女進去，明心見狀大怒，獅吼一聲，一縮骨節，就地坐倒，用了路綉球滾地法，將

就近的數十個和尚，都用足踢了開去，那些被踢的人，都是平空拋起，踢得九死一生，頓時留出一大堆空地，明心踢去了左右阻礙的人，重復翻身奔過去奪那妓女，強拖妓女的幾個和尚，見了明心這般本領都有些害怕，便棄了妓女，逃躲開去，明心拉過妓女說道，你受驚了，這裏不宜多耽擱，我們走罷，一手拉了妓女，一手向上一舉喝道，我與你們近日無怨，遠日無仇，今日路過此地，誠意前來借宿一宵，不料這裏當家不肯相容，反要將我帶來的俗家親戚強行留下，我因吃氣不過，就同他打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恨水

著

怨鳳啼鳳

(最新出版)

怨鳳啼鳳是寫荒唐公子三角戀愛史

怨鳳啼鳳是寫浪漫小姐失戀三重奏

有一箭雙雕的手跡

有雙姣奇緣的艷聞

綠羅一面，養重之生

露水鴛鴦，難借白首

認明古綉，不爲入甕之寶

受買滄桑，不爲下車之婦

書兩冊，守全價國幣七角  
特價八折，寄費一角四分

## 第六十八回

裸體呈身濫柔鄉安心銷豔福  
血飛頭落大雄殿揮淚斬狂徒

上回說到明心和尙走到蓮花寺裏，與智元打了起來，智元恁齊那男裝妓女，虧得明心本領出衆，一時未被奪去，當時明心就對大衆發表言語，說你們諸位不懂就裏，來幫他同我爲難，我是福建少林寺裏的大徒弟，平生闖慣江湖，打過不少英雄好漢，今日到此，你們仗着人多，想來欺侮我，俺明心不是等閒之輩，決不受人欺侮的，有本便來和我較量一下，沒本領的快讓出一條大路由我們走，不然你怪我用武，我是不客氣的，明心說話未畢，聽得富家智元在叫道，朋友慢走，俺智元有話問你，你也不必隱諱，我看你是個好漢，這個童兒，據我仔細看來，恐怕其中有假，你不妨直對我說，我是很歡喜交友的，你如對我說了實話，有困難的地方，智元力所能及，都能幫忙，我們同是佛們弟子，方才雖因一言不合動了手，從古道，不打不成相識，我並非怕你，我愛你是個英雄，不妨各人吐吐肺腑之言，結識結識，倘然不是這樣，俺智元亦非好欺的，寧爲玉碎，不使瓦全，到那時，弄得兩敗俱傷，反是無味，明心聽他所說，倒有一片真意，想我自離了福建，一向在外面遊蕩無定，加之帶了一個妓女，居止甚不方便，方才聽他所說，似乎有留我在此，願意與我交個朋友的意思，如此不妨將計就計，去對答他幾句，看是如何，再定辦法，明心便答道，既然蒙你雅愛，彼

此又是同道，何事不可丟開，我的肺腸，也不妨對你細訴一番，智元大喜，遂過來與明心握手，一面叫徒弟統統退去，自己請明心到密室裏去坐，明心帶那妓女到了密室，細細打量智元形狀，生得甚是凶惡，粗眉巨眼，肉紋橫生，加上一頭鬚鬚，與明心相較，一個像張飛，一個像呂布，明心將離開少林的原由，和現在的行止，統統直說了，智元聽得笑道，我心中怪道覺得那童子不像是男，原來如此，帶個妓女，有甚希罕，何必東走西遊，我且領你去見識見識這裡的極樂國。智元說着，起身陪明心來到後面，穿過了重重門疊戶，纔始到來，看是一個獨院，有道秋葉小門，門上面標着溫柔鄉境四個字，秋葉門閉着，有一陣陣音樂，從門縫裏透出，智元用手在門上輕彈兩下，那門就開了，門開後，明心閃目看去，好一派富麗的地場，智元讓他們進了門，穿過一條花徑，來到迴廊曲欄裏，看有許多美貌嬌娘，在弄絲竹同歌唱，看見智元等走去，都立起身過來參見，大家齊聲叫參見當家，智元對明心道，這些都是兄弟養着的，絲竹先生專門教導，物色而來的寶貝用的，明心聽了不明白，所謂寶貝究竟是件甚東西，又以與他是初交，不知居心何在，處處都提防着，對於智元所說的話，聽在耳中，轉在心裏，過了迴廊，來到一所楠木廚裏，看四面並無陳設，却設了十餘隻的紅木大筵，筵上面的粉壁盡是春宮淫畫，對於兩性間玩意，應有儘有，無有不盡，又看正中間一只大筵床，可容納十餘個人睡，貼筵床的粉壁上掛着一個佛像，看去

是尊歡喜佛，上面還題了個四字是皆大歡喜，稱個四字寫得龍蛇飛舞，非能手不辦，可惜沒署名，不知誰人所題，智元拉明心在中間匡床上坐下，那個妓女便也坐在明心旁邊，智元道：朋友我已將這裏隱事，和盤托給你看了，你我雖是初交，我是敬重你英雄，故而推心相與，你可不必疑忌，兄弟純是一片誠意，並無別的作用，朋友你的法號還未請教，敢請賜呼，明心看他舉動言語，甚是誠懇，心裡也想，這個地方，要是別人決不肯引他進來的，他如今一意求我爲友，推心相待，我也常誠意相答，結個天涯知音，也可得個臂助，又想此人本領，雖不及我，却也了得，不如與他結爲兄弟，也在此間長住，大家沒了顧忌，明心想罷，就將自己真實法名，和要與他結交的意思，對智元說了，智元非常贊成，說道，兄弟本想啓齒，恐怕明心師見棄，如今難得明心師見愛，來來來，我們倆就對歡喜佛跟前行個禮，今日起也不用客氣，兄弟要長幾歲，自尊爲大哥，明心師小我幾歲，是稱你作個兄弟，我們名份既定，此後叫我聲哥哥，我叫你聲兄弟是了，不必客氣，我智元是不會客氣的，明心看他很爽直，倒也非常願意，就叫他聲哥哥，智元還叫他聲兄弟，兩人相與大笑了陣，智元起身對那妓女道，如今該得稱你聲弟媳了，說得那妓女紅臉，智元稱妓女爲弟媳，完全照俗家行派，行動全然背馳了佛家本性，可謂荒謬到了絕倫，且不去管他，再說智元與明心，結爲兄弟後，智元道，小兄還有許多玩意兒，當場來給你看看，說着伸手在牀旁抽出

一隻抽屜，那隻抽屜裏，放有一大堆佛珠，智元隨手取了一把，向匾牀旁的一個落地花瓶裡拋了進去，佛珠拋進後，未到多時，忽聽一陣笑語之聲，起自匾牀壁外，接着那邊壁上，忽的移動起來，立時露出一道小門，從小門中跑出許多婦女，也有媼的，也有妍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鶯鶯燕燕統跑到智元匾前，對他行禮，明心看些婦女倒不希奇，最可使他看了奇怪的，那些婦女都是袒裼裸裎的赤精精露出一身清白肢體，現時代所謂油綫美，一個個都暴呈在那個明心的眼前，要早給現代寫人體的藝術家看見這些，正是適逢其會，至少要寫他幾張人體寫生，預備開展覽會時陳列陳列，出出風頭呢，明心看他們一個也不知含羞，老了面皮對智元獻媚呈態，明心帶來妓女面皮雖老，還及不來這些人，看看倒反覺有些難為情，這些婦人見過智元，智元教他們參見明心師道，他是我的師弟，你們待他，要如待我一般，不得怠慢，衆婦女都唯唯聽命，見過了明心，明心心中在想智元本領不小，這許多婦女從那裏帶得，像我帶了一個，已經不敢在寺裡住，溜之大吉，到北五省來，若然這些人都跟在身邊，要叫我逃到天涯海角去了，智元叫這班婦女退回去，那些婦女便又從小門中進去了，婦女進去後，粉壁照舊移動過來合上了，一些尋不着門戶所在，明心問智元道，你這裏有這許多婦女麼，智元笑道，那算什麼，要是我師父那裏，給你看見了，你要驚愕得不止，明心聽說他的師父那裏還要多，便問令師在那裡，智元道，師父在湖州白雀寺，

那裏的婦女要我這裏多上幾倍，真夠受用，明心聽了，不覺伸舌頭，從此明心就在那裏安心住下，智元另外修整一間好房間，給他同妓女住着，他也對明心說，倘然你看得中這些婦女，不管那一個。你可同他做交情，不妨事的。明心道，這個我可不敢，那些是師兄所有的，除非另外給師弟去物色幾個來，智元道，如此也使當，過了幾天，智元就替他物色了二個來服侍明心，皆是容貌絕代，明心在蓮花寺裏住上一月之譜，處境的逍遙，享受的風光，就是叫他立刻上西天做佛爺去，他都不願意了，那天大空和雪海，進了蓮花寺，與值日的和尚，發生意見，被值日和和尚將他們圍起，這個當兒，智元是被白雀寺師父叫了去的，明心却在溫柔鄉裏度他快活生涯，忽見匡牀上的一面銅鏡骨都都轉了起來，接着樑上的銅鐘也自動的敲了起來，這些都是寺裏裝好的消息，鏡子轉動和銅鐘鳴起，是外面來了奸細了，明心推開左右懷抱看的兩個美女，結束一番，叫美人暫且迴避，自己奔出溫柔鄉裏，來到大雄殿上，他做夢也想不到師父師伯一齊會尋到這裏來的，他走到大殿裏，看大殿裏都是和尚頭，不見有什麼奸細，他正要動問，旁邊有個和尚，用手指着大空和雪海道，那邊兩個就是，明心用目觀去，此時大空和雪海，正爲的滿殿都是和尚，一時倒認不清了，忽見那邊有人用手對他一指，大空眼快，閃目看去，正看見明心，明心也看見了大空，心中一急，嚇得拔步想逃，大空喝道，孽障那裏走，還不給我站住，大空邊說着，口裏吐出一口氣，立刻出去，但見一

五嶽奇俠傳

縷匹縷，飛向明心頭上。明心脚下雖快，怎逃得過今朝劫數臨頭，且說那雪海迷住去路，要逃逃不了，雪海也看見，同時也吐氣出去，將他去路擋住，兩人就地飛身過去，如同燕子穿簾，呼呼的二聲，飛到明心面前，雪海咬緊了牙齒，指着明心罵道，孽障，你敢如此爲非作歹，我好意將少林寺交給你，叫你管理幾月，你竟帶了妓女逃到北五省來，我尋得你好苦，今朝在此相見，也是你大數臨頭，還想逃走麼，快快對佛跪下，看我在佛前宰了你，明心此時魂已飛出軀壳，要想求饒，自知難得師父回心，只得低下頭去，請師父速賜一死，雪海喝道，既要速死，快給我對佛跪下，明心無奈對三世佛伏身跪倒，這時殿上衆和尚，誰都嚇得不敢動手了，他想明心師父這般好的本領，見了兩個和尚，不敢動彈，何況我們，又看那二個和尚，口中都有兩道金光飛出，不知是何種東西，那兩道金光在明心面上不住的飛繞，看得衆人眼花，明心對佛跪下後，大空喝道，明心你可快快將過去的罪惡，在我佛面前盡情懺悔一番，我佛如來慈悲爲懷，你肯懺悔，死後或者尚可得到佛的見憐，免墮阿鼻，明心到此，不由兩淚交流，想自己一時錯了主意，造下罪孽，弄得今日如此結果，看來是性命難逃，還是求佛寬恕，或者尚可轉入輪迴，不墮畜道，古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些不錯，明心至此，天良也發現了，但是爲時已遲，無能爲矣，當時明心跪在佛前，盡情將過去的罪惡，對佛懺悔了一遍，大空聽他懺悔完畢，對雪海道，時候



已到了，了結了走吧，雪海雖然心頭憤恨萬狀，終究有師生之義，且自己對他也曾下過一番心血，如今落得親手宰却，此種心腸，一時倒硬不起來，大空意會說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是門下弟子，還不快快下手，延遲什麼辰光，雪海被大空一激，嘆聲罷了，心頭便轉到殺吧，一念方轉，那柄劍早已在他頭上割下，悶的一聲，一顆青光燦亮的好腦袋，滾下地來，霎時鮮血上冒，噴得丈來高，四面飛濺，猶如九天下血雨，洒了滿殿血漬，衆和尚嚇得望後倒退，大空雪海避開了血，重復近前，大空將明心腦袋拾起，在懷中取出一個包裹，包好了，對佛像拜了幾拜，丟下明心屍身，提了包裹，兩人揚長出寺而去，這裏的事情，他們多不管，溫柔鄉裏和尚的一切邪行，大衆一來不知詳細，二來他們目的在了明心就完了，所以一概多不管，帶了明心的頭就走，那末這裏的事情，將來怎麼樣呢，說來話很長，要待到那榮兒大破白雀寺時，纔會重行提及，現在且去開了不表，且說大空和雪海，宰了明心，將首級預備上華山去見師父，大空心中忽然想到一事，他想到離開荆紫關時，不是說綺芬配給碧兒麼，不知現在有否完婚，我到華山去，還須先到天台一走，因爲天台有一件東西，要帶上華山，不如在往天台之時，順便向鉛山一彎，看看碧兒婚事如何了，便將這個意思，對雪海說了，雪海道也好，兩八便借劍光向鉛山來，當在鉛山落下，訪到譚家，一間碧眼元，是往天台去了，家裏因他是和尚，也沒多對他說話

，大空一間碧眼兒不在家，便回身要走，剛巧碧眼兒奔進門來，重挽大空和雪海到裏面少坐，大空因有事在身不便多坐，就在庭中發劍，飛向華山而去，到得華山。在天外三峯前落下，循峯徑下去，轉了幾個彎，突見眼前走來一看，那人是誰，原來是靈峯長老座前的童子流霞，流霞是靈峯長老的得意童子，那童子功夫也極好，今天奉了師父之命，叫他在天外三峯下等候大空和雪海兩人。三人見面，各自相見了，大空忙問師父可在山上，流霞道，師父在山上，但是師父有法諭下來，教我在這裏等候兩位師兄，師父說，師兄等帶來的東西，可以不必帶去，呈見師父，將那個東西拋到黃河流上去喂魚腹，你們兩人，此時也不必去見師父。師父說，你們可暫回原處聽候吩咐是了，大空和雪海聽得流霞所說，知道師父不要他們去，也不敢相強，流霞對他們道，你們請便吧，我要侍候師父去，他說着回身去了，大空和雪海看他走了，也不便久留，雪海心裏最好不要他去見師父，怕見了師父要受他責備，聽得不要他去見，正合心意，遂道，如此我們走吧，兩人又馭劍騰空，直向黃河流域而去。大空和雪海到了黃河上，將明心的腦袋，拋了下去，兩人既將腦袋拋了，大空道，如今我要回大台去了，你呢，雪海道，我要到廣東羅浮去，看白雲去，不他他有沒有回廣東，莫要他還在外面尋明心呢，大空道，好的，如此你我分途吧。大空飛向天台而去，雪海飛向廣東到羅浮山裏，闌若庵中落下，見了庵中一人問白雲，說道沒有回來

，雪海便關照他的徒弟說，你們師父回來告訴他說，我來過了，明心的事情已經辦好了，教他不必再費心了，還要給我道謝道謝，要他辛苦；雪海說畢，飛身就回少林去了，這且不提，事有湊巧，雪海離開蘭若庵不到一小時，那白雲就回來了，白雲爲着明心的事情，在北五省兜個大圈子，無論如何尋法，尋不見他，白雲想別是已經被雪海等尋着了呢，不如先到福建一走，他便飛身到福建少林，一問雪海徒弟，說道師父還未回來，白雲想那末且到天台去看看大空，他回來沒有，遂即離少林飛到天台，白雲到天台，大空也在這個時候回天台，兩人一見面，大空將明心的事告訴他，說道，雪海到羅浮，是去看你去了，你可趕快回去，還遇得着咧，白雲便別了大空，匆匆回羅浮來，他到了羅浮，雪海也走了，徒弟們告訴白雲對於雪海，方才所講的幾句話，白雲點點頭說道，我都知道，白雲心中本想到少林去會他，又想事情已經辦好，也沒大事，不必去看他了，遂在庵中住下，照舊幹他往日的功課，也丟開不表，回又要講到上卷書中，所說的那個被河南撫台，行文調來的那個潼關武狀元出身的湯德，湯德自得了撫台文書，急行提兵向黃土嶺來，待他趕到嶺前，却見一片荒場，遍地骸骨，並無半個賊人和半個官兵，他很好奇，爲何官兵賊兵都沒有一個，難道那紙文書是假的不成，又想決沒有這回事，便上嶺上一勘察，看山寨都被火燒了，曉得山寨已被官兵打破，故來時空然無人，如此可到荆紫關上一問江總兵便知

端詳，就提兵向荆紫關而來，待他到了關上，江總兵得報，起初守關兵士們，看見遠處有大隊人馬奔來，疑爲是賊人打還風陣報仇來了，連忙關照關門。稟報江總兵得知，江總兵也吃驚，便披掛上馬，到關上瞭望，遠遠看去，看來的兵馬，打着黃龍旗，心中奇怪，想黃龍旗乃是本朝的旗，如何賊人會打那旗號呢，莫非其中有詐，忙差一個得力旗牌，出關去探視，旗牌領命，如飛迎將上去，待會了湯總兵，旗牌也放了心，奔回關上報與江總兵知道，江總兵聽得是湯總兵來了，連忙出城迎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筆記  
小說  
蕙芳日記 (最新出版)

是少女懷情啼笑怨歡的史記

是愛的波紋生離死別的小傳

字字使你流淚——句句使你痛心

· 香艷處是與紅樓夢並駕齊驅·

· 哀怨處是與玉梨魂先後媲美·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

特價八扣·寄費一角二分

第六十九回 知命樂天篷窗刺繡 多言取禍平地生波

上回說到湯德奉了撫台之命，領兵到黃土嶺來會江天柱，待他到時，黃土嶺已被，他便引兵到荆紫關來見江天柱，江總兵得報，連忙傳令開關，親自出馬迎接，湯德進了荆紫關，來到衙中大堂上，落坐，兩人寒暄既畢，湯總兵問及黃土嶺賊人的事情，江天柱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湯德連稱贊江天柱勇敢善戰，又賀他多得匪人相助。接着湯德問江天柱道，黃土嶺雖破，賊人的全股還未撲滅，不知此時逃竄到那裏去的，撫台方面，有否行文稟告，江天柱道：賊人的去處，已經兄弟派人探聽明白，說目下盤踞在伏牛山中，撫台那裏也有呈文稟告上去，大約在這幾天裏總可得到回批的，湯德道，如此待過了幾天，等撫台批文下來，再定行止，兄弟此番奉了撫台之命，領兵趕來，遲到一步，大人已成了全功，恭喜之至，當今撫台原是兄弟的姑夫，待我寫個稟帖去，一來爲大人譽揚，二來報告我已到此間聽他吩咐，江天柱謙謝道，這個有勞清神了，大駕如不嫌敝衙鄙陋，就請下榻在這裏，軍隊在城外安紮如何，湯德謝道，如此多有攪擾了，便吩咐隨身親兵，傳令出去，叫帶來的軍隊，統在城外教場上紮營住下，兵領命如飛出衙而去，江天柱教尉下設備筵筵，款待湯德，兩人一見如故，非常話得投機，酒席散後，湯德遂辦就了一封稟函，差人送

到撫台那兒去，是晚湯德就在書房內留宿，江天柱與他同榻，湯德在江天柱總兵衙中住了幾天，撫台批文下來，除嘉獎江天柱破賊有功外，還敕會合湯德，速行進兵伏牛山，剿滅教匪，奪回犯人，尤爲至要，江天柱與湯德兩人看罷，便行計議道，如今賊人退守伏牛山，區區山寇倒不怕他，所忌者，那邊一個卞老二，是會劍術的，這裏現在去了大空雪海小老先生一班奇人，若與他對殺，怕不是他的對手，這便如何是好，湯德道，既如此何不遣人去把這幾位高人請來，就可剿平伏牛山了，江天柱被他一提，倒想起了碧眼兒了，他想碧眼兒現在回鉛山去的，同着小老先生一塊去，如若差人去請他倆來，並且叫他去請大空等回來，他們來時便提兵前去，還怕賊勢凶很麼，便道惟有請他們來才可進兵，否則難以取勝，我就立即差人到鉛山去請他們來是了，江天柱叫取文房，馬上寫了一封信，派了得力兵士，帶了書信，趨程向鉛山而去，這裏靜待他們來時再去剿賊，湯德在衙中閑着無事，與江天柱談及黃土嶺的往事，問道，這個犯人是犯什麼罪，與賊有什麼關係，爲何要來搶劫，江天柱道，這個我都不大詳細。上次浙川縣行文來，不過提及那個犯人姓顧，叫顧秀水，其餘不知道，江天柱不知道那個犯人所犯何罪，因何會惹起山賊的搶劫，若要道明此中緣由，非待鄙人將他詳細解釋一番，不會明白，你道那人所犯的罪，是從何人身上而起的，說來奇怪，乃是起在楊瓊瑤身上，這句話怎講，楊瓊瑤已經嫁了鄺士元，隨着鄺士元住

在廣西，這裡是河南，千里遙々，如何會起在他的身上呢，這話道來長了，列位可記得上次楊瓊瑤到北京尤子平家中去報仇，他殺了尤子平，遂即帶了頭飛回山去，路過河南，一個不留神，將尤子平那顆腦袋，掉了下去，當時他一個大意，以為不關緊要，那知從這個頭上，引出此番劫犯勦賊的彌天大事，你想希奇不希奇，現在先要敘講楊瓊瑤手中落下的尤子平那顆腦袋，那顆腦袋真作怪；他不偏不倚的墮落在浙川縣城一家漁船上，這隻漁船裏，載着三個人，兩個老年人，一個小姑娘，兩個老年人是夫妻倆，一個小姑娘是他們的女兒，夫妻倆打魚爲生，男的姓董，叫董老大，從幼兒打魚，直打到目下，六十餘歲，董老大的妻子，也有六十左右了，夫妻倆漁舟一隻，朝浮碧波上，夜宿紅橋下，逍遙無求，自得樂趣，所以身體都很康健，夫妻倆祇有養育一個女兒，那女兒今年已有十八歲了，芳名娟兒，是鄉村上一個學究先生替他起的，娟兒生得雖非國色天香，却也算上鬪之材，碧玉年華，董老大愛憐女兒如同掌上明珠，從幼兒不肯重言重語說他一句，叫他來相幫打漁，更是不敢勞動的了，娟兒聰明蓋世，心性亦甚溫恭貞淑，竟日坐在漁舟裏，隨波所止，輒自興嘆，自怨命薄，生長在漁舟裡，既得不到讀書識字，又得不到學禮學經，祇由他父親口授了他一本百家姓和三字經，那裡限得住他聰明的心靈，希望痛痛快快的讀破萬卷書兒，娟兒既沒有讀書的機會，便終日將女工來消遣，他繡得一手好花，不論什麼細巧花樣，

只消一過目，用不着臨看描稿，便見夠隨手繡出，而且別具慧心，比臨本描稿，繡得出色動人，他又想父親終日打魚，何等辛苦，自己安坐享食，不能替他在產些，如何過得去，便想出一個法子，來幫助父親，他想的什麼法子，乃是繡些女紅，交與他父親，去賣與人家，換幾個錢，也多些收入，或者能夠積蓄一些，預備將來捕不動魚時可以坐食無憂，娟兒深謀遠慮，替老父母打點來日事情，不無有些孝心，娟兒每天可以繡一幅尺來大小的花卉，或是鳥獸，他繡好後由他的父親拿到城裏顧繡店裏去兜賣，顧繡店裏極歡迎他的出品，價值也很抬得高，有一天他繡了隻水鳥，在池塘上伺魚，那幅東西的神情，遠看去那隻水鳥似乎在掉首四顧，靜待魚來，看看真同活的一般，他的父親，董老大看了也中意，說道，這樣好的繡品，可惜我家貧苦沒有錢，頂待脫手，要是有錢，自己也要向別人家買進，怎肯將這東西售出去，娟兒道，那有什麼希奇，等幾時我家積蓄了幾文，可以不賣繡了，到那時再繡幾幅，比他好的保存保存，也來不及的，祇要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呢，董老大聽了，心內歡喜，說道，不差，我兒極有主見，如此待爲父的拿到城中去售，必要多售幾文，纔肯脫手的，有話待回來時再說罷，董老大離了船，跑進城關來到賣繡的老慶昌店舖，將那幅繡花遞了上去，夥計們打開爲之一驚，他們看淡湖色的紙子上，繡着翠羽紅頂的水鳥，綠悠悠的池塘青艸旁，定着碧油油的微波蕩漾地似乎在漂動，繡者真是動人心目，神爲



之往，夥計都稱贊道，老兒，你千金這幅東西，繡得更是出色，這大樞是你們漁家的關係，因為你們天天在水邊過活，對於水上的點綴，所以格外來得老到，可惜我們沒有福見，一見老兒的千金，想他一定是個多才多貌的人材，你幾時可帶他一同來走走，董老繡花是他女兒做的，那些夥計如何會曉得，因為彼此交易多了，大家一熟，隨便都他們曉得他有個女兒，這花是他女兒繡的，他女兒多少年紀，董老大也告訴過了他們也是合當有事，董老大的一幅水鳥圖實在好不過，大家正在傳觀，忽聽外面馬鈴響，大回頭看去，見馬上來了一位白面烏鬚的人，那人騎在馬上，看見了那幅繡花，當馬，跳下馬背，進店堂來觀看，夥計們見了，都迎上來道，顧大老你從那兒來，敢這幅東西麼，你道來者是誰，他恰是浙川縣裏的着名詠棍顧秀水，顧秀水自幼兒是個弟，他父親傳給他好幾十萬家財，都給他化得盡了，待到錢一化完，他便趁着刁鑽尖想天開的本領，出去包攬詞訟，給人家出頭打官司，不論何種官司，再重要些，經他之舌，赤蛇之心，翻了幾翻舌頭，便立刻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後來漸漸出名，人家不得了，了不得的天大禍事，都來請他包辦，他要多少錢，人家只要沒有事，誰都依他，在這上面，着實賺了不少錢，幾年下來，差不多，將化去的家私，恢復過來，浙川縣內提起顧秀水三字，誰都害怕，記得有一次，他到鄉間去訪朋友，回頭來乘着一隻上城便

，船裏原有幾個客人一起坐着，客人不曉得他就是顧秀水，無意中說起他，有一個人便開口罵道，說那個賊子，可惜我不曾遇見他，要是遇見他，非將他打死不可，又一個問他，你與他有何難過的，要打死他，那人道，這個狗養的，他貪得了徐家幾千兩銀子，將表兄的一件人命官司，硬翻了案，駁回來，反將我表兄禁在牢裡，受冤枉的罪，你想這狗養的，遇見他不是要打死他麼，別人聽了也都忿忿不平道，這個狗養的，着實可惡，遇見他，誰都要打死他的，顧秀水坐在旁邊，裝着耳聾，一聲不響，他心中却在思維幾個人，敢當着和尚罵賊禿，必須給些顏色與他們看看，但是冤有頭，債有主，那從的，論罪可以減輕一等，尚可媽虎過去，這一個矢口罵人，罪無可道，必要相當他一下，報復這次對了和尚罵賊禿的仇恨，那時天將垂晚，船離城關尚有數十里，色豁明，不能到岸，衆乘客必須在船裏過夜，顧秀水，計上心來，遂即移身過去，攀談起來，當時不露真姓名，隨便撒個謊，那個人姓譚叫安官，在鄉村裏略有些田，天是上城去採辦些田具，也是自己說話不留神，得罪了顧秀水，他自己當時毫無覺，知眼前已有一個顧秀水在對付你呢，譚安官看顧秀水對他十分親熱，誤認是萍水知己，吐肺腑，傾心而談，兩人越講越近，幾乎認爲兄弟了，顧秀水看譚安官已入彀中，再用些花言巧語，說明天船到岸時，要接他到家中小住幾天，盤桓盤桓，譚安官想，

得的，所謂出門好人相逢了，今天遇到這位先生，也是前世裏有緣，否則如何會這般要好，兩人在船裏吃過飯，飯錢由顧秀水來會鈔，譚安官更是感激，晚餐後，兩人又談了片時，打算要睡，譚安官原帶有棉被一條，是預備晚上在船裏過夜用的，顧秀水沒帶被，譚安官道，先生不曾帶被，晚上如不嫌慚，不如台被一夜，你看如何，顧秀水聽得正中下懷，假意推說道，兩人合被，恐怕累得老哥不舒齊，我是過夜慣的，坐一夜不要緊，譚安官一定要他合睡，顧秀水就半推半就的睡下去了，睡到半夜，譚安官早睡着了，顧秀水坐起身，聽船家在搖櫓，有一個却是在扣舷唱山歌，雖然鄙俗不堪入耳，在這萬籟俱寂，天地無聲的半夜裏，聽了轉覺別有所感，顧秀水心中有事，不去管他，聽譚安官鼻息如雷，衆乘客也都呼呼入睡，他便在懷中取出四個小金錢，把這四個金錢硬生生塞進被頭四角縫中的棉花堆裏，四角被頭都給他塞了金錢，遂又倒身睡下，一覺醒來，天色大明，船也早到城關船埠有頃了，這些乘客都已上岸，船裏只賸了譚安官和顧秀水，同其他乘客幾個人，譚安官早起身，看顧秀水還睡着，不好驚動，待他醒時，方纔叫道，先生你醒了麼，船到岸了，顧秀水一骨碌起來，訝說道，船到岸了麼，喔，好睡好睡，接着船家打過臉水，顧秀水洗過臉，看譚安官已將被頭打起包裹，顧秀水忙對他道，我來打，我來打，要老哥打被包，不是對不起的麼，譚安官那知道話是假，答道，應當兄弟打，如何敢勞動先生，顧

秀水道：「如此對不起了，說着顧秀水已洗過臉，預備一發離船上岸，顧秀水順手拉過被頭，對譚安官道，老哥請便上岸罷，譚安官看顧秀水拉過包裹，還當他客氣，代他拿，心裏又在想，大約要留我到他家中去的，連忙客氣着道，包裹讓我自己來拿，怎敢勞動先生，顧秀水正色道，這包裹是我的東西，應當我自己拿的，何必客氣，兄弟不歡喜客氣的，別瞎纏，我還有事，要緊離船呢，譚安官一聽此言，話裏有因，覺得有些不對，急道，先生說什麼呀，不是包裹應得我自己拿麼，顧秀水道，我沒有說什麼，我但說這個是我的，應得我自己來拿，用不着你客氣，我不歡喜客氣的，快些上岸各走各的路，別纏了，譚安官聽到這裏，猶如一個霹靂打在頂門上，他真急了，急得他一時話都說不出，說什麼，什麼，你別尋開心，這個包裹明明是我的，裏面一條棉被，在昨天晚上，也曾借給你合鋪睡過，難道你忘了，你有包裹或者記錯了，可向船家去拿，這個是我的，別同我打趣，秀水臉一沉說道，姓譚的你別看錯了人，像我們讀書的人，會來誑你的包裹不成，再要瞎纏，得先給些耳光你嘗嘗，我要走了，你有包裹可問船家去拿，說完顧秀水拔步就走，譚安官看他認真的，並不打趣，連忙用手一把拉住包裹，不肯放行，顧秀水怒道，你將我包裹拉住，打算怎麼樣，敢是要搶我的東西麼，譚安官急喊道，那個搶你的東西，好端端與我的，如何會變了你的呢，兩人便存船中爭了起來，顧秀水道，有話可說，有理可講，船上地方小

，不便爭講，到了岸上再講罷，遂卽拉了譚安官一同上岸，譚安官眼中出火，牙恨恨地拉住了顧秀水手中包裹，同上岸，在岸上又大爭特爭的爭了起來，兩人幾乎要用武了，引得看熱鬧的人，聚了一大堆，那天正是月初朔日，縣大老爺，從城隍廟裏行香回頭，看見那邊，聚了一大堆人，那縣官好管閒事，便叫住輪，差一個護輪公差去看來，這邊顧秀水，看縣大老爺轎到，適逢其會，就拉了譚安官說道，和你講不清爽的了，究竟是我的，是你的，且聽縣大老爺發落是了，譚安官自己想想，理直氣壯，見縣大老爺訴說一番，總是歸我的，怕他則甚，便道，好好，見縣大老爺去，公差過來時，兩人也互相揪扯着走來，公差上前，喝問何事，顧秀水搶先將譚安官要搶他包裹，算爲已有的話說了遍，譚安官頓足道，那裏是他的，明明是我的，公差道，不要吵鬧，見了縣大老爺自然分明，公差將這事，稟過縣官，縣官道，如此可將兩人帶到縣中，去審問，顧秀水與譚安官兩人，遂由公差帶了隨着縣官，回轉衙中，縣官立時升堂，將此事一細問，一個定說是他的，一個定說是他的，看兩人一個是文皺皺的書生，一個是個誠樸的鄉人，表面看去，定不出誰是真誰是假，縣官想這事怎辦，忽然想到有了，待我問他們，便道，你們不用爭吵，也不管這個包裹裏的被頭是那個的，但要說出證據來，誰有證據誰拿去，沒有證據不能拿，顧秀水便向譚安官道，你聽見嗎，大老爺說，有證據才可以拿，你說是你的，快些說出證

據來呀，譚安官道，被頭不是昨晚我好心借給你合睡的麼，你今天硬要賴我的被頭，我可不答應。被頭當然是我的，若要我說出證據，我出門的時候，決計沒想到在船上會遇見你這樣的人，所以沒有預備，我是說不出，你說被頭是你的，你可有證據拿出給我看看，顯秀水笑道，不用嘴硬，是我的東西，當然有證據，不是我的東西，當然沒證據，我多年出外，曉得外面人心險詐，因之提防着，今天果真出事了，我也用着牠了，你如不信，且打開被頭看來，那條被的四角中的棉絮堆裏都有一個小金錢放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最新出版

滿日  
照日

一問一答日語新尺牘

●本書四大特點●

- 1 內容豐富 3 材料新穎
- 2 分類問答 4 定價低廉

(二冊七角特價八扣寄費四分掛號另加八分)

第七十回 罵奸人鄉愚申正義 爭棉被訟棍出奇謀

上回說到顧秀水算計譚安官，預在被角裏藏了四個金錢，直待對簿公庭時，他對譚安官說有四個金錢放着，若是沒有，不但被頭任你拿去，還可聽縣大老爺重責打，縣官坐在上面，一聽顧秀水所言，句句有理，便叫公差打開被頭看來，公差打開被頭一看，每只角上，果然都有一個金錢，顧秀水指着譚安官道，朋友，你看憑據有也沒有，如今還要賴我的麼，譚安官看了金錢發呆，聽了俏皮話動氣，恨極了，兩足一頓，罵聲忘八蛋，上了你的當，罵罷，打算回身要走，縣官在上面看着，當他情虛想逃，喝叫人來，將這鄉裏人拿下，重打二十大板，以徵他胡賴人家物事，可憐鄉人，到此如羊落虎口，無緣無故被衙役重打，劈劈拍拍打了二十大板，打得他皮破血淋，上氣不接下氣，顧秀水立在旁邊，還要說幾句俏皮話，說道，今天給些好東西你嘗嘗，省得下次再去賴人家包裹，譚安官痛在腿上，氣在心頭，勉強爬起身，一拐一蹣出了衙門，知縣將包裹斷給顧秀水領去，即便退堂，顧秀水拿起包裹，匆匆出了衙門，看鄉人在衙前蹣着慢走，便趕上前去，在後喊道，譚安官慢走，譚安官被縣官打了二十大板，虧他身體好，還受得起，但是痛也受得夠了，他蹣步出了縣衙，心中越想越氣，失了包裹被頭，還要捱打二十大板，這話說出去，豈不要給

人家笑死，他正走間，忽聽後面有人喊他，便回頭一看，是誰，原來就是恨在心頭的仇人，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明，譚安官反轉身怒目突睛對他看着，也不去答應他，那顧秀水却反嬉皮笑臉的迎將上來，很和氣的叫聲譚老哥，不要動氣，被照終究是你的，我方才在船上，不過給你開開玩笑，罷了，後來弄得縣官來了，就弄假成真，不得不在堂上證明一下，如今你受了二十大板，我很過意不去，特誠趕來，將這個包裹來交還你，你拿了去吧，鄉人不知是計，當他真的天良發現，來還他的包裹了，便用手接了過去，想包裹原是我的，你同我開玩笑，害我打了二十大板，他氣呼呼地向身上一馱，拔步就走，顧秀水將包裹交待了譚安官，回身重復奔入衙中，擊鼓叫冤，縣官聽得連忙升堂，顧秀水上前見了縣官，縣官問道，你又來了，爲些什麼，顧秀水道，請老爺作主，方才老爺不是斷定那個包裹是小人的，不料小人拿了包裹回去走出衙門，那個鄉下人等在外面，將小人打了幾拳，將包裹奪去，向東門去了，小人打他不過，奪他不回，只得再來求老爺作主，縣官聽了大怒道，可惡這個鄉人，竟敢這般大胆，方才打了二十大板，還不知改過，剛出衙門，又敢搶奪別人東西了，連忙拔支火簽，叫公差趕上去捉回來，公差問明顧秀水，那個譚安官的去向，急便追來，譚安官受了二十大板，兩腿發痛，走不快路，想板子打過了，包裹回來，總算晦氣脫盡，安然無事，那知公差隨後追來，他身上馱了包裹，走路一蹶一蹶，好



似有種特別標記，很容易認識他，公差追到他身後，一把後領將他提起，老鷹搵小鷄似的提起了拖着，就走，譚安官被他一拖，幾乎跌倒，連忙回轉身來一看是個公差打扮，忙問大爺何事，要抓小人，公差聽了順手一個耳光，喝道，你這個賊骨頭，打了屁股，還不知改過，剛出衙門，就要搶劫人家東西了，快走快走，遂不由分說，拖了他一直來到堂上，縣官一看，果然那個包裹跌在姓譚的背上，縣官看是真情鐵據，何消問得，叫公差將他身上包裹取去，交與那人，將姓譚的再打二十大板，枷鎖十日，於他回去，知縣退堂，顧秀水帶了包裹回去，姓譚的再打二十大板，還要枷押十日，列位想想，那個姓顧的手段，辣狠不辣狠；起初那個鄉人不過無意中罵一句顧秀水狗養，就有這許多苦給他吃，當在顧秀水見官的時候，他並不說真姓名，隨口說姓王，後來不知怎樣的一來，被知縣曉得了，這樁事情就是本縣有名的訟棍顧秀水幹的，講到縣官如何會知道，乃從公差們口中傳上去的，公差們何由得知，乃是譚安官說的，在譚安官枷號大衆前的十天裡，顧秀水曾經來看過他一次，對他說明我就是顧秀水，這樁事情，因為你在船上當面罵我，故而給些苦頭你嘗，懲戒你下次，教你背地裏不敢再罵人，譚安官聽了，又氣又怨，哭了半天，後來就告訴了公差，公差傳給縣官聽，縣官新來上任未久，早已聞名這裏有個惡訟師，心計狠毒，極難對付，縣官心中預備將來有機會時，除了他，那天顧秀水騎着馬，從城外跑

步回來，路過顧綉店面前，在馬上偶一回頭，被他看見那幅綉花，便跳下馬鞍進店堂來，仔細一看，果然綉得好看，便問夥計，要賣多少錢，夥計們對他說道，這幅綉花，乃是這個老兒的，他要賣給我們，還沒講定價，你要買，不妨向老兒直接買去，也可以的，顧秀水看了董老大一眼，問道，是老哥的麼，你要多少錢呀，董老大看有主顧問他，不管是誰，便一口討二兩銀子，顧秀水看二兩銀子這幅東西並不算貴，當時答應，取出二兩銀子，給董老大，董老大接了銀子，看了成色，甚好，便向懷中藏妥，離別店家出門而去，顧秀水也將綉花緞捲好，上了馬回家而來，可巧董老大出城去的路與顧秀水同條路上走的，顧秀水想這樣好的綉花，不知是那老兒的何人所做，下月我母舅壽辰，要綉一堂八仙去慶賀，沒有好手，想到湖南去定繡，路遠恐防脫日子，眼前看那老兒有綉花來脫售，不知何人所綉，待我上前問明他，與他講定價格，就託他們綉製是了，顧秀水想罷，加上幾鞭，趕過董老大大面前勒住馬，顧秀水用手指着董老大說道，老哥慢走，我有話同你講，你府上住在那裏，這東西是誰綉的，我還想託他綉些東西，不曉得有功夫沒有，董老大見攔住去路的，就是方才買他綉件的人，問他住在那裏，又說還要託他綉別的東西，想這買主多麼豪爽，方才我討他二兩，他一錢也不少給了我，這樣主顧，難得遇見，在他身上或者可以發些小財，便回答他道，小老兒打魚為業，終朝住在漁船上，以船為家，飄蕩東西，沒有

一定，這些東西，乃是我家女兒所綉，相公如不嫌他綉得不好，有別的東西教他綉，真是歡迎之至，顧秀水聽道，原來是你女兒綉的，着實綉得不錯，不知你女兒有多少歲數了，董老大道，一十八歲，顧秀水點點頭說，正在妙齡，諒情是個多才多藝的美人兒，董老大聽了，抬頭望了他一眼，不響什麼，顧秀水也不再問他，便道，既是你女兒所綉，現在我要托他綉一堂八仙壽屏，不知你女兒能不能辦，董老大道，這個倒要問過我女兒，纔敢答應，顧秀水道，你女兒現在那裏，董老大道，現在船上，顧秀水道，船在那裏，可否領我前去，董老大道，可以可以，就此由董老大將顧秀水引到城外泊舟的所在，到船上叫女兒出來與顧秀水相見，顧秀水一見娟兒，驚爲浴水神仙，非復人間所有，他喜極欲狂，只管他發秀色，把要托他綉八仙的事件忘了，董老大見狀，看客官不大方，有些動氣，但他自怪不應該叫女兒出來見他，如今既見了面，只好來打發他回去，便道，你爲定綉八仙而來，如今見了小女，要定什麼模樣，可對小女說明，讓小女思量一下，能做不能做，顧秀水被老兄一說，纔將心神把定，對娟兒笑嘻嘻的說了一大篇話，要綉怎樣大志樣長，娟兒起初被他出魂似的呆看着，覺得有些難爲情，後來一想，落得大方些，只要我不同他嬉皮笑臉，用莊容正色去對付他，使他知道漁家女兒，也非容易欺侮的，嗣後聽他說，要綉得怎樣模樣，他恨那東西要綉有何難處，但是這個人很不規矩，我不願意替他綉，索性嘯退

了他，便了，便道，要那八仙，非百兩銀子不辦，娟兒想想，百兩銀子總可嚇退他了，那知他矢口承認，說百兩不算多，只要替我綉得好，再加幾兩也情願的，娟兒聽他答應了，倒不好再推托不會綉了，便答應了，限他一月來取件，緞子花絨，統要配來，我們船在這裏，等你一天，明天不送來，我們就要開船走了，即秀水連應曉得，別了董老大夫婦，再與娟兒道別，娟兒看他一面孔輕浮相，曉得他不懷好意，不去理他，願秀水自爲得意，上了岸，騎馬而去，娟兒退入艙內，董老大隨後進去，對娟兒道，女兒，這旣要綉的東西，件頭太大，我們這隻漁船上，如何綉得，不比你往常所綉的，是那些另件小物，荷葉袋扇子袋這一類東西，可以拿在手裏，像前天你綉的那幅池塘小鳥，尺來大的東西，就感覺到不方便，因爲船艙裏綉花要漾蕩不定，不能對針，今朝接了這樣的東西，這便怎處呢，娟兒道，如此可讓女兒到姨母家中去住上一月，待綉完功再下船來如何，董老大道，這個辦法倒很好，等他緞線送來，就這樣辦是了，不到第二天，當天下午願秀水就將緞線統送了來，董老兒收了，限定一月後，仍在這裡交貨，董老兒答應了，收了緞線，願秀水回身走了，列位要講願秀水爲何如此放心他，難道不想想一隻漁舟到處爲家，交了他緞線，雖不甚多一堂八仙，八幅緞子，也有二三丈緞料，倘然他們搖了開去，一時何處去找他們，這點願秀水未嘗想不到，他是著名訟棍，心思何等靈巧，鑒貌辨色，隨機應變，他看董老大很賊

實，決不會錯的，況且他此時醉翁之意不在酒，落得這些鬧氣給他們看看，顧秀水眼力真不差，一月易過，定期來到，顧秀水天天到約定的岸上來等候，那大果然來了，他的女兒也從姨母家回頭，將那幅八仙壽屏也都綉好，董老大接見顧秀水，將綉好的東西，交給他，請他付百兩銀綉工，顧秀水道，百兩綉工真值得，照我的意思，還要添增二十兩，作令嫗千金花粉之資，董老大想，有加添那是好的，便道，如此多謝你了，顧秀水道好說，區區之數，何必道謝，但是銀兩不在身邊，最好請老哥隨我到舍下去拿，或者由我差人送來，董老大不放心，說道，相公身邊既未帶來，待小老兒隨你去拿使了，顧秀水想，最好你去，便將綉件也交與老兒拿了，自己拂袖上馬在前慢走，董老兒隨後跟來，跟他進城關來他家中，顧秀水的家中，屋宇連雲，甚是寬敞，華麗，董老兒想他是富家縉紳，纔有如此闊氣，顧秀水讓老兒在客廳上坐下，叫家丁獻上茶，一面教管賬的送百二十兩紋銀出來給董老大，董老大收好銀子，歡天喜地，打算要走，顧秀水却問長問短，問個不休，一問兩問，問到他女兒生肖八字，董老大被他問得討厭，心裏又念着他是好主顧，如今得了他百二十兩紋銀，兩副的棺材本錢統有着落，要是他肯再來一兩次，連下半世的捕魚生涯也可拋棄了，當時心不由主的將實情告訴了他，女兒是某月某日所生，生於某時，董老大說時無意，因為心頭已被百二十兩紋銀氣醺醉了，顧秀水聽者有意，一一記在心裏，臨走又送

董老大四匹彩緞，說給他女兒做衣裳穿，董老大不敢受，說小女無功無力，怎敢平空領受許多緞子，顧秀水笑道，彼此將來都是自己人，何必多禮，統拿去是了，董老大聽他所說，有些不解，無論如何不肯收受，顧秀水面有慍色說道，你這老兒，太不知趣了，人家好意將東西送給你，你如不收，豈不辜負了人家一片熱心，董老大無語可答，但說小老兒不敢收受，顧秀水道，不管你肯收受不肯收受，待我與你送到船上便了，遂即回頭叫聲人來，屏後面鑽出一人，那人面相凶惡，舉動輕浮，顧秀水在他耳中如此如此說了幾句，那人點點頭回身出去，少頃便又回來，挾起四疋緞子，叫老兒帶路先走，定要送他到船上去，老兒無奈，想橫豎不要錢買的，既然說送給我，我就收受了，也不同他客氣了，便別了顧秀水領了那人，出顧府穿城關，來到船上，他的妻子接着，董老大告訴了，得了如許銀子，還有緞子送來，老婆子聽了，快活得闖進船艙去告訴女兒去了，娟兒是個聰明不過的人，他一聽此言，說什麼，言明百兩，平空添上二十兩，還有四疋緞子送來，我們與他非親非故，不過替他綉一堂屏條，世間決無如此闊氣的人，在我第一天看見他，看他眼含春色，面露油光，恐怕存心不善，內中別有玄虛，依我推來，百二十兩收了無妨，那緞子照數還他，不要收受，免得將來淘氣，他就將這個意思，對顧老大說了，顧老大聽女兒之言也甚有理，可是顧老大的妻子却有些不願意，他說人家送緞子來是好意，就收了何妨，不收

他到說我們看他不起，下次生意恐防不肯上門，還是收了好，願老大聽了妻子之言，似乎也有理，弄得他左右爲難，末了，自己心中一決，想既已送來，就收下是了，便將來人送下的緞子，如數搬進艙中，送緞子來的那人，看願老大收。緞子，遂卽在船頭上坐下，教老兒過去，有話同他講，董老大不知他有何話，便過去拉他坐下，那人道，你可曉得，我家相公送百二十兩銀子的重價給你，和加四疋綢緞的意思麼，董老大道那倒不知道，小兒只曉得貴府相公慷慨不過，諒情看我們漁家清苦，故而重賞下來，那人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老實對你說，我家相公，滿想娶令愛千金去做個繼室，這些銀兩綢緞，算個文定薄禮，將來迎娶之時，再行重奉，董老大聽了，吃了一驚，急道，實不相瞞，小女已在八歲上，早已許給前山村小胡的兒子做妻子了，因爲他家景貧苦，所以沒有來娶，想來最遲今年下半年也要娶去的，那人聽了，變色道，既如此，爲何方才在相公面前，並未提及呢，你自己反將女兒的年度八字統告訴了我家相公，却又爲何呢，董老大急道，這個是你家相公逼着盤問我，我就不好意思不告訴他，並非要將女兒再許給他，那人道，不對的，相公方才對我說，你將女兒當面許給了他，連八字亦告訴了他，猶如出過庚帖一樣的，董老大急道，沒有這回事，他是有夫之婦，怎好許人家，請你上復相公，說遲了一步，要是早十年我遇見你家相公，若蒙見愛，真是求之不得，現在要請原諒，那人冷笑道，你不答應

，聽憑你、我得通知你一聲，你道我家相公是誰，就是赫赫有名的顧秀水，董老大聽說那人就是顧秀水，想顧秀水是有名認棍，不好惹的，如今他要我家女兒爲妻這便如何對付，那人看董老大現出個促不安之狀，遂更進一步道，你要是答應，那邊男家、我家相公是有法子想的，可以不去怕他，要是你不答應，恐怕你們兩家都有不方便，董老大聽他所說仔細一想，有了，橫豎我是一個漁家，一家兒都在船上，當面含糊過去，待他去後，我們開船走了，大不了不在浙川縣裏住，移到別處，看他有什麼神通顯出來，董老大眉頭一皺，計上心頭，遂含糊對那人道，請你回去，我明天給你一個美滿的答復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驚 人 預 告

萬 寶 全 書 行 將 問 世

現代讀書界暨社會家庭的福音

有益人世之良伴 萬事無師的導師

初入社交不可不看 已入社交更不可不看

全書四巨冊 現在印刷中 准九月份出書

奉天大東書局發行



第七十一回 奪明珠暗中排陷阱 施毒計天上墮頭顱

上回說到顧秀水差來的對娟兒要強定親事，董老大想這事那處，忽然他想得一計，打算含糊着應了他，他去後，開船躲到別處，遂對那人道，請放心回去，上復你家相公，明天一定有個美滿的答復給你，那人笑了笑，拱拱手上岸走了，董老大待他走後，急便走入船內，將這樁事情，告訴了妻子，他妻子聽了說，定繡件的是顧秀水麼，那廝心計刻毒得很，那末便怎麼呢，董老大道，我預備連夜開船走去，管他媽的，或者將女兒先送到小胡家中，讓他們完了姻，那也完了，他的妻子一想，只有這個辦法，顧秀水是不好惹的，我們漁家那裏是他對手，不如避之大吉，娟兒在旁聽了，急得兩淚交流，連說道，這事如何是好呢，董老兒安慰女兒道，娟兒不要害怕，顧秀水雖然利害，聽說官都怕他，好在我們行踪萍飄，今天在東，明天就可到西，一夜大可以移數十里，如今准備離開浙川縣，將你送到胡家去，諸事就了却了，還怕他則甚，娟兒聽罷，心中稍爲寬些，便道，如此趕快開船吧，別被那廝曉得追了來，董老大道，我曉得，遂急走出艙中，到後稍搖起棹，他的妻子同時解了船索，撐開了船，搖向東面而去，董老大心中滿望避開是非之場，將女兒送到胡家，就算完了一半心事，那知他的船尚未搖得半里路，忽見前面有一號大船，橫截着去路，董老大恐

怕與來船相撞，連叫來船板梢，前面大船，好似沒聽見，儘橫截着不讓路，董老大看他們不讓，要想避他們，那知順水下流，水急船快，想避夕不開，砰然一聲，撞個正着，前面船比董老大的船，大過一倍，如何掃得他動，撞得船身格吱吱的響，裏面什麼也倒了，娟兒同母親幸而伏在船中尚未跌倒，董老大是弄慣船兒，脚下有功夫，不過搖了搖身軀，漁船既與大船撞了下，大船中立時走出十餘個彪形大漢，一個個頭包青巾，腰掛單刀，爲首一個人，一臉漆黑，喝道，漁船慢去，一聲未已，大船上十餘個人，已經跳過來四五個，都將腰刀拔出，喝禁聲張，說道，我們奉了主人之命，特來迎接新娘回去，董老大看情形不對，放了棹，奔過來，問他們所爲何因，衆人不與他多講，將董老大推倒船中，在船中拉出娟兒，幾個人如飢鷹搏兔，硬生生將娟兒拖過大船去，董老大的妻子拉住女兒衣袖，死力不放，被一個人將他用力一推，他站足不穩，放了手跌了開去，一個不小心，仰面朝天跌到水中去了，董老大水性極好，看見妻子落水，連忙縱身下去，救他起來，等到他救起妻子，這裏大船已將娟兒載着，扯起滿帆，向西而去，董老大要想追，那裏追得上，急得頓足號啕，夫妻要同時跳到水中去，他的妻子仔細一想，說道不好，我們這樣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不如先到胡家，將這樁事告知了他們，待他們自己報仇，我們再死未遲，董老大想也是的，看看那號大船，已駛得無影無踪，只得進船裏換去了濕衣，夫妻兩人都

換過了，懶洋洋地淌着淚向前山村搖去，到了晚上來到前山村，夫妻兩人奔進小胡家裏，兩人放聲大哭，小胡叫胡發林，大家都叫他小胡，他已死了妻子，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正從田裏工作回來，女兒在廚下炊飯，忽聽外面哭聲，都奔來探看，一看是親家董老大，問他所爲何事，董老大便將那事前後告訴了他們，說道，那號大船，我疑惑就是顧秀水家中遺棄的，當時有個領頭的人，那人塗了黑面，面目雖然看不清，可是開口說話，那聲音正是送緞子來的那個人，當時若非娟兒的娘跌入河中，我要跳過去跟定他們，看他們奈何，這時小胡的鄰居，聽見小胡家中哭聲動天，都來詢問何事，小胡對大眾說了，衆人都氣憤々地道，既如此，何不明日上城去訴冤，娟兒總是在家中的。怕他不承認麼，小胡道，不差，清平世界，可以這樣橫行，天也要踢下了，明天准定告到縣大老爺那裏去，小胡想打官司要狀紙，便去託村學究，寫狀紙，那個村學究，就是替娟兒題名的那人，如今他也老了，聽說娟兒被人家搶去，急便連夜替他撰了一張狀紙，交與小胡。叮囑告狀，須要董老大自己上前的，不要害怕，理直氣壯的講是了，小胡謝了他，拿着狀紙回來，一宵無話，到了次日，小胡借了董老大搖着那隻漁船，依舊上城，到衙前擊鼓鳴冤，縣官聽得立時升堂，公差遞進狀紙，縣官從頭至尾一看，狀紙上說道，昨天下午申牌時候，顧秀水派了一班惡棍，在某處港上將他有夫的女兒，強搶過船，並且將他妻子推入水中，幾乎

傷了性命，請求青天老爺伸雪，取回女兒，縣官看了，心中大為詫異，連說那有這事，便將驚堂木一拍，喝道，那有這事，昨天申牌時候，顧秀水正在家中設宴請客，本城縉紳，都來列席，本縣也在那裡，直到戌時過了，纔始散席，他在家中平安無事，也並未見有什麼人搶進來，你不要誣讒好人，莫非受了人家指使，我看你年老智昏，不來重責於你，可趕快給我滾出去，不得再來胡鬧，列位可曉得，昨天搶娼兒的時候，正是顧秀水在家中宴客的當兒，縣官也在被請之列，縣官是民之父母，顧秀水如何請得他動，因為他的名聲是寔在大不過，縣官見了頭痛，不得不去敷衍他，昨天顧秀水家辦的酒肴，豐盛無比，而且倍極客氣，宴待衆客，到戌時過後，方始散盡，所有浙川縣中的有名人物，個個都被請到，這個原是顧秀水定下的妙計，縣官不察，想顧秀水昨天看他招待賓客，忙得不亦樂乎，那有分身之術，再去搶人。他雖是着名的訟師，可是與惡霸土豪不同，搶劫良家女子的事，是不會幹的，縣官左思右想，總覺決無此事，故而要將董老大逐出衙門，老大看告不准，急得要尋死覓活，情願撞死在大堂前，縣官細察董老大情形，又是真而不假，但是測度昨日顧家情節，則又決無此理，到叫他難以下斷，忽然一想，有了，便吩咐董老大道，你且退去，靜候幾天，待本縣設法為你昭雪是了，董老大聽說，縣官答應他，在這幾天裏，爲他昭雪，只得退下去，在城外船中等候消息，叫小胡先回前山村去安慰妻子，以及子

婿家人，第二天囑他再來，小胡去後，到了第二天再上城來帶了他的兒子一同來，待來到董老大泊船的岸旁，一看船雖繫在上面，但已經貼了縣裏封條，看看船裏面空々無人，問問岸上的住家說，船裏那個老頭子。今天早晨出了人命案，捉到縣裏去了，小胡聽了，嚇得錯愕失措，想一波未平，一波倒又起了，真叫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小胡看船裏還有個地甲坐着，便不敢下船，帶了兒子，逕奔縣衙，來到衙前一問，已經押下監裏去了，小胡花了幾兩銀，進監牢來求得一見，董老大對他說，今天早晨，不知怎的，船艙裡會有顆人頭，旁邊還有把鋼刀，我看了幾乎嚇煞，連忙取出去，要想將他拋入河中，忽見岸上，奔來幾個公差，就將我捉到縣裏來，幸虧縣官明亮，說這事有許多可疑，要待他考慮一回。纔可定奪，現在將我暫時收押監內，聽候發落，你想這事情不是飛來橫禍麼，小胡安慰他道，凡事真假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且安心住着，外面事情有我照料，放心是了，小胡退出去，在客寓裡住下等候消息，且說縣官自從昨天董老大呼冤，說道他的女兒，被顧秀水搶去，當時心中不信，以為顧秀水決不會幹的，但看這老兒情形逼真，就爲了他打算出去親自察訪，待到董老大出衙後，縣官便也換上便衣，出了後園門，奔到顧秀水家中，嘗看動靜，到得那裏，顧秀水迎接進去，到書房中落坐，縣官細看他神情，與昨日一無異樣，又看他桌上點了三支好香，平舖了一本華嚴經，似在學佛唸經，縣官同他談了幾句，就將

董老大告他的事，對他說了，看他談笑自若，說道，那厮與治生，並不相識，想必是受了別人指使，來誣讒治生的，治生是個安分守己，學佛自娛的人，家裏原有正室側室，雖非傾城傾國，却也不十分醜陋，如何會去幹那犯法的事情，去強搶有夫之女，再說如若縣父母不相信，可以派人來搜查，自可水落石出的，縣官將情揆理，總以顧秀水那厮，雖然是巧工心計，包攬訟詞的歹人，叫他去強搶女子，決計不會的，此中總別有緣故，待我回衙後與帥爺們商量後再作計較吧，遂即離了顧家，回衙而去，顧秀水送縣官動身後，頓生惡計，想非將那老兒，害了不可，否則控告不休，知縣雖然不會准他，也是一樁牽絲的事，他想要害他，一時倒沒有機會，正想間，忽見門上進來報道，有個朋友來看他，顧秀水忙出來迎接，看那人乃是老世交姓廖，叫廖國棟，廖國棟的家裏也很富有，今天他來看顧秀水，為的家中一個賬房先生睡在賬房裡，無端被人家殺了，連那顆頭都帶去了，廖家出了無頭命案，嚇得國棟沒了主意，他恐怕官廳得知要難為他，便一時不敢宣揚，急急來和顧秀水商量如何辦法，顧秀水想了想，一時也無主意，說道你且回去，待我籌劃一下，再給你答復，廖國棟稱謝而去，廖國棟去後，顧秀水想想，無頭命案，非色即財，此事內容，甚是複雜，我正想陷害董老大沒有機會，這樁事來得正好，可惜首級不在，那事無從着手，顧秀水又着手，在書房裏思量有頃，想不出好法子，便踱出書房，來到後園中荷花池旁倚欄凝思

，忽聽那邊水中撲通一聲，好似一件東西掉下水去，忙抬頭看去，但見那邊荷葉旁，冒上一件紅赭赭的東西，顧秀水被好奇心衝動，移步過去，仔細一看，看綠悠悠的荷葉旁，映着一顆血肉模糊的人頭，顧秀水胆子極小，看見人頭，叫聲吱啞，倒退數步，大叫人在那裡，園丁聽得，奔了過來，顧秀水指着池中的人頭說道，你看這是什麼東西，園丁一看，也嚇了一跳，說道，這是一個人頭啊，從那裡來的呢，顧秀水掩住他的口道，你且不要聲張，方才我在池邊小立，聽得撲通一聲，過來看時，就見一顆人頭，這頭好似從空中落下來，外面決拋不進來，我正缺一個人頭用處，難得天有靈，送一個人頭下來，你且叫他起來，待我看過，是否就是廖國棟家裏賬房的頭，園丁也胆小有些怕，不敢去打撈，被顧秀水罵了幾句，只得硬着頭皮，將那個人頭撈起，顧秀水近前一看，是個蹩鬚鬚露夫鼻頭的人，與廖家賬房有幾分相像，顧秀水看罷，對那人頭點點頭道，有了，如今要借重你了，便叫園丁去拿個包裹來，將人頭包好，拿到書房中放在床下是了，園丁心中奇怪，這種人頭，拿他埋了就算了，還要將他包起來，藏到床下去。看來還要用着他不成，園丁不知顧秀水的算計，包好人頭，果然給他放在床下，顧秀水關照他，不准告訴甚麼人，要是別人知道，必是你走的風，就要打死你呢，園丁連聲應諾，不會的，顧秀水回到書房，叫進一個心腹家丁，將這個包裹交待他，又交給他鋼刀一把，教他待到晚上四更過後，拋到泊在城外

那隻董老大的船上去，須要小心行事，不可使他得知，家丁領了包裹鋼刀，自去照辦去了，顧秀水和他的家丁，爲何會曉得董老大的船，重又泊在城外呢，這點閱者要明白，顧秀水是何等樣人，他不幹那事則已，幹了那事，在一個月前，早已布置妥當，莫說一個董老大的在他掌握之中，就是縣官，一時間也被他瞞了過去，此中詳細，下文自會明白，不待細表待我講顧秀水，將這包裹交給心腹家人拿去後，自己逕到廖家來，一到廖家，看廖國棟正急得什麼似的，見了顧秀水，忙問老哥來了，可給我想出對付的妙法沒有，否則人家知道，就要吃人命官司了，顧秀水道，法子早已想好，雖然不能將正凶捉到，從犯也可捉到一二，這樁事件是隱藏不來的，可趕快到衙裏告狀，要求縣大老爺捉拿凶手，其餘一切，你只要聽我指派，包你無事，廖國棟謝道，一切就拜托老哥，統要請老哥照拂舒齊的，顧秀水道，好說，自家人何必客氣，可趕快到衙中去，廖國棟聽了，急急起程，奔到衙中稟告了縣官，縣官便帶了檢驗吏，到廖家來踏勘看屍軀躺着，沒有首級，細驗凶器是用鋼刀所殺，當即填明屍格。諭令暫且入殮，聽候捉拿凶犯到案抵償，遂即回衙而去。縣官到了衙中，立時發出幾支火簽，責令公差捉拿凶手，限日須要破案，公差們接着公事，忙得碌碌亂亂，東西亂訪亂尋，分頭再說顧秀水的心腹家人，他提了主人，交給他的緊要包裹，匆匆出了城關，僱了隻小船，搖到董老大泊船的旁邊，同時泊下，待到四更時分，看董老大



睡熟了，偷偷將包裹遞進了董老大船艙，董老大因為昨天女兒被人搶去，今天到縣裏來告狀，叫他等候幾天，再聽發落，當日便打發小胡回家去安慰家人，自己在船裏過宿，晚上想起女兒足有半夜天沒睡，到了四更天氣，倦疲極了，昏昏睡去，所以隔船將那個包裹遞過來，一些不覺得，顧家人遞過包裹，遂即離船上岸，到五更天氣，捱進城門，城門裏出來幾個公差，是爲着昨天縣大老爺，發下火簽來，要限日查破廖家的無頭命案，他們便分作幾班，一班到鄉間去查勘，大清早出城來，正遇着顧秀水家丁進城，那家丁，叫顧良，因爲他的主人，是包攬詞訟的，衙門上都有聯絡，顧良與公差們誰都認得，公差見了顧良問道，這麼早從何處來，顧良道，昨大到鄉間有事去的，乘船回來，五更天船到了岸，泊了船，本想再遲一刻上岸，聽得隔船裏有人說話，所說的話，我聽了害怕，什麼再去殺他一個，這個算還不算，我便偷偷從船艙裏望過去，看鄰船上坐着幾個彪形大漢，有個人有把鋼刀，擺在艙裏，我不敢再看，嚇得偷偷上了岸，奔進城來，本想來告訴你們知道，如今遇見了你們，正好，你們不信，我可陪你們去看，公差們正爲着這件無頭命案，忙得無路可走，難得天來機會，都央他帶路，跟他來到董老大泊船的岸邊，顧良指着那船道，這隻船便是，公差看是隻大號漁船，前後艙面統關着，看不出裏面有人沒人，他們這幾位，身邊帶着鐵鍊火簽，沒有帶軍器，有些也不過幾根鐵尺，衆人防漁船裏有傢伙，一

時不敢下手，大家商量說，下去幾個守住前艙，幾個守住後艙，不要被他們走了，衆人正想下船，忽見船艙門打開，董老大軀身出來，老大天一亮，就醒了，想想女兒兀是流淚，他躺了一歇，鼻子裏聞得有血腥氣，便爬起身，從艙隙裏透進來的光上看去，突見眼前有個血肉模糊的人頭，和一把鋼刀平放着，他如何不嚇，又一想，這個東西，不知是那個人想來陷害我的弄的玄虛，我且別管他，拋到河裏去是了，遂即拿起了他，鑽出艙門，正要望河裏拋，忽見岸上跳下幾個公差，不問情由，將董老大一把拖住，奪去鋼刀首級，衆公差看船裏只有董老大一人，將他上了練條，拖住了頭頸，上岸便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劫法場賢令捐軀 整賊巢跛奴訪友

上回說到董老大清晨起來，看見艙裏有個人頭，和一把鋼刀，便拿出外面，想拋入河中，不料岸上奔下幾個公差拿出鎖鍊將他鎖了，拖着上岸便走，董老大要喚冤時，被公差們幾個耳光，打得不敢開口，當時拖了向縣衙而來，到了衙中，公差稟知，縣官聽說凶手已經拿到，嘉獎他們辦事得力，破案迅速，立即升堂訊理，縣官看當面的凶手，即是昨天來生顧秀水搶他女兒的董老大，心中一楞，忙將驚堂木一拍，喝道，董老大你昨天誣告顧秀水強搶你的女兒，本縣念你老了，將錯就錯的指錯了人，不將你問罪，且安慰你替你察訪破案，不料你不是好人，竟敢去廖家殺人，快將此事始終，從實招來，董老大聽得，莫名其妙，所以，急忙分辯道，小的自從女兒被顧秀水搶去，告在老爺台前，蒙老爺見憐答應小的尋案，在這幾天內聽候發落，因此小的在船上恭候消息，今日早晨起來，不想艙中有顆人頭，還有把鋼刀，小的見了生怕，打算將他拋入河中，不料被公差們看見，將小的捉了來，小的實不知情，這頭和刀從那裏來的，也並未殺過人，實在冤屈，求大老爺伸冤，縣官喝道，胡說，你既沒殺過人，爲何人頭會在你船裏，還有一把刀，證據確實，這一定是座家的凶手，縣官又喝道，人來，快傳廖國棟到衙認明那顆首級是否，公差們去傳廖國棟。

不多時，廖國棟來了，縣官將那顆首級給他認來，廖國棟一看，有些不對，說道：「我交房雖有鬍鬚，不似這樣烏，是黃的，眉毛也沒有這樣濃，這是另外一顆，不是的，縣官了更加詫異，想一樁無頭屍案來了，一樁有頭無屍案倒又來了，縣官教廖國棟進去，訊董老大，董老大始終說沒有殺過人，道小的打了一生魚，一向安分守己的，從來不犯法的事，如若不信，可以去回近打探，又說：「我既然將人殺了，將屍體拋了，爲什麼要將這顆頭藏在船裏呢，就是要拋了，半夜三更也可拋却，何故要等到天明呢，縣官聽他辯，倒也有理，又看那顆首級，不是新近割下的，似乎有幾天了，縣官想此中必有曲，但董老大總有嫌疑，將他暫行收押，待我再來調查一遍，方好定奪，傳訊將董老大看管，漁船暫時發封，自己退入內堂，與師爺等去商量，遇着那些師爺都是飯桶，這子，一個也想不出破的法子，如此延遲了八天，董老大整整吃了八天官司，八天過後，是他英星退去，應得出獄了，遇了這個沒大用的縣官，得了他親戚援助，平空遷升做府去了，上司馬上派下一個縣官，那縣官姓孫，叫孫南強，南榜出身，爲人精明幹練，如神，累年在湖南一帶爲官，所到之處，頌聲載道，人家見了他，都叫他聲孫青天，他聽政河南，忽然接到札子，委浙川知縣，他便興高采烈，刻日就道前來，到了浙川，了印信，將從前積卷，從頭細細閱過，他閱到董老大告顧秀水一案，顧秀水三字，入

南強眼中，格外分明，便將案卷提將出來，列位，孫南強見了顧秀水，爲何特別注意，因爲他此次上任來，奉了上司面諭，說道，浙川縣有個訟棍，叫顧秀水，那人是一縣之蠹，若有機會，可將他除却，孫南強自己也有耳聞，更加他上司授意，所以一見案卷，立時提出，還有那起無頭命案，也提了出來，孫南強提出兩起重案，即日坐堂訊理，先在監中，帶出董老大，細細底裏從董老大實繡花直問到落監爲止，南強聽罷，心中已有把握，吩咐帶過董老大，立時出簽拘顧秀水到案，一面傳廖國棟小胡和董老大的妻子等，各人拘的拘，傳的傳，齊集之後，孫南強叫帶顧秀水上堂，顧秀水還要嘴強，說道小的奉公守法，向不犯罪，何故將我拘了來，所爲何事，求大老爺訓示，孫南強喝道，你做得好事，前任官被你瞞過，本縣跟前，却難逃公道，你可快將搶劫董老大女兒，和移頭嫁禍董老大的一往真情，從實招來，否則休怪本縣無情，看夾棍伺候，顧秀水仍是竭力分辯說道，董老大女兒被人家搶去的那天，正是小的在家中宴請當地縉紳，本縣大老爺也光臨的，從酉時到戌時後，賓客始散盡，小的忙於招待來賓，那裏有工夫去搶人，就是有工夫，小的也從來不做犯法事的，第二天本縣大老爺，到我家裏來調查，我說你不信，可以派人來搜，就是今天大老爺不相信，也可派人去搜，究竟有無董老大的女兒在着，孫南強冷笑道，你自以爲佈置得當，可以藉口掩飾，照本縣看來，你雖聰明，却還留了痕跡，我且問你，那天宴請當

地縉紳和本縣老爺，有何事故，顧秀水被他一問，倒頓住了口，急忙辯道，別無事故，想歡敘友情而已，南強喝道，呸，你要歡敘友情，也用不着請本縣縣官到來，也用不着從酉時起款待到戌時，這明明是外面派人搶劫董老大的女兒，恐防董老大告發你，你就可推說我這天在請客，並未出去，你搶來的人，也決不會帶到家中來，一定放在另有去處，如此一來，上面瞞過了縣官，下面瞞過了朋友，都可以說你沒有幹過這樁事，實際講來，這樁事不是你幹，還有誰幹，本縣明鏡高懸，料你難以逃形，這是一樁搶劫有夫之女的事情，第二樁，你討厭董老大要告發你，想陷害他，適巧廖國棟家裏出了人命案，你就趁此機會，不知那裏割來個人頭，叫家人顧良拋在他船中，想收下了獄，害死他滅了口，你就永無後患，你的心真好狠毒，本縣統給你揭穿了，可將真情招來，顧秀水聽孫南強所說，句句打入心頭，過去的事，好似他立在身邊看他做一般，不由暗暗吃驚，曉得今朝官司吃緊，擔了百二十個心事，當時面容失色，又辯道，董老大船上的首級，是公差們看見他打算拋向河中去時，拏他來的，怎的說是小人去陷害他，南強又笑道，那事也甚為明瞭，我在未詢此案以前，曾詳問過公差，他們去拏董老大，是你家人顧良領他們去的，據顧良對他們說，船上有幾個彪形大漢，待公差去時，只拏了一個董老大，你也是聰明人，你自己想想，不是明明是使顧良去幹了，又領公差們去拏他的麼，如今我都與你說穿：你可自己招

來，免得皮肉受苦，顧秀水仍是翻他三寸不爛之舌，一陣強辯，孫南強心中大怒，喝道，好個刁奸的訟棍，連你孫青天面前都不肯實說，只好叫你皮肉受苦的了，喝聲公差，將他夾起，幾聲收緊，夾得顧秀水死去活來，到他實在受不了之時，只得承認招供，招出董老大的女兒是他搶的，那顆首級是他叫顧良去拋在船裏的，供紙遞上，南強看罷說道，你雖招了，還沒有招出將董老大的女兒藏在何處，我敢斷定你家裏是不會有的，一定還有個去處，可快快說來，這顆首級從那裏割來，是否另外殺了個人，不准半句虛話，再有虛話，仍看夾棍伺候，顧秀水到了此時，猶如籠中之鳥，釜中之魚，平日滿腹機謀，到此也無從施展，只得從直招道，董老大的女兒，已被我贈給友人帶往外埠去了，那顆首級，乃是從荷花池中撈起，適逢其會，就想陷害他的，如今供狀已明，請求大老爺筆底超生，恩施格外，孫南強道，胡說，你雖招了，但尚未完全，你說將董老大的女兒贈給友人，究竟贈與那個友人，現在何處，還有那顆首級，究竟從何處得來，要他招出底細，顧秀水招道，董老大的女兒，贈給一個姓部的朋友，不知他帶到那裏去了，那顆首級，確實是在荷花池中撈起的，舍此別無可招，孫南強曉得他刁滑不過，再叫夾上一夾，可是仍無口供，不肯招出董娟兒在何處，孫南強看今天不能再動刑，待他休養幾天，再來審問，當時教帶下去釘鐐收押，又將顧良問了幾句，將他打了五十大板，也一同收押下去，一面開放董老大斷明與

廖國棟家中無頭命案毫無牽連，廖家命案，後來由孫南強將他審理明白，捉到凶手，抵償人命的，這事與本書無甚關係，不去細表，再說孫南強退堂，想董娟兒究竟到那裏去的，不如差人先到顧秀水家中搜查一遍，再定方針，當時帶了三班六役，鳴鑼喝道，來到顧家，將前後門把住，帶着上六個公差，在顧秀水家裡，上上下下搜個週到，果然沒有，南強想，我原料定他不會放在家中，要是放到家中來，那天他也不會請客了，南強且搜不出人，只得回去，列位你道那個董娟兒，被他藏到那裏去了，原來已被顧秀水派人搶了送上黃土嶺，給鄒二爺充下陳去了，顧秀水如何會同鄒二爺認識，原來他也入了八卦教，預備將來起事時做個浙川縣裏的內應，今天也算他倒霉，遇見了鐵面無私的孫南強，他又不能招出將人送上黃土嶺，如此勾結賊人，罪上加罪，有滅門之禍了，他是聰明人，自作自受，不去連累家人，孫南強既將顧秀水顧良收在監內，他們家人得了消息，連夜差人上黃土嶺告知鄒二爺去了，鄒二爺得信，派弟兄下山來探了幾次監，往返商議，預備劫獄，這裡孫南強將顧秀水訊問多次，總是不肯招出董娟兒的所在，末了他說道，因他不肯相從，已經將他害死了，孫南強想，這話倒也有些合乎情理，遂即就此定案，定他強搶良家有子之女，因奸不遂，殺害人命，移屍滅跡，這些大罪，加上他是著名訟棍，罪孽已是不小，孫南強動文上省回文下來，着令就地正法，以謝浙川縣百姓，并抄沒他家產，把一半發給董老



大，作爲暮年贍養之需，一半收入公庫，顧秀水的全家，一律充發一千里外，係南強接得回文，立即帶領公差去顧宅捉人，並收沒財產，那知他們到時，顧家人一個也沒了，細軟東西，也早搬遷一空，只勝些笨重的東西未動，孫南強深爲詫異，想上面回文剛到，爲何他們倒早，丁風聲走了，這又奇了，原來顧秀水全家，已在昨天被黃土嶺上派人來接了去了，黃土嶺的邵二爺，曉得顧秀水此次下獄，難得超生，非用劫牢反獄手段，不可，故而先將他的家眷搬去，劫獄的人，已有一批到了浙川縣，他們分做三大批，共有千來人馬，預定明日晚上，將顧秀水劫去，那知詳文今日下來，明日上午就要將顧秀水正法，已到浙川縣的一批山賊，到了次日，得知消息，曉得劫獄之事，無形消滅，轉要去劫法場了，那事急在燃眉，等不及第三批人馬到，大家聚集在法場左右，待到顧秀水押到法場，將要行刑，他們就點起一個信炮，一窠蜂衝進法場，在光天化日之下，孫南強想不到有這麼回事，並未提防，竟被他們劫了去，還把孫南強的腦袋，搬了個場，這是從那裏說起，顧秀水被他們劫去之時，正是碧眼兒過浙川縣城，眼見一隊打皂角旗的匪徒，殺了縣官，搶去了犯人，他當時不明白真相，不便出頭，後來就引起江天柱領兵勦捕黃土嶺山賊的一回流血數千里的大事，那事粗看起來，似乎是董娟兒繡那幅水鳥圖而起的，細細的考量起來，却是楊瓊瑤那顆首級的關係，倘然沒有那個首級，顧秀水對於董老大的佈置，一定用非常手段除滅了。

他，董老大一除，顧秀水防破案，一定早向黃土嶺去了，他向黃土嶺避去，就沒有劫法場的事，不劫法場，沒有破黃土嶺的事，不破黃土嶺，也沒有地孩兒夏館山送信的事，也沒有小老先生等加入破黃土嶺的事，也沒有荆紫關江夫人勸綺芬喝酒的事，也沒有小老先生將計小蘭馱到關上的事，也沒有潼關總兵提兵來的事，也沒有下文破伏牛山的事，一切一切都可不發生事情，細想來都在這類首級上，正是個罪魁禍首，現在其中曲折原因，已被作者道破，可以釋了悶著胸中疑團，回文再要講到江天柱，他因為不明個中曲折情節，對答湯總兵的話，只能含糊的說道。詳細爲着何事，倒不知道，不過從浙川縣的公文看來，那個犯人是姓顧的，叫顧秀水，此番破了黃土嶺，未將顧秀水奪回，想是被賊人帶去了，待我們破了伏牛山捉得時，詳細一問便知端的了，湯總兵說，不差，此事日後總能明白的，我們且等令高徒來時再說吧，於是江總兵留湯德在衙中住下，靜待碧眼兒等到來，此時又要講到伏牛山上的事了，伏牛山在內鄉縣東北面，山脈延長百里，曲折巉巖，山勢峻拔，部二爺的老家，就在伏牛山中間，那老巢壁壘堅固，不易攻打，他自從黃土嶺被破後，竄到老巢，防官兵重來，將山寨大加整飭，着實修建了一回，更見得如同銅牆鐵壁，金城湯池，部二爺將山寨修理完整，部署各事，天天與軍師白面秀士鄧清商議整理方法，以備官兵來時應敵，鄧清道，官兵來打山寨，若說憑江天柱這些人馬，或者別處一齊來，都不在

我心上，他們來時，只須我心頭一轉，就可殺得他們片甲不回，所可怕者，就是他們營中，有一班劍客在給他帮忙，那些人教主對付他們不了，跛道人又不是他們對手，教主如要與他們對壘，非得好好兒去邀幾個能人家相助不行，鄧二爺低頭尋思，忽然想起一人說道，我有個至交朋友，此人劍術極好，可惜現在不知他游行在何方，要是遇見他，請他來相助，無不答應，而且麼可以替我去邀幾個朋友，壯我聲勢的，白面秀士問道，既如此這位朋友，姓甚名誰，不知何處可以探聽他下落，鄧二爺道，說起那人，姓孫名亮，別號太陽真人，他的洞府在山東泰山梁父峯上太陽洞裏，那人能白晝隱身，能土遁能木遁，劍術極高妙，若得此人來助，便不怕對方這幾個人了，鄧二爺話尙未完，那鄧清接口道，喔，我知道了，那人我也認得，鄧二爺笑道，你也認得他麼，那更好了，但不知你從那裏認得他的，鄧清道，那人乃是前主人韓天雄的女兒，韓玉珍的師父，韓寨主因為他的女兒投在太陽真人門下爲徒，便到歷山去築個行寨，韓寨主死後，我在當時遇見茅山九巖宮住持道士，指示我迷途到這來匡扶你，此後就不知道歷山上怎樣了，也不知韓玉珍同太陽真人去報過仇否，更不知太陽真人現下還在泰山否，依我愚見，不如主人就去走趟，如若他在泰山，當時請了他來，如不在泰山，派人到四下打聽便了，鄧二爺道，那也好的，我就立刻動身前去，鄧二爺方要動身，忽見跛道人走來，跛道人問主人將何爲，鄧二爺便將方才議妥的事

，告訴了他，說我要上泰山一走，借剡光去當天回來的，跛道人聽說他到泰山請太陽真人去，忙道，太陽真人兄弟也會見過的，遇見他的時候，正是他在收韓玉珍做徒弟，他要發劍殺韓玉珍，虧得我喝了聲劍下留人，纔保全了韓玉珍性命，此事可毋勞主人自去，待兄弟前去是了，部二爺道，跛大哥肯去，真是求之不得，不知跛大哥還有別個朋友順便去邀請幾位相助相助否，跛道人滿口答應說道，待兄弟給你邀幾位來是了，跛道人答應了部二爺，問明了太陽真人洞府的所在，遂即借土遁望山東進行，河南離山東不遠，不到半天已到泰山梁父峯前，尋了一塊梁父峯碑，在碑上面輕夕彈了幾下，那塊石碑立時轉動，現出一個洞門，裏面跑出一個道童，跛道人問道，太陽真人在洞府中否，道童答道，今天剛正回來，不多時，跛道人道，那是巧極了，遂跟了道童進了太陽洞，來到洞中，看洞中石床上，坐定一個頭戴金冠，身披鶴氅，面如塗硃的道長，看見跛道人進來，跑下石床，迎將上來，叫聲道長貴姓，請教法號，何處仙山修煉，今日降臨此地，有何見教，跛道人將自己約略履歷，和此番奉着部二爺之命，前來相邀的話，對太陽真人說了，太陽真人聽他履歷，說曾經教過韓天雄煉過子母乾坤彈，說來還是韓天雄師父，韓天雄是他徒弟韓玉珍的父親，韓玉珍是他的徒弟，算來都是自己人，太陽真人道，本來我自己事情也很忙，出門了多時，今天纔回來，還要等候個朋友，一時離不開，恐怕要負老哥們盛意，但是爲着自

己人關係，不得不幫忙，這個樣子吧，明天上午我一准到伏牛山，好在此時清營那邊沒有兵馬來侵犯伏牛山，稍緩一天，當不妨事，請老哥放心回去是了，跛道人聽他答應，又說明天上午准來，便道：如此有勞了，兄弟先走一步，還要去邀幾位朋友，不能多耽擱，明天會吧，太陽真人也不強留，送跛道人到洞口，纔始分別，跛道人出了洞府想如今要到那裏去，忽然道：有了，我去請無影子去，便借土遁來到河南開封，一直遁到無影子書房，纔始現身出來，無影子正在書房中間坐，忽見地上長出一人，倒被嚇了一跳，看那人還是跛道人，無影子見了跛道人，心中甚不願意上前去招呼他，但是好朋友，一向沒有衝突過，如今見了面，覺有些不好意思不接應，勉強立起身，叫了聲大哥從何處來，跛道人着他面色不對，想到前番採取變生胎時，不知在甚麼地方得罪了他，後來幾次來請他，他總不到，今日見面，似乎還未忘却前事，要想與他和好，索性不去追問他，所爲何因，當做沒有這回事，仍是嬉皮笑臉的問道：老弟長久不見，一向可好，無影子看他如此，自己倒沉不下臉，只得照舊敷衍他，兩人談夠多時，跛道人將來意吐出，無影子道：既是如此，朋友幫忙是應當的，但是要經我考慮一下子，你先回去，待我考慮成熟了，我便前來相助便了，跛道人看他意思，似答應非答應，不便相強，說了幾句客氣話，仍借土遁回伏牛山而去，無影子去與不去，下文自有交待，現在丟開不表，可知太陽真人，在太陽洞中等

候何人，乃是等韓玉珍和他師弟太陰真人，那太陽真人，此時在與辦玄理教忙得很，韓玉珍與太陰真人都在幫着他辦，當天下午韓玉珍和太陰人回來了，還帶了二個海外的劍客一同來，一個叫田天民，一個叫高淳，田天民乃是芝罘灣崆峒島上的劍客，稱為崆峒島王，高淳乃是黃海勞山島上的劍客，稱為翻海客，這兩人的劍術比太陽真人等高明，他是太陰真人的朋友，請他們到泰山來遊玩的，太陽真與他們相見後，便將跛道人來邀他到伏牛山去幫忙的事，告訴了他們，要請他們一同前去，兩人道，我們原是出來遊玩的，便去看看熱鬧也不妨，到了次日，果真偕了太陽真人，一同到伏牛山來，這裏卻二爺又去請了幾位朋友，來預備和官兵大戰一場，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關前毒劍偵探失中峯 樹上么麼將軍驚怪物

上回說到跛道人，往泰山梁父峯太陽洞中，邀得太陽真人和太陰真人同韓玉珍，另外還有兩個，一個叫崆峒島主田天民，一個叫翻海客高淳，一起邀得五個，來到伏牛山上，預備官兵來時，和他們大戰一場，這裏鄒二爺自己也到安徽天柱山仙靈觀邀來三個，那三個本是終南派下的白蓮教主的徒弟，一個叫如意子，一個叫浩然子，一個叫悠久子，他們是師兄弟，如意子用的是量天劍，浩然子用的是貫地劍，悠久子用的是挑山劍，論三人的劍術，都不在鄒二爺等之下，與太陽真人等差相彷彿的，他們到時，與太陽真人跛道人一行人會見後，大家乃同一派下，志同道合，一見如故，就是田天民高淳二人，雖是海外劍客，不是同派，經太陰真人介紹後，也都認爲同道，彼此無疑無猜，躑躅踏踏的住在伏牛山上，靜等官兵到來，大顯身手，鄒二爺與跛道人是眉花眼笑，天天殷誠待客，準備來日報仇雪恨，光陰過得很快，金烏玉兔，一來一復，算時間已到半月光景，伏牛山上一行人，天天伸長了頸子，等官兵到來，可是左右不見動靜，依跛道人的意思，如若再等十天半月不來時，準備沖殺下山，要豎着賊旗，順便大舉起事了，鄒二爺終以爲暫且按納，以逸待勞爲妙，這裏如此，那荆紫關上呢，江天柱和湯德也天天在等碧眼兒到來，去剿滅伏牛山餘寇

江天柱想不到郗二爺等，會去邀了這許多劍客來助陣。當他是殘餘宵小，已被官兵殺得如驚弓之鳥，只消這裡旌旗到時，保管他們望風奔逃，江天柱想雖如此想，終究曉得郗二爺與跛道人是懂劍術的，自己不是他們對手，非待碧眼兒到來，請他去邀幾位劍術中人來，不敢舉兵；他等上半月，不見碧眼兒到來，心中焦急，又恐養成賊勢，將來難圖，急便請湯德來商議，湯德自從潼關到此，久離汎地，心中也很記念潼關，看這裏兵又不能動，回去又不能，着實徬徨得很，那天坐在行營中，與幾個千總談話，聽說江總兵差人來請，有要事商議，遂卽上馬來相會，見面後，談起勦賊的事，湯德是隨江天柱的行止爲行止的，江天柱要是今天就去，他就隨你走的，他聽江天柱說道，伏牛山的賊，放縱多時，若再延遲下去，不趁其新敗破之，恐怕又要養成精銳，變爲大患，但是敵門生碧眼兒，到今日還不見來，要是他來了，派他去請幾個劍客來，就可發兵破賊了，現在我打算差人到鉛山去請他，你看如何，湯德道，我原本也這樣想，你就趕快差人去罷，江天柱遂卽寫了封信，差個親隨，教騎正快馬，星夜趲程趕到鉛山，將碧眼兒請來，親隨得信，略事打點，急便起程而去，江天柱在關上專等碧眼兒到來，親隨去了方祇兩日，忽然關上來了三個道士，在荆紫關裏々外外走了週，又走到江天柱衙前望了望，再走到湯德行營繞了週，纔始離關而去，當時關上有個探子，看三個道士形跡可疑，便一路釘住他們，跟他們走了多時，



直跟到離關上五六里遠近，看他們忽然停步不走了，似乎要等後面人來，那探子也不便縮頭縮腦，只好裝着大模大樣的，走了過去，待走近他們身邊，要想繞過他們身旁走時，聽得一個白鬍鬚大面孔的道士喝道，大胆的小子，往那裏走，還不給我站住，這一聲喝，已將那探子喝住，當探子的是何等樣人，他曉得一定是黃土嶺上敗走的一批賊人，前來探關的，他所以要跟了他們走，打算看看他們究竟走到那裏去，自己明知不是他們對手，爲的好奇心所驅動，此時被他一喝，想是被他們窺破，那還了得，便嚇得站住了腳，不敢動步了，那道士既經喝住探子，遂即用手對他面孔指了指道，小子，你不是瞎了眼麼，放着別的生路你不走，爲什麼要跟着我們走死路，你既然跟定了我們，當然曉得我們，曉得我們，你就不應該跟下來，這大約是你死期已臨，不走生路走死路了，如今你且好好兒跪下了，待我來饒你一死，那探子在破黃土嶺的時候，也曾見過跛道人等的厲害，他想這幾個道士，一定也是了不得的，我還是跪下來求個饒罷，遂依了道士所說，不敢和他們分辯抵賴，看他們的神氣，都是出人拔俗的，當然賴不過，還是直說罷，那探子見機生情，當時跪下地苦苦求道，小的實在有眼無珠，在紫荊關上見了三位道爺，看道爺們在東探西望，我便跟在後面，想探個究竟，不料被道爺們察覺了，恕我年輕識淺，有眼無珠，並且要請道爺原諒則個，因爲我是奉公當差，職責所在，凡是形跡可疑的人，都該偵探一下，故此

番冒犯了道爺，論起來，可並不是出於我的本心，實在是爲着上令難違哩，那大面孔白鬚的道士聽了，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看你不出，倒見機的，如今就想在你聰明分上，准定了你生，但是死罪好免，活罪難饒，我來給你些小懲戒，讓你下次當心些兒，那道士說畢，一彈手指，早飛出一道金光，對探子面上一幌，那探子但覺得鼻子上一陣火辣辣，用手一摸，那個鼻子，隨手摸將下來，痛得叫聲哎呀，倒在地上了過去，待他醒來，開眼看時，三個道士，一個也不見了，不料眼前却立了個蓬頭垢面，滿身梳髯的爛腳叫化，左手提了隻篋籃，右手持了根拐杖立啦，斜依着拐杖，對他呆看着，他痛得九死一生，也不留意到叫化，看道士不在跟前了，便打躬回關上去報告江總兵，要他捉拏賊人，便慢慢爬起身，按着鼻子忍住痛，動步就走，他走不到四五步，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受傷的且慢走，要是走去，三天之內，定要送命，待我來發個善心，行個方便，信我者快向我求治，那探子聽得後面有人說話，聽那說的話，又是一片好意，遂即回過頭來，看說話的不是別人，恰正是那個爛腳叫化，他看是爛腳叫化，心裏有些瞧他不起，想你這叫化，如何會醫我的傷，那末你自己的爛腳，爲何不先醫治好呢，大約是和他開玩笑的，便不當一回事，仍舊回頭要走，方一回頭，忽見那叫化，會突然的立在他面前了，看他兩眼裏立時放出無數金光，閃々然射住了他，冷笑了聲說道，你真是小子，人家好意來替你治傷，又不向你取費

紫錢，你心裏還要猜疑人家，你這人真混帳，你是什麼東西，我曉得你不是個紫荊關上的探子，說罷，哧了一聲，回頭就走，那探子到此，心頭已有些覺得，料他不是等閒的人，否則如何好好的立在後面的人，忽然會在我面前了呢，莫是八仙中的鐵拐李下凡，見我受傷，特來救治，如此豈可當面錯過，待我追上去，求他醫治，遂即捻步上前，也不管疼痛了，抄到叫化面前，就地跪下，連說小的懵懂得緊，不識仙師臨凡，有負一片好心，請恕我則個，救救我蟻命，叫化見狀，又好氣，又好笑，說，如今爲何又來要我醫治呢，探子想他是神仙，我的思想當然瞞他不過，只好承認了，求求他生個善心罷，當時探子苦苦哀求，說道，小的無知，狗眼看低了神仙，請神仙不要見責，一生感激不忘，將來如得手頭寬裕，再當替神仙廣立廟宇，傳播人世，又說想神仙大約就是鐵拐仙罷，那叫化聽了，哈哈笑道，你這人前倨後恭，算我與你有緣，就不追既往，來爲你治傷，我也不要你謝，也不要你立廟宇，你問我是不是鐵拐李，我可不曉得，也不知道鐵拐李有沒有這個人。至於我的名字，不便告訴你，告訴了你也沒用處，你可把頭抬起，待我來與你敷些丹藥，使你立時止痛，還可免去一命危險，那探子聽了，果真抬起頭，看那叫化在懷中掏出一只小紅瓶，倒出些許黃粉，對探子鼻上敷罷，學得立時止痛止血，等於沒這回事的，探子大喜，重復叩頭禮拜，那叫化道，有緣相會，不必多禮，快快回園去罷。但得代我回報一聲江天

柱，教他留心些兒，那伏牛山上的賊道，已經來探過關內舉動。倘若你們在半月內再不發兵前去，他們就要大舉起事了。叫他趕快預備纜是，叫化說到這裏，把腳一蹬，頓時不知去向，原來已借土遁走了，叫化走後，叫化是誰，後文自會交代。那伏牛山來探紫荆關的三個賊道是誰，就是部二爺請來的白蓮教下的如意子，浩然子，悠久子三個人，他們住在伏牛山上。看官兵不來攻山，便自告奮勇，到紫荆關探聽動靜，他們在關上東西亂走，被那個探子着了眼。看形跡可疑，跟隨了他們，直到關外，那個大面白鬚的是如意子，他覺得關上有人跟了出來，本想立時放劍出去，收拾了他，但當時走在路上，先對浩然子一說，浩然子道，我也覺得了，我看他是個沒中用的飯桶，管他跟不跟，我們走我們的，放他過去罷，要收拾應當收拾了得些的，如意子道，話雖如此，誰教他生了眼睛不識人，我走路配他來跟麼，好歹終要給他些苦嘗嘗，否則一路跟着，豈不討厭，如意子說着，便止了步，悠久子也已知，他好歹不管，看如意子如何辦理，待那探子走到跟前，如意子就喝住了他，將他的鼻子割了，探子受傷痛倒地上，他們便大笑一陣，借劍光記在空中，回伏牛山而去，如意子吐劍光起在空中之時，恰巧南面大路上，走來一個爛腿叫化，那叫化本來遠遠地早已看見的，不過看見前面立了三個道士，和地上跪着一個俗家人，那叫化起初還當是窮徑的，急使縮地法趕將過來，不料他方到跟前，那三個道士已將一個俗家人割

了鼻子，各發飛劍起在空中走了，叫化見了一呆，忙掄指一算先天混元陣數，明白所以，遂立在這旁，等他醒過來，看探子起身要走，心中忽發善念，要救他性命，當時喝住了探子，告訴他回去三天內必死，他說這句話時，因為已經算出如意子用的乃是毒劍，雖則刺了鼻頭，非關要害，但是劍上有毒，三天之內，毒入心竅，一定要死的，又一算那探子的來根，到也不差，平素做人道德也好，故而發了善心，替他治愈了傷，方始借土遁走了，他走後，探子心裡發自信他一定是鐵拐李神仙無疑，否則如何會忽然不見呢，探子口得爛脚叫化治好傷，急急趕回關上，將遇到賊道的事，和叫化關照他的話，詳詳細細告訴了江天柱，江天柱看他割去鼻子，染了一身血，知道事情屬實，看碧眼兒還未到來，心中焦急萬狀，如此又過了數日，一天江天柱在關外教場上操練兵士，忽見兵士們一個個交頭接耳，指手劃腳，忙亂異常，江天柱奇怪起來，派幾個偏將到陣頭上一調查，回來報說兵士們在操練的時候，都看見對面大楓樹上，有兩個尺來長的紅裳綠襖的小孩，站在隨風擺搖的小枝上打架，打了多時，兩個小孩一齊墮下地去了，忽然會不見踪跡，故而大家驚奇起來，紛紛議論方才的事情了，江天柱聽罷，說道，那有這回事，別是兵士們有了別種心思，在撒謊騙人呢，江天柱恐防衆兵士，受了伏牛山賊人的煽惑，有什麼內應的舉動，因而懷疑，他想想枝上那裏會有小孩兒呢，一定是說謊，遂即傳下軍令，說道，如若再有交頭接

耳者，按軍法從事，江天柱軍極嚴，真是令出如山，霎時便各守秩序，鴉雀無聲了，然而這樣秩序纔守了數分鐘，忽然又恢復了原狀，照舊的交頭接耳，指手劃腳起來，江天柱心中大怒，要發施號令，重治倡首的，那身旁的偏將忙用手指着，左面教場外的一棵大楓樹說道，大人且請息怒，你看那邊樹上，確實有兩個小孩子在打架呢，江天柱聽了，似信非信，抬頭看去，果見兩個尺來長的小孩，在拚命似的亂打，看他們站在細小的樹枝上，亂撲亂縱，一點不會踏空，墮下地去，而且打得非常活潑，似乎各人按着拳腳功夫，進攻退守，並不一路蠻打蠻擊的，看他們打得正在興甜之時，忽然一齊墮下枝頭，落在地上，接着就不知去向了，江天柱是立在將台上，憑高臨下，看得甚是清楚，他看罷情形，回頭問偏將道，這兩個小孩從那裏來的，你們可知道，偏將們道，卑職等也算第一次看見，不知他從那裏來的，別是那株楓樹，年久代遠，得了天地精華，通了靈性，成了幻形，所以有小孩出現的事吧，江天柱低頭一想，想起了過去未做官之前，爲尋訪碧眼兒，走到安徽黃山，遇見了蛇妖，虧得高人驟士元救了性命，想見妖怪是確實有的，方才所見，別也是妖物化身，他憑在樹上作怪，雖然尚未害人，終究不是好事，我得先將他除了纔是，遂即關照偏將們叫傳諭軍中，各人都要箭上弦頭，等候小孩再現出來時，放亂箭射他，不得有誤，他自己當時也取過一張雕弓，搭上支箭，按了弓，坐在交椅上，預備耗去若干操練時間

，要等他出來射死他，以絕後患，不料左等右等，兩個小孩子，一個也不再見，江天柱等得不耐煩，打算傳令收隊回去，不願再等，那知手上所按弓箭，忽然有人將他奪了去，江天柱是抬了頭，只管看右面楓樹上，不曾留意到手上，此身覺得有人在奪他手中雕弓，起初還當是偏將們看他弓箭按得不耐煩，來代他取過去，要他收隊回衙，那知低頭一看，却使他吃了大驚嚇，你道來奪雕弓的是何等樣人，就是方才發現在楓樹上的兩個小孩子，他們一個得了雕弓，一個得了羽箭，嘻嘻哈哈，跳跳躍躍的，跑下台去了，江天柱見狀，又驚又怒，把脚一頓，喝道，兵士們放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朱設天  
著

## 五嶽奇俠傳

五嶽奇俠傳是搜集武當派、少林派、劍仙、俠客、義士、勇夫的大會串

有僧道門法，飛沙走石

有劍仙神術，霞光萬道

有飛簷走壁，絕技有來去無跡的隱身

文字作風，如水晶盤中走明珠

體材義意，如紅杏枝頭籠曉月

全書四集，每集實價四角  
特價八折，外埠寄費二角

第七十四回 怪頭陀袖中藏大地 水獺妖意外失金丹

上回說到江天柱手按弓箭，正在守候楓樹上的兩個怪物，打算等他出現，一箭射死他們，那知過了一歇，這兩個怪物，反將他手中的弓箭奪了去，他見了又驚又怒，叫兵士門放箭射他，在這個當兒，忽見操場中間跌坐了一個頭陀，那頭陀身高丈外，坐在地上，比立着還高，看他皮收骨削，等於一具骷髏，頭戴金箍，黃髮披肩，蓬鬆飛舞，兩道長眉，左右下垂頰間，胸前掛了串十八粒維漢珠，唵聲阿彌陀佛，用手一招兩個小孩，兩孩子便拿了弓箭，如飛的奔到頭陀跟前，頭陀的袍袖極大極長，舉起兩手，兩個孩子一邊一個，鑽進袍袖裏去了，却露出兩隻小手，一個捧了支箭，一個捧了張弓，頭陀將手一低，接去弓箭，張開弓，搭上箭，嗖的一箭，那支箭打從江天柱頭頂飛了過去，飛得不知去向，江天柱吃了一驚，曉得那頭陀不是等閑之人，不敢去得罪他，忙下了台，趨步到場中，對頭陀行禮致敬，頭陀哈哈大笑數聲，影跡漸漸淡將下來，頓時看不見頭陀，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江天柱愈覺驚奇，心裡想這兩個孩子是小孩，這個頭陀是大妖，他看小妖惹了事，所以出來將他收了走了，好在當時沒甚危險生出，大家驚奇一番，算爲罷了，江天柱看辰光不早，傳令收兵回關，明天再操，衆兵士奉命，一齊收隊回關，江天柱回到衙中，想起方才場上怪



事，心中納罕不置，便進內堂去告訴夫人知道，但他剛走到內房門前，抬頭一看，使他又吃一驚，你道爲何，原來方才那頭陀放脫的一支箭，却射在這門上，因爲江天柱自己的箭是鐫上名姓的，所以認得，連忙舉手取下，看箭頭上還繫一紙字兒，展開一看，寫道，荆紫關前半月之內，將有大戰臨頭，深恐無辜小民，橫遭殺戮，特留徒孫兩人，在此救護，消患無形，今日之事，不過略事遊戲，幸毋恐慮，將來至必要時，請叫三聲雙兒，便能出來相救，爾等可緊誌之，這張字兒，也不寫何人收，也不註明何人寫，江天柱看罷，明白方才之事，原來是位世外高人幹的，那兩個孩子，是他的徒孫，他們是來遊戲我們的，並不是什麼山精木怪，常時安心許多，又想到半月內荆紫關前有大戰臨頭，此事不得不事先提防，遂傳諭兵士們，日夜嚴守關頭，不得疏忽，自己天天至教場操演兵士，小心守關，不提，且要說到那兩個孩子，和那個頭陀，究竟是何等樣人：閱者要明白這兩個孩子不容易，那個頭陀，是已經出現過的，那頭陀即是西首癩僧的師父，稱爲嬰兒頭陀的便是，那兩個小孩子呢，說起來話却長了，他們的來根很奇怪，待我敍上一敍，上回江天柱當兩個孩子是妖怪倒不對，那知孩子的母親，真的是妖怪，原來他的母親，是個水獺精，那個水獺精，如何會養兒子呢，說來更加奇怪了，原來那個水獺精，起初隱身潛修，在鄆縣東鄉姜山左近葉家莊的橋前河埠石砌下面，他是天天晚上五更相交，到前村去迷人精魂，天

明回來的，那葉家莊上有家葦腐舖，開舖子的叫葉阿夫，葉阿夫年紀已有七旬，筋骨甚是強健，他天天四更起來磨葦腐自磨自揅，又要到河埠去挑水，有一天五更相近，阿夫到河埠挑水，去遠幾步，看見從河埠那裡，走上一個美貌姑娘，見了阿夫，怕羞似的低着頭走過身，過橋往前村而去，阿夫心中疑訝想，半夜三更，那裏有婦人從河埠走上，又一想聽得有人說過，這裏河埠下原有個水獺精的，不知真否，別是那個婦人就是的呢，既然如此，要真是水獺精，他精靈出去，這個皮囊，一定留在埠下的，待我去探摸一下，看是如何，阿夫想罷，將挑水擔放在他，擦起衣褲，下了河埠，用手在河埠石砌裏到處探摸了番，忽覺有物觸手生刺，起初一驚，再一摸，毛刺刺的，曉得水獺的皮囊摸着了，便抓了出來，提出水面一看，果然是張水獺的皮囊，他便取上河埠，將皮囊放在水桶底下，挑了一擔水，回到舖中，將那張皮囊向污穢的地方藏好，生怕被妖怪攝了去，皮囊藏好後，阿夫便自管自磨他的葦腐了，過了一歇，五更已過，那個水獺精，從前村迷人回頭，到了河埠，想遁身進去，覺得下面失了憑藉，一看皮囊失了踪了，他想這張皮囊，被誰拿了去呢，這裏沒有旁的人，我在此地潛修了百年來了，也從來沒有出過事，怎的今天會出岔子，莫非是那個開葦腐舖老兒幹的，記得方才挑水過來，遇到了我，起了疑，就將我皮囊搜取去了，這便怎處，但是事到如此，只好拋頭露面，向他去要回了再說，那妖怪遂到阿夫舖中，

對阿夫來索取那張皮囊，阿夫見他進來，假裝沒有看見，低了頭，一味磨豆腐，問他幾句，他裝着不聽見，水獺精忍不住，對阿夫道，我與你同村而居，一向無怨無仇的，你天天來河埠挑水，我也從來不曾侵犯過你，今天何故要對我如此惡作劇，傷了彼此和氣，請你別再假作痴呆，快些將那個東西還了我，萬事全休，如若不然，莫怪我反面無情，阿夫聽了，纔始抬頭對他看了，裝着驚訝似的神氣問道，唉，你這位姑娘是從那裏來的，到此地有何貴幹，若是要買豆腐，還早呢，天亮了來纔對咧，水獺精聽了，看他還是假痴假呆，心中大怒，立時豎起了蛾眉，凸出了杏眼，叱咤般的喝了聲老頭兒你且聽了，你上了這許多年紀，難道還不知道少結冤家多結善緣的話麼，我與你有何怨仇，何事得罪過你，竟勞你將我的附身之物取了來，使我失了憑藉，無家可歸，你看天要快將明亮，若再不還我，我的性命，就斷送在你手中了，我有百來年的修煉功夫，一旦付之東流，就是我不來與你結怨尋仇，恐怕你捫心自問，也有些過不去罷，好老兒，你別再假作痴呆，快些還了我，讓我回去，倘若再不還，可對不起你了，阿夫看水獺精在發極了，心裏好笑，他本來同他開玩笑的，當時想回身去拿來還他，忽然一想，聽得人家說妖怪都有金丹的，那金丹只聞其名，不見其形，今日我與妖怪對面，趁此時有皮囊在我手中，要求他觀看一下，想不會不肯的，遂即對水獺精道，好了，姑娘你別着急，我原本同你玩的，要你的東西，有

何用處，也不是我假作痴呆，是完全同你好玩。你且別動氣，如今東西一准還你，可是我  
有件條件說出，不知你能否答應，水獺精道，你且說來，我可爲力的，一定答應你，阿夫  
道，當然要你可以爲力的，否則問非所答，又何必說呢，如今我且說了，乃是要看看你的  
金丹，拓拓眼界，水獺精聲了，把眉頭一皺，回說金丹，什麼叫金丹，我是沒有的，阿夫  
道，你不肯給我看，那東西我可不能還你，說着，低着頭，磨起豆腐來，水獺精觀狀，徧  
徊幾步說道，罷了，我就給你看看一次，看過後，那東西就要還我的，要是再不還我，我可不  
答應的，阿夫道，你放心，看過金丹，立刻奉還，水獺精道，好，大丈夫一言爲定，你要  
看可是沒有清潔的地方，可以吐出來給你看看，阿夫聽他說肯吐出來了，心中大喜，急忙回  
身取過一隻大花碗，說道要清潔的地方，這隻碗我天天洗得非常清潔的，你就吐在上面罷  
水獺皺了皺眉頭，爲的要皮囊還，沒奈何先用手將碗拂拭幾下，咳嗽一聲，就見一顆火一  
般紅的丹，隨着咳嗽吐落碗內，頓時火光四迸，循碗旋轉不定，阿夫在旁看了些時，水獺  
精把口一張，霍的一聲，收了回去，說道，如今金丹給你看過，那東西應得還我了，阿夫  
笑道，還有些不對，不能還你，水獺精道，你這話怎講，我們不是說明在前的麼，看過後你  
就還的，如何食起言來呢，阿夫道，我那裏食言，乃是你自己在欺人啊，水獺精道，我那  
裏欺過人，你倒說出來，阿夫冷笑道，你當人家真的都是傻子麼，我金丹雖是沒有見過，

活了這們年紀，聽總聽到過的，我聽人家說金丹是白色的，你方才吐出的是紅色的，那顆乃是火丹，金丹名爲水丹，修道煉丹的，聽說是仗着水火兩丹的，你不肯將金丹給我看，用火丹來搪塞我，想騙我土老兒，不是你欺人麼，我如今旁的話也不和你多說，你要那東西還你，老實地吐出金丹來看，否則我也沒大功夫和你瞎纏，我要磨我的豆腐了，說着就要去磨豆腐，水獺精想想這老兒實在可惡，本想金丹乃自己生命所繫，豈肯輕易給人觀看，但是皮囊被他取去了，要歸去無家可歸，天色明亮後，就要遭雷霆轟擊了，妖怪左右一想，無法奈何，只要皮囊取到手，再來收拾那可惡的老兒，如今就給他一看罷，遂說道，你這老兒真放刁，人家給你看了一顆丹了，也應心滿意足了，你却偏不肯休，定要看什麼金丹，罷罷罷，也算是我倒霉，是你的眼福好，給你一看罷，可是看過後再不還我，我可要用相當手段對付你了，阿夫道，只要你金丹肯給我賞光，就立刻雙手奉還，決不推托，水獺精聽了點點頭，又是咳嗽一聲，接着吐出一顆水晶似的透明，明星似的閃爍，光芒四射地，在碗內，如飛旋轉，阿夫看了，又驚又奇，心中想做妖怪的果然厲害，肚皮裡會有這們好的寶貨，阿夫正在賞識之時，不料後面小房間裏走出一個阿夫的兒子葉天士，那時葉天士纔祇八歲，母親早已去世，也無兄弟姊妹，阿夫愛惜葉天士，比國器掌珠還寶貴，每天五更過後，第一鍋的豆腐，必定要留出一碗豆腐漿，給葉天士吃，那孩子天天吃慣的了，到

了這個時候，必定醒來，惺忪着兩眼，摸到前面來吃荳漿，今天阿夫爲的同那個水獺精纏多時，荳腐還未磨就，荳漿當然沒有，可是葉天士吃荳漿的時間却到了，他便按班就章的摸到外面來吃荳漿，葉天士祇有八歲，身材生得極矮小，輕夕的出來，水獺精也不會留意到，阿夫看那金丹看得出神，也不見着兒子出來，等到葉天士走近板桌旁，那隻碗就是葉天士天天吃荳漿的碗，而且置放的位置，又是他天大吃慣荳漿的所在，葉天士不知就裏，睡眠惺忪的，也不會看清楚，還當父親給他放好荳漿了，就抬起頭，將小嘴對碗上張開去喝，這一喝不打緊，他荳漿到沒有喝着，那顆金丹却隨着喝力，霍的一聲，被葉天士吞下肚去了，小孩子覺得喉嚨裏涼爽地一來，與往日喝荳漿時一陣熱辣辣的情形不同，他覺得有些奇怪，用手捧着碗，要想張口再喝時，聽得有人叫了聲哎唷，這還了得，不是要了我的命了麼，接着號啕的大哭起來，這樣的一喊一哭，把葉天士睡意驚醒了，他用手拭了拭眼睛，開眼仔細一看，却見一個女子，拖住了父親，要同父親拚命一樣的，他心中似明白非明白，開口問道，你這女子，作什麼來的，爲何拖住了父親，爲的何事，那女子聽了，淚流滿面，叫了聲小冤家，你也不必來問我，將來你自己會明白的，又對阿夫道，我依你的話給你看金丹，不料一個不留意，被你的兒子喝了去了，他喝了我金丹，你想我還能活麼，我本想對付你的兒子，但仔細一想，他能夠有機會喝我的金丹，一定是有來原，或者

前生同我有相當的仇恨，如今我也不奈何他，總怪我自己道行淺薄，今天應得死在你手裏，我現在沒有別的話，我自知再過幾分鐘，就要死的，死了以後，請你行個方便，將我的屍身，埋葬在土內，再等過了四十八天，將土挖開來，看我一次，算彼此情至義足，我就一些不來怨怪你們了，那水獺精說到這裏，立時面容變色，一時面色如灰，忽的又變爲白紙一般，接着哀號一聲，聲震屋瓦，比巫鹹猿啼，長空鶴唳，還要悲悽驚人，阿夫會聽得毛髮都豎，看他一聲哀號後，便仰面跌倒地上，挺直四肢，氣絕死去，葉天士在旁看着，也不吃驚，也不奇怪，好似沒這回事的，阿夫見他真的死了，心中倒有些不忍，一想我兒子天士，如今吞了金丹下去，將來是了不得呢，不過這金丹乃是那水獺精的，他爲我死了，雖然是個妖怪，死了可以少害幾個人，總究與我是無怨無仇的，他臨死之時，託我將他的屍身安葬土內，那事當然要盡我力量幹辦的，不能不答應他，看此時天色未明，趁人家尚未起身，不如將他馱到後面荒場上埋了，算完了事，當時急取了鐵棍，先到後面掘起了泥土，再將水獺精的屍身馱起，阿夫馱他的屍身輕得很，估他重量，最多只有幾斤，他想到底是妖怪的化身，輕得很，要是換個人，至少總有六七十斤哩，阿夫馱了屍身，把他安葬在荒場上，等到諸事舒齊，天色已是大明，這天他的豆腐，還未磨就，趕忙磨起來，待做好豆腐，已是日高三丈，人家來買，都說今天豆腐爲何如此的遲慢，阿夫推說昨夜受

了風寒，頭痛身熱，早起不得，故而遲了，人家當他說的是真話，那知一個活潑地方的妖怪，都給他弄死了呢，如此過了一月有半，算來已有四十五天，在那四十五天裏，他的兒子葉天士，自從吃了金丹以後，一天到晚，便不思飲食，不會飢渴的，靈性也與前不同了，從前本是木沉沉的，此時却異常聰明，天色晦明，風霜雨雪，在幾天前他已能預先知道，起初阿夫還未相信，等到試驗幾次，果然準確，他這纔知道兒子吃了金丹曉得過去未來的事情，說不定將來還可成仙呢，從古道一子成仙，九祖升天，我阿夫或者也有升天的一日啊，不表阿夫心中快活，且說到了四十五天上，阿夫想起那水獺精臨死之時說道，過了四十八天，去掘洞泥土看他一次，算爲情至義盡的表現，如今四十八天快要到來，不知去挖去有無危險，待我來問問兒子看，他總知道的，當時叫出葉天士，告訴他所以，看他把頭抬起了，想了想，對阿夫笑道，四十八天滿足後，是不可去掘的人，好在今天是四十五天，我們就此去掘，阿夫曉得兒子有先見之明，遂聽他所說，拿了鐵鏟，同葉天士到荒場上，按着原理所在，掘將下去，纔掘了四五鐘，下面的自己會鬆散起來，阿夫看泥土自己會鬆散分開的，覺得奇怪，不敢往下掘，但看那泥土不絕地向上抬高，隨着四面散開，葉天士教阿夫讓開，自己取過鐵鏟，立在旁邊候着，看那泥土放散多時，分得成一個大窟窿，那窟窿下面，却蟠了一條數丈長的大蟒蛇，金鱗閃閃，頭上生隻小角，那頭昂起了，可惜



兩眼還未開，看不見葉天士等所站地方，但是不住他左右轉動，且張開了血盆大口，吐出舌信，匹練似的亂舞，阿夫看見這們大的一條蟒蛇，嚇得叫聲吱啞，忙向後倒退，葉天士對他搖搖手，教他不要聲張，自己靜立在旁邊，等那條大蟒蛇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最新出版

滿日  
對照

## 一問一答日語新尺牘

●本書四大特點●

- 1 內容豐富 3 材料新穎
- 2 分類問答 4 定價低廉

(二冊七角特價八扣寄費四分掛號另加八分)

第七十五回 孤鷺落霞湖心迷幻景 碧梧丹鳳峯頂哺奇孩

上回說到葉天士手握鐵錘，立在土窟旁邊，靜等大蟒蛇出來，那條蟒蛇因爲還未開眼，當時看不見葉天士等立的地方，便慢慢將頭向窟外探將出來，葉天士視狀，假意咳嗽一聲，引那蟒蛇過來，那蟒蛇聽得咳嗽聲，果然循聲游將過來，葉天士便望旁一閃，待到蛇頭伸出平地七尺來長，他便舉起鐵錘，狠命的對准攔頭一下，這一下將那條蟒蛇打得昏天胡地，一時動彈不得，接着葉天士又是十幾下，沒頭沒腦的打去，將蛇頭蛇頸，一齊打爛，打得同肉泥一般，那條蟒蛇便算死了，葉天士打死蟒蛇後，再將蟒蛇推下土窟，用掘開的泥土，將他埋藏舒齊，負了鐵錘，同葉阿夫回家，路上葉天士對阿夫道，這個妖物，存心倒狠毒，他預先設下好計，虧得我們不到四十八天上來開掘，到了那時，他的眼睛開了，看見我們，對不起就要張開大口，將我們兩人一起吞下肚去，連那顆金丹，都歸到他肚裏去了，你想他的計謀，何等深遠，虧得孩兒有先見之明，今天將他開掘了他因爲沒有開眼，看不見我們，無能爲力，就給我誘出土窟打死了，絕了後患，但是孩兒曉得自己雖然得了金丹，可以延年不老，對於道的學識，一點也沒有，沒有道的學識，就是不能運用金丹，現在孩兒打算到天涯海角去，訪尋異人高士，求他指引修仙學道的方法，如此纔不負得了金

丹的好機會，葉阿夫道，我兒年紀這麼輕，如何可以到外面去呢，葉天士道，那倒不成問題，孩兒自從服了金丹，便寒不思衣，飢不思食，不曾讀過的書，見了面就認得，好似讀過的，不曾做過的事，只消想了想，等於做過一樣，都可曉得，就是父親年紀有了七旬，論理我不能夠離開膝前，但是我以曉得你還有五年的壽數，再五年就要與世長辭了，孩兒也曉得自己此番出去，一直望北方走，不到數月，便可遇得名師，娶是不去，錯過了機會，就一世遇不到了，所以孩兒一定要去，請父親不必記念，最多幾月後便要回家的，葉阿夫聽有許多不放心，葉天士道，孩兒非比尋常孩子，請父親一切放心是了，我去志已決，准定明天動身了，葉天士說到這裏，抬頭看見東方起了一道紫氣，似雲似霓，打從屋頂掠了過去，葉天士抬頭看了有頃，對阿夫道，父親明天早晨在孩兒未動身之前，說不定還有位高人到來，又說道，今晚子午相交，必有大風雷，葉阿夫知道兒子說的話，不會錯的，問道，那位高人是何等樣人，子午時分，何故要起風雷，葉天士道，這個孩兒不大明瞭，就是我缺乏道的學識關係，祇能一知半解，不能參透到底，待我到北方得了高人指點，回頭便可瞭然一切了，阿夫道，那末明天來的這位高人，你不是也可向他請教的麼，如此何必要遠走他方呢，葉天士笑道，這可不能，因為會合有緣的，明天來的高人，與我沒有緣，見了不肯指教我的，我也不便向他求教，葉阿夫聽了，似懂得非懂得，但是心裏非常快活

看兒子小小年紀，有了這樣本領，我家積德，不知多少厚呢，葉天士說過那晚子午相交，天起大風雷，待到了子午時分，果然狂風大起，閃電迅雷，撼山震岳，大風雷過後，到了次朝，葉天士對父親道，你且到後面荒場上看去，孩兒曉得荒場上有異呢，阿夫聽了，急奔到後面去看，他到了後面，看荒場上埋葬妖怪的土窟上，立了一個和尚，那和尚頭尖如筆，面瘦如石，高顴骨，兩眼深陷在眶裡，細長的頭頸，露出一個又大又尖的喉骨，兩肩聳起了，穿了件舊灰色僧衣，枯柴般的手，持了根鑿杖，赤了雙腳，將鑿杖向葬妖物的土窟上，錘了幾下，霎時露出一個大窟窿，看下面並沒有蟒蛇的遺骸，却有兩個比拳頭大的石球，那和尚俯下身，拾了石球，回身便走，阿夫在後面看了多時，看和尚好似不曾見着他，他心裏正在奇怪，那和尚是何等樣人，怎的將那鑿杖向地上鑿幾下，便會成個窟窿，且昨天所葬下的蟒蛇，怎的今天會不見蹤跡，而且會有了兩個石球，看情形這兩個石球，是個寶物，那和尚是識寶的，所以取了他去，如此這個石球，倒要向他要回，因為那條蛇是我們打死的，這個土窟，也是我們掘的，這個和尚，不勞而獲，未免太便宜他了，阿夫想罷，方要追上去，向他索取，看他一回身，走出荒場，直望阿夫舖中走去，阿夫看他望自己舖中走，想再好沒有了，我正怕你逃走呢，但見那和尚大踏步來到阿夫舖門前，抬起頭對裏面望了望，又回頭來對阿夫望了幾眼，自言自語道，可惜舟小不能載重，和尚一言道罷

，如飛風般回轉身，揚長而去，阿夫見狀要追時，葉天士從裡面出來，一把將阿夫拖住，說道，父親不要去追，由他走罷，這個人便是孩兒所認為的高人，此人道德高深，孩兒德行淺薄，不能拜他爲師，所以不敢出來見他，由他自去，你看他一過橋，就沒了踪跡了，阿夫聽說，回頭去看，果然方才過橋去的和尚，此時極目四顧，已不見影跡了，阿夫心中奇怪，說道，既然如此，我兒爲何不出來見見他，同他談談，問他拿去的石球，是什麼東西呢，葉天士道，那可不能，我不是說過，我的根行太淺薄，不配見他，見了他也無用處，反而使我心裡難過，我方才在裏面壁縫中向外窺視着，看他好似大羅金仙，頂上隱隱露出金光，孩兒慧眼看得他見，曉得自己所服的金丹，乃是妖物煉成的，見了金仙，就生畏縮，故而不敢出來，你說他拿了兩個石球去，這石球裏面，一定有東西，不過我不肯斷定他是什麼，至於那條蟒蛇的遺蛻，不見了，想是昨晚大風雷時，天滅了形跡，或者那條蛇仗着一顆火丹，潛遁了，總之孩兒得了那顆金丹，倘若不求名師學道，將來要大受其害呢，爲的服了金丹的人，普通人是看不出的，有修行的人，看見我頭上有一團白氣沖出，要是遇到妖物，他就來垂涎，設法偷我的金丹，他要偷我的金丹，我若沒有護道的法術，就要被他偷去，這一層所以要急於去求名師，如今准定今天動身了，此去多則一年，少則數月，必可回家，請父親放心在家是了，葉阿夫有些依依不捨，不肯放行，葉天士毅然道，

倘若父親不讓孩兒去，害孩兒錯過了會見高人的機會，弄得一世也遇不到，將來沒有護道的法術，被妖物見了，就要送命，父親你想還是讓我去好，不讓我去好，葉阿夫想方說話不錯，又看他去志堅決，留他不住，只得放行，說，你此去須要小心纔是，葉天士道，孩兒此去，可說是一路福星，毫無意外發生的，請父親寬懷，不要挂念，葉天士說罷，遂即拜別父親，出門而去，你想他祇有八歲年紀，有這們大膽，會到天涯海角去尋訪高人，怪不得葉阿夫不放心他出去，可是他有了金丹，知識健全，童年人的膽識，要比成年人還大，況且他無飢無寒，不需飲食的，所以也不要帶盤川，一路望北而行，路上走了兩日，來到安徽九卿山下，楓林湖旁，看見天上有團紅雲，籠罩湖面，他便止住步，對湖中張望，瞥見那邊蘆葦深處，隱隱露出一隻船唇，葉天士明白那船中有高人住着，可是蘆葦在湖當中，離湖邊甚遠，不能插翅飛將過去，只好向湖岸上雙膝跪下，對着那隻船唇，深夕禮拜，他自從上午拜起，拜到日落黃昏，嘴里必恭必敬的虔誠禱告，他禱告的是弟子葉天士，年幼無知，欲求世外仙長指引迷路，他一壁禱告，一壁禮拜，待到日落後，抬頭看看蘆葦深處的船唇，不見踪跡了，只有水面上，一羣野鷺，飛將起來，襯着大際將退去的彩霞，滿天飛舞，葉天士覺得茫茫地不知所措，再看天上那朵紅雲，也不見了，他曉得那位高人走了，他走的緣故，大約此地不是與我相會的地方，那末待我再尋將過去，於是他連夜躡

程，望前而進，那晚天色甚好，月明如晝。葉天士一路行來，待到獼猴湖旁，忽然湖心中水聲沸天，波浪洶湧，直望峯上撲來，葉天士大驚，急忙折轉身望羅昌河白菟水那邊而走，走到天明，到了一條石橋上面，他無意中向橋沿上坐下，側首低頭，看看水面，看見橋下有隻小船，船頭上坐着一個童顏鶴髮的老婦，手持唵珠，在合十唵佛。葉天士見了，暗暗念聲好運氣，我葉天士幾生修到，這裏就有高人，還到何處去尋，他念着下了橋，走到峯旁，整衣跪下，對船頭上老婦禮拜，老婦原本垂眉合眼。經他一拜，開口眼問道，來者何人，可是鄞縣葉天士嗎，葉天士應道，正是弟子，老婦道，如此可上我船來，葉天士聞言大喜，急忙上了老婦的小船，他望船裏一瞧，好似裏面趁了許多人，但是糊裏糊塗看不清楚，再看老婦人時，叫他在船唇上坐下，遂即向懷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葉天士，對他說道，你拿了這本小冊子，回到家中，細心研究，自有相當用處，你要求護道的法術，也在這本小冊子上，并且要記得，此去不可再經過獼猴湖，倘若經過那邊，就有莫大危險，葉天士一一領諾，末了他請問那老婦法號，和求他收為徒弟，老婦笑着對他說，我的法號沒有的，有的除非就是這隻船，你要我收為徒弟，我可不敢，但是我要叮囑你幾句話，你要記得在你動身離家的那天早晨那個到你家門立過的和尚，他曾經說可惜小舟不能重載這句話，你要將他再三思味。萬萬不可大意好了，我話已說完，與你見面的緣分，也終

於此了，請上岸罷，葉天士有些戀戀此船，不肯上岸，經老婦再三催逼，說你再不上岸，與你便不利，葉天士知不可勉強，只得跳上岸，等他上岸後，回四再看時，那隻船已隨風飄開，如箭離弦上般快向前去了，葉天士懊惱了多時，將那本小冊子打開看時，看第一頁上寫道，遇癩而歡，遇癩而哀，舟小物重，不堪久載的十六個字，再看後面，也有護道的妙法，也有是治病的良方，葉天士將小冊子藏好，細思方才遇到的老婦，他不肯留名，也不肯收我爲徒，光交了我一本小冊子，看那本小冊子裡，也沒甚大不了的功夫，對於我此番來求高人指引迷途的慾望，只充滿了一分，這便怎處，他說我不要忘記舟小物重，連那本小冊子都寫着，大約是我根行淺薄，雖得了金丹，却不能修仙學道，那冊子的後面，都是些治病之法，莫非是教我爲人治病，普濟衆生，廣積陰功麼、咳，是了，一定是這個意思，如今我且把那醫術去研究精通，爲普天下人去病除疾，又想那老婦指着船，說是他的法號，這個莫非他是慈航觀音，所以我下船的時候，看船艙裡有許多人坐着，大約是暗示我普渡衆生的意思，是了，我現在都明白了，就此回家去罷，葉天士得了奇書，回頭轉家而來，他聽了老婦的話，不敢再循路過癩橋湖，轉向鵝毛河九卿山那邊回來，待回到家中，已有四月多了，葉阿夫正想念得廢寢忘餐，忽見兒子回來，心中大喜，問兒子到北方法，高人有否遇着，葉天士道，遇是遇着的，可惜我根行淺薄，沒得好東西，光拿着了



本小冊子，教我行醫救人，葉阿夫道，行醫救人，也是好事，你且慢慢兒做去，或者還有大希哩呢，葉大士笑了笑，但願應了父親的話，從此以後，葉大士便天天研究醫道，到十五歲上，醫道大成，著了許多醫書，四方去替人治病，起初人家都看他年紀太輕，怕他學識淺，不敢請教，後來醫好許多人，名聲就漸漸大起來了，幾年以後，遠近四方，都要請他醫治，他能夠醫治人家不能醫治的病，不管你瘋癲癩瘡，什麼疑難雜症，只要他肯醫，可保你藥到病除，起死回生，如此他行醫了數十年，活人無算，等他數十年後，葉阿夫是早已死了，葉大士也不要妻，子然一身的，爲人治病，待他行年到六十歲，那天來個病家，說是邪魔附體，諸醫束手，來請他醫治，葉大士對那人看了有頃，忽然心中作惡，忙回頭對僕人道，你快把我榻上掛的那個招文袋兒拿來，僕人回身進去，待到出來，看方才的病人已不知去向，那葉大士呢，却端坐在椅上，張口結舌的死了，再看地上時，却多了一張水獺的皮囊，僕人大驚，叫集四鄰，告訴所以，四鄰也不知究竟，大家只得將他料理後事，安葬在平原裡，葉大士死的那天晚上，所有在請他治病的人家，還未全愈的，都有葉大士足跡來到，且一如往日的，爲他們診脈開方，談笑如常，到了第二天，人家又來求治，說道葉大士已於昨天下午死了，人家不信道，他昨天晚上某某時候，還到我們家中來診病的，怎的說是昨天下午死的呢，一個一說，衆人都這們說道，葉大士也在這個辰光也

到我們家中來的，當時眾人同聲，都說葉天士昨天晚上，親自到各病家去診病的，於是大家詫異起來，說道，葉天士一生爲人治病，積下大陰功，一定成爲天神了，所以死後即聖，給我們看，我們應得替他設立廟宇，四時祭享，祈他來保佑我們無災無晦，因此事經大家議決，推個爲首的發起，募集鉅金建築一所廟宇，在鄞縣東鄉，稱做葉天士廟，直到現在，那廟宇香火非常鼎盛，現在葉天士的出身履歷，和他歸根結底的前因後果，都已表述明白，作者要拋却他，來表那遺蛻已久的那兩個石球了，兩個石球，作者說過，是在葉天士初服金丹之時，掘土見蛇，將蛇打死後，當晚天作大風雷，到了第二天，土窟打開，蛇不見了，土窟底裏有兩個石球，土窟旁邊有一個和尚，那和尚拾了石球，走到葉天士門前，說：『句可惜小舟不能重載，就走了，這個走的和尚，和他帶去的兩個石球，爲的忙於交代葉天士，當時不曾表明，如今可要把他詳細說明一番，要說明他，先要講那個和尚是誰，那個和尚是大雪山上的隱隱禪師，他那年到南海遊玩，順便轉鄞縣，先到奉化雪竇，再到天童玉皇，天作大風雷的那晚，他就宿在玉皇寺裏，一聞雷聲，把靈光計算，曉得爲了葉家莊上荒塲上已死的獨角蟒蛇的事，並且曉得土窟下還有兩個石球，那石球裏還有大講究，故而他一待天明，就潛身到葉家莊上，發開泥土，取出兩個石球，走到葉天士門前，說句小舟不能重載的話，因爲他曉得他根行太淺薄，雖然有了金丹，不合於用，不過略爲懂

得些天文地理，風雲氣色，和其他未來的事情罷了，若要修仙成道，可萬萬不能，隱々禪師說了句話，帶了石球，離開葉家莊，回身就到大雪山上，當時取了四十八根梧桐枝，撮合成了一個大鳥巢，將兩個石球，放在鳥巢裏，再將他放在大雪山頭的頂天峯上，自己運用元神，召來一對鳳凰，將那個鳥巢，供鳳凰棲宿，如此石球受了鳳凰棲宿的熱度，和天地的精華，經過三年時間，有一天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驚 人 預 告

### 萬 寶 全 書 行 將 問 世

現代讀書界暨社會家庭的福音

有益人世之良伴 萬事無師的導師

初入社交不可不看 已入社交更不可不看？

全書四巨册 現在印刷中 准九月份出書

奉天大東書局發行

## 第七十六回 金沙港雙童逃大難 葫蘆谷猛虎阻行程

上回說到隱隱禪師將兩個石球放在大雪山上最高峯頭，讓他受天地精華，不料經過三年之後，有一天那兩個石球忽然砰砰兩聲，好似近代的炸彈爆裂一般，兩個石球同時爆裂了，裡面鑽出兩個小孩子，這兩小孩子都祇有三四寸長大，一隻鸚鵡似的，不會動彈，也不會哭泣，光是閉了眼睛。落在鳥巢上面，巢上的鳳凰，經那石球爆裂之時，砰砰兩聲，已將他們嚇跑了，鳳凰嚇跑後，飛到隱隱禪師跟前高鳴了幾聲，隱隱禪師早已覺得，便到頂天峯上，將小孩子取下，帶到洞府裏，平心靜氣，將他好好兒養着，直養到尺來長，再要他長大，他是不會長了，隱隱禪師就留在身邊，教了他些護身法道，起個名字，叫尺咫童兒，一個叫尺，一個叫咫，講到這兩個孩子，本領大得了不得，比竹林尊者跟前的地雷風火四孩子，還厲害，有一年尺咫兩童子，乘着隱隱禪師入定之時，他倆溜出大雪山，一口氣遁身來到雲南金沙港上，兩孩子向民家取了兩個蛋壳，拋在江面，當作兩隻船兒，一個趁了一隻，浮在水面，逆着水流，你拉住我，我拉住你，一攀一脚，一路厮打過去，打到漫關相近，正打之間，忽見上流頭如飛的衝下一隻大鱘鱘，船頭上坐着一個道士，濃眉大眼，虬鬚虎額，他順流而下，遠遠看見江面上有兩個尺來長，紅裝了髻的小孩子，在厮打，他誤會

是水族妖怪，便一抬手，放出一個掌心雷，對小孩子打來，兩個孩子正打得高興，不料那個掌心雷，平空地打到頭上，轟的一聲，幾乎將他倆打落蛋壳，墮下江去，他倆一見，心中大怒，一看來船上坐的是個道士，他倆也不管他是何等樣人，呼的一聲，一齊上了他船頭，一隱身，各人給他吃了幾下耳光，劈劈拍拍，打得那道士面上火迸，這一來引得他氣滿胸膛，惡生肺腑，便向懷中取出鎮山之寶誅妖劍來，你道誅妖劍是那處鎮山的，原來是茅山九疑宮的，那道士是茅山九疑宮的當家淳于東，他帶了鎮山之寶，在雲南蒙自飛虎山上會友。路過金沙港，遇到尺咫，就此做對起來，尺咫兩人會隱身，淳于東也會的，他起初不防到，自從一個掌心雷出去後，忽然不見兩個孩子，當是逃入水中去了，那知他們會隱身上船，請他連吃幾下耳光，他怒起心中，念動退隱咒，立時現出兩個孩子形跡，他見了哈哈笑道，好大膽的妖魔，竟敢上船討死，今日非置你們死地不可，說着，便從懷中取出誅妖劍，對兩個孩子剝去，講到尺咫兩童子，雖非妖物，總究脫胎於此，見了誅妖劍，嚇得手足失措，要待潛遁，已被劍光逼住，着淳于東將劍揮了幾下，對尺咫頭上砍來，論到那柄劍，實在可怕，但見劍光四射，寒氣侵人，尺咫兩人欲逃不得，抖做一團，靜等一死了，在這千鈞一髮，命將垂危之間，算是兩個孩子有生以來，并未犯過一點過處，就此絕處逢生，死中得救了，淳于東的寶劍，方砍到尺童子頭上，忽覺手臂上一陣酸麻，接着耳中聽得

劍下留人，淳于東大驚。忙回頭看去，却是沒有，再回頭來看尺咫兩童子時，也一個都不見了，當是被他逃了，只得嘆了口氣，順流走回茅山去了，不表淳于東回茅山。要論到那尺咫兩童子，是否是乘機逃走了呢，原來不是，他倆是早被劍光壓住，欲逃不得，是閉起眼睛等死的了，不料漫闌那邊，來了個高人，那高人是誰，就是西晉靈隱的師父嬰兒頭陀，你想癩疽僧在接引自拱壁時候所顯的神通，已是驚神泣鬼，何況是他的師父，所以略爲用些手段，就將尺咫兩童子救了去，你道他如何救法，那嬰兒頭陀的袖口極大，他用個調虎離山法，先對淳于東耳邊說了聲劍下留人，待他回頭過去，便乘勢一拂袍袖，兩個孩子一齊捲入袖中去了，嬰兒跟陀捲去尺咫兩童子的時候，就是癩疽僧接引自拱壁過金沙港，達到對岸的時候，癩疽僧帶了自拱壁到了野人山葫蘆谷中去了，嬰兒頭陀是帶了尺咫兩童子，來到拍來爾高原綺日谷中，他曉得這兩個童兒，是隱々禪師的，便將他交與二徒弟空空大師，叫他轉去歸還隱々，嬰兒頭陀何故自己不去還他呢，却有個原因，爲的隱々與他算來是無緣會見的，不要說是在俗塵中，就是在極樂國中，也見不到面的。那空空呢，與他有一面之緣，可以叫空空還他，空空接了童兒，奉了師命，趕到大雪山上，見了隱々，看他坐在洞中，出定未回，空空在那邊等了幾天，不見他回定，等得不耐煩，打算要走，那隱々却回來了。隱々早已曉得有這段的事，他一見空空，先謝過了嬰兒頭陀相救之恩，

再謝過了空空送來之勞，兩人談了片刻，空空有事要走，隱々禪師叫他仍將尺咫兩童子帶去，空空詫異道，這兩個童子，是奉了師命，送到這裏來的，如何仍教我帶回去，難道你動了氣，不要他們了麼，隱禪師笑道，我們是四大皆空，七情六慾，視若無物，那裏會動氣，空空道，既然不動氣，小孩子在外面闖了禍，經我家師父救了來這了你，最多責備他們幾句，下次不許再到外面去，如何你要將他仍舊教我帶回，豈不是你不要他了麼，隱禪師道，並不是我不要他們，乃是他們的緣分，與我已算滿了，未來的緣分，應得落在你師父身上，你師父原是曉得的，他不肯從直而行，故而教你送了來，現在我仍託你帶了回去，這兩個童子就託了你師父，此後的一切，由你師父去主裁，留在身邊也好，交給別人也好，我與他緣分已盡，無暇照顧他了，本來我今天還不能回來，爲的你等了我幾天，故而回來一敘，如今話都說明，我有事未了，又要走了，隱々禪師說完話，却又閉目垂眉，出定去了，空空大師無可奈何，只得帶了尺咫兩人回拍米爾綺日谷，看師父尚在那裡未走，空空回稟了師父，聽嬰兒頭陀說，我已明白了，你可將兩孩子暫時留下，待過了三年，送到葫蘆谷中，交與癩疽僧，教他收爲徒弟了，說罷，嬰兒頭陀就走了，將尺咫留在谷中，光陰如矢，三年間倏忽過去，這三年過程中，癩疽僧方面，正是在教白拱壁學道，三年後，癩疽僧將白拱壁轉送到迷津子那邊，他將白拱壁送去後，未滿十天，這邊空空大師

已將尺咫兩童子送了來，癩疽僧并不推辭，留在葫蘆谷中教他修煉，如此過了幾年，癩疽僧有事到衢州峽口江浪山，留尺咫兩童子在山中講，到那尺咫兩童子，是頑性未改，雖然經了上次金沙港上的危險，但是他們呢，却事過境遷，早已忘懷，且他此時又連得空空大師，癩疽僧兩位高人指教，本領比前番更大，膽氣比前番也更大，看癩疽僧出去，臨去之時，對他倆說要過了二月，纔能回來，尺童子便對咫童子說，師父到江浪山去了，要過了兩月纔能回來，教我們守在谷中，我想怪寂寞的，外面已好久不曾出去了，我的意思，想到外面遊玩一番，順便採取外道，師父兩月可回來，我們一月就回來，總不妨的，咫童子說不對的，我們出去過，如何瞞得他住，待到回來，不是要責備我們麼，尺童子道，不妨的，我們出去，只要不闖禍，就是師父責備起來，我可以分辯，說是到外面採取外道的，咫童子想想橫豎我們不是出去鬧事的，一則遊玩，二則採取外道，這兩件事想師父不會大怪的，如此走罷，兩個人商量了一陣，大家說走，遂即攙了手，離開葫蘆谷，在他將要離開谷中之時，那隻守衛在嬰兒頭陀茅蓬座前的一隻金睛白額虎，跳將起來，阻住去路，他似乎曉得他們要走了，阻住路，張口搖尾的，不讓他們去，尺咫兩童子對老虎商量道，虎哥哥，你不要管閒事，師父回來，不會責怪你的，你管你的事好了，我們去去就來，請你放心，不會逃走的，尺咫兩童子雖然這們說，但是那隻虎總不放心，末了張牙舞爪，發起怒來，咫



童子要再同他商量時，尺童子道，我們走我們的，同他商量些什麼，難道他在我們面前，我們就走不了不成，說着，對尺童子噙々眼，兩人便一齊隱身借土遁出了荷蘆谷，一路如飛仍到金沙港上，尺童子道，上次我與你在江上遊玩，被一個茅山道士，用鎮山寶劍要傷害我倆性命，我們與他近日無怨，往日無仇，如何要對我兩下毒手，那椿事情，幾年來都已忘却，今日到此江上，回想起來，使我心中怒氣頓生，你想那茅山道士何等可惡，如若不給些厲害他看看，怎消心頭怒氣，尺童子道，要給他嘗些厲害，倒很容易，所怕者他在那柄寶劍，我們敵他不過，這便怎處，尺童子道，我倒得一法，不如先去偷了他寶劍，再與他尋讎，還怕他則甚，尺童子道，那寶劍是他鎮山至寶，一定珍藏秘密，如何盜得他來，尺童子道，那事只好到了茅山，看事行事，可以下手就下手，不能下手，再等機會是了，尺童子想不錯，當時兩人在金沙港上跳躍了一回，嚇得那些過往船家，當做水怪出現，都在船中暗暗禱告，願風平浪靜，太平無事，他兩人是並不知道嚇壞了人家，只知道玩了一回，一齊借水遁去了金沙港，如飛的趕往茅山而來，待到了茅山，尋見了九巖宮，兩人隱身進去，在宮中各處探看，看宮中祇有幾個小道士，不知淳于東在那裡，他們前後左右，統都尋到，不見有他踪跡，原來淳于東不在宮中，到華山去了，尺尺兩人尋不見淳于東，看看寶劍沒有，想來是他帶去了，兩人便在宮中逛了回，出了九巖宮，尺童子道，賊道士

不在宮中，害我們空跑了趟，如今且到別處遊玩幾時，再來尋他，咫尺道，如此到那裏去玩呢，尺童子道，管他那裏，走到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於是兩人或隱或現的，離了茅山，一路東闖西衝，亂跑亂走，他倆在外面逛了半月，逛到湖北荆紫關前，這天正遇到江天柱在操演兵馬，他們身材矮小，在圍場外面，看不見裏面全體動作，咫尺看那裏有株大楓樹，指着對尺童子道，你看那邊一株大樹，倒不錯，我們可上了樹，憑高臨下，看他一個爽快；尺童子道好的，我對於操演兵馬，一向沒有見過，倒要見識見識，當時兩人上了樹枝，立着靜看，看操場上兵馬，一隊隊奔騰進退攻擊，秩序井然，後來看到兵士在演刀槍對打了，他倆人忽然發了高興，也在樹枝上打了起來，打了歇，尺童子道，他們的打，我們看見的，我們的打，他們看不見的，不如現身出來，給他們看看，看我們打得好，還是他們打得好，咫尺道，這可有些不便罷，不是要給他們奇怪我們麼，尺童子道，是要他們奇怪啊，他說着，已現身出來，尺童子一現身，咫尺也只好現身了，當時兩人現了身，打了陣，果然給場上兵士發現了，立時一傳十，十傳百，大家抬頭向楓樹去看，可是軍令如山，在操演的時候，豈可任意由他們說奇怪，彼此只有交頭接耳，私相驚訝，待到被江天柱知道，看見了他們，可是他倆打的一個不留心，跌下樹根，便一隱身又上了樹，要待再現身出來，尺童子眼快，將咫尺童子一拉道，兄弟且慢，你看他們一個個手中都

擊了弓，按了箭，似乎要射死我們似的，我們當然不會怕他們的弓箭，然而不是要射我們，這倒要調查下子，倘然真的是要射我們，我們不妨用先發制人手段，將他們先射死幾個，你看如何，愚童子道，那可使不得，我們比不得只茅山道士，與我們有仇的，他們與我們是萍水相逢，無怨無仇，若說要射死我們，大約是驚奇我們，當我們是木怪了，那末我們不妨戲弄他們一番，走了開去，看他們到那裏去尋找我們，尺童子道，你這話也有見地，如此先對那個開玩笑呢，愚童子道，要開玩笑，我看還是先對那個坐在台上的，你看他此時手裏也擊了弓，按了箭，兩眼直望這裡看，大約他自己也要射我們，我們就此過去，你奪他的弓，我奪他的箭，奪了他現出身到台下去射他，你看好麼，尺童子道好的，兩個人商量定當，飛身來到台上，走近江天柱面前，江天柱那裏看見，直待到弓箭被他們奪去後，纔始吃驚，再看眼前，就是這兩個孩子，看他們跑開去了，心中大怒，吩咐兵士們發箭射他，却巧來了嬰兒頭陀，嬰兒頭陀並不是怕他們吃虧，起來救他們，是恐怕他們闖出禍來，他在海外雲遊回頭，先到了葫蘆谷中，不見癩疽僧和尺咫兩童子，又看那猛虎怒嘯暴跳，嬰兒頭陀早已明白就裏，曉得癩疽僧是上江浪山去的，尺咫兩童子是上茅山去的，又曉得他倆此時在荆紫關前，戲弄江天柱了，故而立即飛身，頃刻到了荆紫關前，論到嬰兒頭陀來時的速率，真比電掣還快，他有千七百年道行，原本是具軀體，可以現肉身，

分靈性的。所以頃刻可到，他到時正是江天柱吩咐衆兵士亂箭射他，他便將左右袍袖一掛，一邊一個，捲在袖中，兩個人真頑皮，他捲入袖中後，當時未免吃了驚，暗暗探頭望袖口一看，看是祖師爺嬰兒頭陀到來，曉得是沒有危險，可是心中也有些害怕，怕他責備，當時一個將弓箭擎在外面，一個將箭高擎在外面，兩人舉箭，我擊箭，兩眼在袖中向外瞧看，祖師爺在場中坐下後，又看他取了弓箭，對台上射了過去，他倆以爲祖師爺要射死他們了，那知嬰兒頭陀將這枝箭，直射到江天柱內衙裏去，警告他半月後此地將有大難臨頭，嬰兒頭陀放了箭，拋了弓，一隱身頃刻來到葫蘆谷，放出兩孩子，將他們重重責備一頓，一齊推入從前白拱壁坐過的茅蓬裏，教兩孩子好好在內修煉，十年之內，不准離開茅蓬一步，十年之後，當攜帶兩孩子，一齊脫離紅塵，超昇極樂，兩孩子見了祖師爺，比見師父還怕，早嚇得唯唯聽命，並坐在茅蓬裏，一步不敢離開，在茅蓬裏苦自修持，過了十年後，果然給嬰兒頭陀帶了精靈，脫離紅塵而去，這是後話，現在約略表過，後文不再提了，回文再要說到那個江天柱，自從得了嬰兒頭陀警告後，急急準備防禦工程，一面操練兵士，一面修築荆紫關，將荆紫關修得深溝高壘，有金城湯池般鞏固，如此光陰已近半月，碧眼兒尙未到來，江天柱算計好日，怕戰禍即在目前，那碧眼兒却還不見來，這便怎處，他提心吊膽的，守在關中，教湯德領兵紮在關外，做爲犄角之勢，湯德便在離關半里之遙

的平原上駐下，等候動靜，有一天晚上，湯德坐在營中，秉燭觀書，忽見眼前白光一亮，接着就見帳前立着一個散髮道士，那道士一臉凶氣，怒目突睛，對湯德罵道，你這官兒，仗着何種能耐，敢在這重黎營駐守，想阻擋夫兵麼，現在限你明天，給我拔營回去，如若再敢在此逗留，就要取你的性命，那道士說罷話，一張口，吐出一道白光，呼的一聲，身體隨着白光飛去，無影無踪，這一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 言 對 照

## 尺牘句解

這一部書是理解書函的常識、最合乎現代社會、各界應需

能補助你

思索不到

文學深處

能忠告你

書信格式

澈底明瞭

能促進你

提毫成才

思想敏捷

能解決你

學識淺陋

胸中枯稿

有字字的講意！有句句的解釋！購此一部書、勝讀萬卷書！

▲一冊三角、特價八扣、寄費二分▼

第七十七回 奮神威千軍設伏 防要隘一將當關

上回說到湯德在營中秉燭觀書，忽然從天外飛下一個道士，辱罵他一頓，教他拔營回去，那道士罵罷，飛身走了，氣得湯德兩眼出火，他不曾領過劍客的厲害，要是那道士再遲一步走，差不多他要立起身來，與他分個雌雄了，道士走後，他將書拋在桌上，吩咐營前備馬，湯德上了馬，帶了數十騎，如飛奔回關上，來見江天柱，此時已是午夜時分，江天柱在衙中，因為月半之期已到，也提心吊膽的，尙未安睡，驕得守門兵來報說湯總兵拜會，江天柱吃了驚，想半夜三更，湯總兵因何到此，必有事故，吩咐快請進來，湯德到裡面相見後，湯德將方才營中忽來道士的情形，告訴了他，江天柱聽說大驚道，大約山賊發動在即，所以派賊道前來，驚動老兄，他們來的都是飛行劍俠，我們光仗着刀槍，那裏是他們對手，碧眼兒尙未到來，他的師父，和那個小老先生，又都是行踪無定的，此事如何辨理，湯德聽了，想了半時，忽然說道，我倒有個法子，可以對付他們，江天柱問道，有何妙法，湯德道，我們只消多備強弓硬弩，劍客飛來時，用強弓硬弩射死他，看他有何本領，江天柱聽說，哈哈大笑道，湯大人，你可錯想了，你不會見過劍客，怪你不得說出這句話，要是你上番破黃土嶺的時候，在一起，你見了我們這真幾位劍客，破山時的情形，就

曉得強弓硬弩，對他們是完全失了效力的，講到那時黃土嶺上矢石如雨，劍客們只消將劍吐出，護住了全身，便可迎將上來，再不然，他們會飛身在半空裏，將劍望下割，看你們強弓硬弩，能射得多高，老實說這劍客來時，非由劍客對付他，是不成功的，現在這裏一個劍客都沒有，你的營中，也是沒有，方才他們已經來恫嚇你過，教你收兵回關，你如不收兵，說不定有莫大危險，雖然我們做了官，一身有守土之責，不怕什麼危險，但是無緣無故，蒙了不利，未免不劃算，不然暫且退兵下寨，就在關前紮定，倘若他們再來時，你就退進關中，靜聽碧眼兒到來，自有辦法，這叫緩兵之計，不去攔他們的鋒鏖，好在他們也曉得我們這裏有劍客的，一時不曾十分前來猖狂，必要等他們探聽出了虛實，纔會大舉進攻呢，江天柱知己知彼，料事如神，這邊伏牛山上的事，不料卻被他猜着了，那伏牛山本想早就進兵，爲恐怕山裡有劍客保護，還有些畏首畏尾，不敢貿然過來，倒要等這裏進兵去勦他，他們纔抵抗你，後來看這裡好久沒有動靜，就由如意子等三個人，先來探聽虛實，他們探聽了半天，但見關內佈置井然，防備嚴密，劍客飛仙有無在內，探聽不出，但是在他們回去之時，却會將這裏一個探子，割了鼻子，在當時三人割他鼻子，也並無用意，待回到伏牛山將探聽經過，告訴，鄧二爺，鄧二爺聽了，就說既然探聽得沒有頭緒，不如過幾天再去探罷，當時衆人也都這樣說，獨有那個軍師白面秀士賽吳用鄧清，他力排

衆議，說道，關裡的情形，經此一探，就明白虛實了，可以不必再去探了，鄧二爺聽說奇怪，問道，鄧軍師這是何說，鄧清道，方才如意子說在他們臨陣之時，曾割了關上一個探子的鼻子，可曉得這一來，就着了探聽的道了，要是他們三人毫無動靜的去探聽，就是去探聽了十趟八趟，也是不中用的，如今割了對方一個鼻子，那探子回去，必定去報告江天柱，要是他們眼前有劍客在身邊，一定會派來還探的，怎肯諱我們媽虎割了鼻子就罷，倘然在這幾天裡沒有人來，一定他們那裡是沒有刺客在了，大約是都回去了，那末我們便放心膽進兵，先殺了江天柱湯德，奪了荆紫關再說，鄧二爺聽軍師所說，頭々は道，拍掌贊道，到底是軍師見識高超，勝過我輩多多，如此我們就候他幾天，吩咐山上各處小心把守，防他們來行刺，他自己與如意子一行人，住在一起兒，輪流侍候，這樣過了十天，不見荆紫關上來過一個劍客，鄧二爺問鄧清道，關上沒有人來，莫非真的一個劍客都不在了，鄧清道，一定不在了，你想他們那裏劍客，都是臨時請來的，各人有各人的事，比不得我們這裏，雖然請來許多助手，自己也是會的，可以竟年累月的侍候他們，他們可不能夠，早晚得這樣，也用不着去多請人，就是鄧二爺一個人，也儘可對付江天柱了，鄧二爺道，話雖如此，說不定他們那裏，是在誘敵，引誘我們出去，也未可知的，我們做事，寧可小心一些，且過幾日，看是如何，再行定奪罷，鄧清道，此說也是，於是又過三天，仍舊沒



有動靜，郗二爺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想道，看情形關上真的一個劍客都沒有，如今要下手，只消派一兩個人去。就可將荆紫關得了，那是不勞一兵一卒力氣的，郗二爺想罷，回頭一看，却見崆峒島主田天民在身後，便對田天民道，要請你往荆紫關一走，探看他們動靜，如若沒甚事，不妨先下手殺了江天柱，再作計較，田天民答應一聲，方欲吐劍動身，忽見小校進來報道，荆紫關裏派出大隊人馬，在離關半里之遙，駐紮下來，不知所爲何事，郗二爺一聽，想不對，莫非他們進兵剏山來了，便教田天民且慢前去，一面教探子趕緊去探聽明白，速速回報，晚上探子回來報告，說道，他們並非對這裏進兵，乃是防這裏去打他們，就派潼關總兵湯德，領兵在關外駐守，做爲犄角之勢的，郗二爺得報後，又對田天民道，如此你且去把湯德嚇走，不許他在關外駐紮，我們明天就大舉進兵，去攻荆紫關，田天民得了命令，當夜飛至湯德營中，將湯德辱罵一場，飛身走了，氣得湯德沒了主意，便來同江天柱商議，江天柱聽得對方厲害，自己不是對手，教湯德暫避其鋒，退兵至關前，湯德雖是硬漢子，到此也無可如何，只得依了江天柱所說，連夜拔營退回關前，湯德的營，照理是不可以退的，這一退，却更退壞了，伏牛山的探子，看湯德連夜退兵了，他們便上山去報告，郗二爺得報大喜道，眼見關上沒有人，要有人怎肯退兵，好，如此我們四更造飯，五更起程，明天上午趕到荆紫關前搶關便了，郗二爺命令下去，立時傳遍全山

，山上眾賊徒，得了消息，一個個結束停當，待到天曉，都已飽餐完畢，山上數十響震天大炮，起後一隊隊賊兵，紛紛下山，前後相列，向荆紫關前進行，鄧二爺偕了跛道人，太陽真人，如意子一般人，在後面壓隊，留太陰真人和鄧清守山，那天出發的是五萬賊徒，浩浩蕩蕩，撲奔關前而來，荆紫關上的探子，得了消息，趨程報告江天柱，江天柱得報大驚，一面傳諭衆兵，上關把守，自己裝束披掛，帶了一千騎衝出關去，你道江天柱何故要衝將出去，他料定賊兵來時，劍客們一定在後面，前面來的，必是飯桶，不如先去殺他一陣，打他一個下馬威，也是好的，故而他獨帶一千騎出來，不過那千騎將校，都是精悍無匹，江天柱領了他們，知會了湯德，教他在後面接應，當時如飛的趕到離關十里之遙，望小山的後面，埋伏停當，等到賊兵先鋒隊到來，他們便橫截衝出，將賊兵衝做兩段，他自己帶了幾十騎，在前面迎頭殺將過去，這一千騎人馬，左衝右突，四面亂殺，賊兵不知有多少人馬，嚇得拋戈棄甲，落荒而逃者，不計其數，他們殺了多時，一停人馬，被他們殺去大半，江天柱在馬上看那邊塵頭大起，曉得賊兵的大隊快要到了，便一聲鳴金，立時收隊奔回關上而去，待到賊兵大隊到時，江天柱早已帶了人馬，進關去了，賊兵立時派人報告鄧二爺說道，江天柱埋伏在十里山前，將我們先鋒隊殺死大半，給他得了便宜走了，這一來，鄧二爺心中又起了疑惑，他想我料定江天柱關中沒有劍客，沒有劍客，他決不敢來

交鋒，最多死守在關裏，怎敢來攪虎鬚，其中或者別有詭謀，倒要提防，當時傳下令，限數小時內趕到關下，把荆紫關圍起了再說，兵士們得令，便非常迅速的趕到了關下，湯德在關外營中守望，忽見那邊賊兵如山崩潮湧一樣的，衝殺過來，他想這裏營中祇有數千人馬，如何是他們對手，別說去與他們交鋒，就是他們衝過來時要抵擋一陣也抵擋不住，不是要將營盤踏爲平地麼，這便怎處，湯德心中一急，主意就沒有了，要想進關去同江天柱商量辦法，可是時機偏促，來不及了，要守不能，要戰不能，左右一想，橫豎這裏不是潼關，不是我的汎地，失了地，大罪名負不到我身上的，不如見機行事，暫時向後面退却，倒可保全實力，將來或者可給江天柱做個援助，否則徒然損失，於實際上毫無補益，湯德想定主意，決計暫作後退，保全他實力，留作後用，當時便下了一個緊急軍令，教全營軍士放棄了營帳，快把輜重糧草錢帛運着，向後退却，他自己截後，悄悄退去五里之遙，重復依山傍水，結下營帳，看關上風色，再定計劃，且說江天柱將賊兵打了一個下馬威後，如飛奔回關中，將關門緊閉，關上滿貯滾石擂木石屑等項，防禦舒齊，自己在關上四面查看，兵士們是個個抖擻精神，極力把守，他看防禦上無甚缺點，便靜看關外形勢，看賊兵漫山遍野，捲地而來，心中不覺吃驚，又看湯德那枝人馬，紛紛向後退却，江天柱當時見了，有些動氣，以爲他臨敵逃避，仔細一想，不能怪他，他這一退，倒很有見地，要是

憑他這些人馬，那裏抵擋得住像潮般湧下來的賊兵，不是自不諒力，枉送性命麼，他一退去，可以保全實力，在我危急之時，也可來救助救助，倒不錯的，他在關上看不多時，賊兵已經趕到關下，立時將關前團團圍起，江天柱想今番形勢，甚是險惡，好在這些賊兵，都是烏合之衆，不大在我心上，所可慮者，就是那些會飛劍的賊道士，倒難以制度的，他在想時，忽聽有人喊道：休放冷箭，江天柱聽得吃了驚，忙向旁一閃，果然從坡下來了一枝藥弩，打從他耳旁射了過去，倘然不閃避，就要就被冷箭射死了，江天柱心中感激那個賊休放冷箭的人，回頭查問何人所喊，都說沒有，江天柱心中奇怪，聽這聲音，喊得很重，而且只在耳邊喊的，並不十分遠，問左右的人怎說沒有喊過，莫非是鬼神使差，在保護我，救了我性命，如今我既不死在這冷箭之下，益發要振作膽氣，堅守關頭，等碧眼兒來，再作道理，倘然碧眼兒來時，他們已將關頭攻破，我便預備一死，以報地方，這個譬如我今日死在冷箭之下，現在多少總有些希望，所謂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這話就是江天柱遲死一日，荆紫關可以遲失一日，荆紫關失時，也便是我江天柱死時，我要與此關共同存亡了，江天柱打定主意，堅守關頭，等碧眼兒到來，那天賊兵攻了幾次，多被關上滾木擂石打了退去，江天柱甚廢寢忘餐的，在上面督戰，如此守過一夜，到第二天，賊人來下了一封信，是從關外射進來的，小兵抬了，呈報江天柱，江天柱將信拆開觀看，看信

中所說的大意，是勸他早日獻了城池，投降他們，便不失封侯之位，要是一味拒抗，他們便要用積極手段取關了，到那個時候，是玉石俱焚，要投降也不收受的，教他快些覺悟，下面署名的是八卦教主座下北方坎宮二殿主人部二爺，江天柱看了那封信，氣滿胸膛，一口氣將信撕成片片，望關外拋却，再下了一個軍令，教兵士們無分晝夜，輪流守關，不得稍有怠惰，如若有人放棄職務，就要軍法從事，兵士們得了令，個個奉若金科玉律，不敢懈怠片時，賊兵來打時，都打了退去，如此又相持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部二爺在關外大營中，不見江天柱來降，也不見他出關來廝殺，想來關內一定沒有能人，或者還在趕緊邀請呢，如此何不先下手為強，將江天柱了結了，奪了關再行攻打他處，便下令教跛道人當夜前去把江天柱刺了，不得有誤，跛道人得了將令，等到黃昏時候，出了大營，來到關前，吐出飛劍上了關頭，便趁着劍光，像一條游龍似的，在關上游來游去，查看江天柱跡，那晚月色無光，天地昏暗，關頭上燈火照得通明，跛道人是離關頭，約有三丈多高，在慢慢飛行，當時有幾個眼光銳利的兵士，看見半空中有條白光像龍似的游來游去，游個不停，大家詫異起來，一個詫異，立時傳遍了關頭，大家都留心注視，果然有的爭說這是賊營裏的劍客，在探道兒啊，我們應得當心些，別讓他打進關來，兵士正在紛紛討論，那個江天柱呢，他正斜依在關頭上的城垛旁，探看關外賊勢，看他們連營十餘里，燈火遍地

，號角亂鳴，氣象實在雄壯，他正看間，忽見兵士們碌亂不安，急便問親隨道，兵士們爲着何事驚慌，親隨一調查，來回報說，兵士們看見半空中有條白光飛來飛去，想是賊營裡的劍客，在探看關頭，故而他們驚慌起來了，江天柱聽罷，把眉頭一皺，自己也不期而然的抬頭看去，這時跛道人在離開江天柱百餘步之外飛着，江天柱的眼睛，比兵士們好，他一看就見着，暗自想道，果然他們變了，這使怎處，又一想是了，趁此時是晚上，待我向暗中躲定，等他飛到就近時，射他一箭，着與不着，再說，要是射着了，也可以讓他們寒心，不敢再來窺視，江天柱前日曾經阻止過湯德，說劍客們不是強弓硬弩可以制伏的，今天他自己如何也會想到這着了，不過話有講究，江天柱是想在暗中躲着，乘他不防，偷偷射他的，並不是明的射他，當時便教親隨取過一張最重的三石弓，搭上一枝毒藥箭，向關頭上的暗處躲定，靜等那人飛到上面的時，攀弓射去，那邊跛道人呢，他趁着劍光，游龍似的在關頭上飛了個遍，不見江天柱影子，他想奇了，莫非回衙去了不成，聽說那廝治軍極嚴，現在軍情緊急之時，況且辰光尚早，那裏會回衙休息，待我再行尋來，順便慢慢的循着關頭，尋將過來，他是萬想不到江天柱會躲在暗處，要算計他，便無所事事的飛着，不過他已經天得下面的兵士，在說奇道怪，指手劃腳了，可是也不去理會他們，依舊飛行，待飛到江天柱躲的上面，他看下面黑暗處，似乎隱着一人，要待飛得低些，仔細看時，那下面江天柱却已攀開弓，對准白光起頭的地方，颯的一箭射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急中生智黑地控雕弓 閑裏探奇僧房施誑語

上回說到江天柱躲在暗處放冷箭，算計跛道人，可是跛道人乃是劍客，飛在上面，劍光遍護了全身，是與劍合而爲一的，冷箭射上去，與劍光相接觸了，但聽得叮的一聲，那枝箭的鑿頭，早已削得不知去向，箭桿子撲的一聲，墮下來了，江天柱這一箭既不會射着，倒驚動了跛道人了，他正尋找江天柱不着，看暗處似乎隱着一人，此時被他一箭，便證明有人了，跛道人想那是誰啊，想這枝箭射上來的力量很大，決非普通人所能射得，待我下去看看個明白，莫非就是江天柱那厮，跛道人當時一斂劍光，下了箭頭，連神光向暗處一看，被他看得明白，果然是江天柱無疑，心中暗自念道，飛盡關頭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正是他，待我來收拾了，使用手一指江天柱喝道，江天柱，你這厮前番在何處邀來許多狗男女，破了我們黃土嶺，傷了我許多兒郎，所以今天祖師爺到此，特來報仇，可恨你不出來，不引頸受死，還敢躲在暗處，射放冷箭，你打算射死我麼，如你有多少箭，你儘射來，今天是你末日，看你有何本領逃得過去，還是好好兒跪下來，待祖師爺送你升天，此時江天柱立在暗處，怒凸了雙睛，按着弓，咬牙切齒的，看定跛道人，他看那個賊道，我認得的，上次荆紫關前大戰的時候，他也在着，可惡那賊道不改本性，上次受了懲戒，這次又來猖狂了

，只可惜小老先生等，不在這裏，無人可以對付，看他今朝是要我的命了，好，從古道將軍難免陣頭亡，橫豎一死，豈肯受屈在賊道手中，待我來與他做個最後的奮鬥，江天柱心中是明曉得不是他的對手，但是心中不甘屈伏而死，情願做個強項的漢子，當時便急急拔出腰下寶劍，一個箭步，縱到跛道人面前，對准跛道人胸口，猛力刺將進去，這一劍江天柱自心想來，非常慶幸，因為他刺過去的時候，跛道人站住不會閃開，江天柱以為總刺進他胸口了，那知劍會落了空，眼裏不見了跛道人影子，你道跛道人那去了，閱者可記得跛道人不是會士道的麼，你一點刺去，他早已到了土內了，江天柱刺不着跛道人，吃了一驚，以他駕劍跑了，抬頭去看，忽覺肩上有拍了一下，忙回過頭來看是誰，原來就是那跛道人，看他笑嘻嘻的對江天柱說道，姓江的，我看你不要多費心了，還是好好兒跪下來受死，免得祖師爺動手，若再強強，祖師爺也沒閒功夫同你賭錢，要不客氣的帶了你那個吃飯傢伙走路了，江天柱這一劍刺不着他，心中早着了急，但是把心一橫，好歹不管了，擎着劍一回身，對跛道人又是一下，此番跛道人不過避了，運內氣將劍頂進住，一面吐出飛劍，對江天柱的劍上繞了幾下，已將江天柱寶劍割成十數段，紛紛墮落地上，江天柱手中光騰了段劍柄，江天柱沒了劍，心中益發慌亂，打算同他徒手相搏，看跛道人却笑容滿面，對江天柱道，你今番還有多大本領，不妨統統出來，你看你的部下，都在那邊看熱鬧呢，要看你主將



顯本領，快些顯出來，不要丟臉纔是，江天柱聽得怒氣填胸，側目一看，看關頭兵士們都張了燈籠火把，暗處照耀得如同白晝，原來此時兵士們都已得了消息，說關頭上來了個道士，在同總兵大人講話，於是大家來觀看，江天柱的親隨，看路頭不對，一個個閃出鞘，弓上弦，對着跛道人，看跛道人談笑自若的，調戲中將，親隨們和那些偏將，誰看了誰都動氣，要待上前相助江天柱捉拿賊道，但見江天柱對他無法可施，衆人便不敢上前了，但都立在四面，怒目揚威，算保護着江天柱，怕他受了傷害，那江天柱看衆兵士們不敢上前來，明知他們上來，也不濟事，抵准一死，不如先請他吃幾拳，腿，想罷，便一擺手，飛起左腿，對跛道人膝蓋上踢去，這一腿有百多觔力量，要踢在別人身上，說得小些，當時痛倒在地，說得大些，要跌去丈餘，可是踢在跛道人身上，却一些不覺，江天柱看踢他不動，急舉手對他耳門上猛力一掌，這一掌要是打在別人身上，也是性命沒有的，打在跛道人身上，可不成什麼事，他並不來招架你，問你打得夠了麼，又說祖師爺宏大量，任你放了一箭，刺了兩雞，踢了一腿，打了一掌，看你的伎倆，也快施完了，無所爲力了，在我面前，害你多着急，說來倒是我輩出家人不慈悲了，好了，你可不必再費心，待祖師爺來送你升天，到天上學些功夫回來，再與我決個雌雄罷，跛道人說罷，一張口，一道白光，撲到江天柱面上，喊聲轉，那白光便對江天柱頭上繞將過去，這時要逃也逃不了，江天

柱把眼一閉，靜等死了，忽聽有人高叫道，跛道人救我，跛道人救我，這樣的連聲呼喊，聲音非常急迫，而且甚是慘淒，跛道人吐了劍，正在要結果江天柱性命，猛聽得有人在空中連喊跛道人救我，他吃了驚，把心一分，抬頭看去，那道白光也停頓不動了，江天柱看白光在面前停住不動了，便低下頭，縮轉身，施個燕子穿簾，飛身去了二丈多遠，接着幾個汗地拔葱，早已下了關頭，飛進關下臨時休息的所在，暗暗傳道密令，教關頭兵士，射放火藥鳥槍，打那賊道，自己趕緊換個裝束，扮做兵丁模樣，拿了一把大砍刀，重復竄上關頭，來指揮軍士，軍士起初見了，都認不出，後來看見親隨跟定他走，纔認出面貌，曉得主將換了裝束了，江天柱重上關頭後，看跛道人却不在那裏了，抬頭看天空中，却見數道金光，飛來飛去，繞個不定，江天柱不是劍客，不會飛升，不明白上面所以，只好站在下面呆看，你道那上面的數道金光是誰，那個跛道人何處去了呢，這兩點想問者是急於要明瞭的，原來那個跛道人在聽得上面有人連喊他去救命，他還當是伏牛山上自己人有到這裏來，被這裡劍客困住了，敵不過喊他去救，當時抬頭去看，看上面有三道金光，繞來繞去，似在鏖戰的模樣，跛道人想待我到上面看過明白，先把江天柱了結再說，他一低頭，要催劍殺他時，看江天柱早已逃了，他把足一頓，嘆道，今天便宜他那廝，早遲總可來收拾他的，怕他逃上天去，遂一揚劍光，衝霄飛起，迎着上面白光，大呼那個認識跛道人的

他，他一喊上面三道金光同時集將攏來，把他圍住，三道金光一齊喊道，跛賊道，想到那裡走；我們等候多時了，衆人喊着，已飛近跛道人身邊，跛道人閃目看時，看來者是兩個和尚；一個尼姑，那兩個和尚，是在黃土嶺上遇見過的。是冤家見面，分外眼紅的，這個尼姑，可沒見過，想來是他們同黨，今日冤家路狹又相逢了，待我與他們決個勝負，他仗着風雷劍厲害，當時破口罵道，無恥的賊禿，何處詭得尼姑來，不到寺中去參歡喜禪，敢來這裏管閑事，用調虎離山計救了仲顏待死的江天柱，我與你們誓不兩立，今天你們也休想活命；一來要報黃土嶺上之仇，二來要你們替那江天柱的命了，跛道人罵聲未已，對面三柄劍已經殺了過來，跛道人藝高膽大，以一敵三，心中並不畏懼，仗着風雷劍左右迎敵，講到那柄風雷劍，是經他變生胎煉過後，本來是什麼飛劍都不是他對手，虧得前番在荆紫關前，被小尹先生用五雷爪打過一下，將他精靈打去大半，故而那三柄劍與他相戰，大可取勝，然而那二僧一尼，是何等樣人，說明了原來就是大空雪海和自雲大師，他們師兄弟三人，從何而來的，是否得了碧眼兒的信，請了來的，可大大不是，講到他們乃是從別處演了一本全武行，纔回頭的，他們在那裡演了全武行，却是在湖州白雀寺，提起湖州白雀寺，却又要講起第三集上的分水嶺下蓮花寺中的往事了，蓮花寺中，乃是雪海除滅徒弟明心的所在，那寺裏原有溫柔鄉境，藏匿了許多年青婦女，供那些和尚洩慾之需，雪海等

志在除滅明心，對於他們寺裏的祕密，都不去管他，所以殺了明心，就走的，他們走後，蓮花寺裡一般和尚，將明心屍體抬到後面埋葬了，一面寫信差人去報告智元，因為這時智元到湖州白雀寺他師父那裏去了，待到智元得了信，他不曉得明心是師父殺的，還當是給仇家害了，好在自已與他非親非戚，也犯不着與他去報仇雪恨，由他去了，但是蓮花寺乏人照顧，這倒是個問題，便去告知師父，要回蓮花寺去了，智元的師父叫妙悟，略通劍術，不大高明，他的劍術雖然不好，邪術却是厲害，舊小說上說的什麼移山倒海，撒豆成兵，差不多他都會，講到這類功夫，無非是些迷眼法，沒有真實能耐，只要懂得破的人，一破就可破，沒甚大不了的，妙悟的本領如此，那妙悟有個師兄叫妙道，那妙道要比妙悟了得多了，他劍術也高明，邪術也精通，能夠驅使六丁六甲，發掌心雷，使縮地法等，妙悟妙道兩人，在白雀寺無惡不作，一衆小和尚、大家如蟻附羶，擁着他幹那無法無天的事情，今天妙悟聽說智元要回蓮花寺去了，就說你到這裏不久，爲何就要回去了，智元就從直對妙悟說了，妙悟道，既然寺裏乏了照顧，你就去罷，但是三月初八，我發起的龍虎會，是我的徒弟，不管他在天涯海角，都要到的。我有要言發表，你到那天一定要趕到寺中，因為你是我最信任的徒弟，我有許多要言對你講，不要忘了，智元唯唯聽命，拜別師父師叔，回蓮花寺而去。蓮花寺是在山西，湖州在浙江，相去大遠，好在智元日行千里，不

消幾天，已到山西地界，進了山西，不消半日，便到分水嶺下，看老家蓮花寺已在目前，智元看寺在目前了，便放了脚步，慢慢行走，忽聽後面也有脚步之聲，他便回過頭去，看後面走來一個少年，那少年面目俊秀，神形瀟灑，這時是正月光景，他頭戴皮帽，身披羊裘，足登快靴，拖了根又黑又長的辮子，大踏步跟着智元走來，智元心中奇怪，想這人是誰啊，看情形又不像此地人，爲何跟了我走，這條路是進我們寺裏的，別處不通的，如此待我來讓他先走，看他走到那裏去，智元想罷，假裝出走得力乏的樣子，向路旁石上坐下，口中連喊好吃力，好吃力，一面斜眼看那少年，看他對智元望了眼，緩緩步走了過去，一逕向前而走，智元等他走過幾步，自己站起來，跟在那少年後面，也緩緩而走，那少年不走別處，直走到蓮花寺門前，蓮花寺的寺門，是通年關上的，那少年也不敲門，抬脚對寺門匾額望了望，就轉身向門前的石橙上坐定，回過頭來看智元，智元把眉頭一皺，心想這個人到底什麼路道，看他舉止行動，不是尋常的人。還是一路跟我來的呢，還是無意中走到這裏的呢，欲待上前動問，想且慢，待我進了寺，把寺門開了，他總會進來的，等他進來，教知客僧去探問他，看是如何，便可分曉，智元想罷，急使上前打門，裡面小沙彌一問是當家回來了，連忙開門，智元進門後，小沙彌打帳把門關上，智元對他隱了眼，小沙彌探頭望外一看，看門前石橙上，還坐個俗家人，那小沙彌聰明伶俐，會了當家

師的意思，便假痴假呆開了門，走出門外，拍拍衣裳，笑迷迷的對那少年說道，客官你是從那裡來的，到那裏去，坐在外面怪冷的，就請到我們寺裏去坐坐，也不妨事的，那少年聽了起身對他笑着說道，小師傅，承你盛意，招我到裏面坐坐，那是極爲願意，不過凡夫俗子，恐怕進來污濁了你們清靜法地，還是在外面休息片時，看看天然風景，就要走的，小沙彌正要回說，忽見門內又走出一個和尚，那和尚白面紅唇，五官清秀，對少年合十行禮，說道，方才當家從外面歸來，看見客官坐在門前，不大妥當，故而派貧僧前來迎迓，請到裏面坐坐，這裏是十方修善之地，誰都可以進去的，客官可以不必客氣，快些請進，別辜負了我們當家師一片美意，那少年聽了，點點頭說道，如此說來，方才與我一同過來的，就是貴寺的當家師，和尚道，正是他，少年道，如此倒難爲他了，便再不客氣，隨了那和尚和小沙彌，一同進寺門，小沙彌關上寺門，少年在想寺門爲何關得如此快速，通常的寺院，大門總是開着的，莫非此中別有秘密，待我來仔細偵查一下子，少年是誰，說來闍者都曉得，原來就是那榮兒，那榮兒爲何在這個地方呢，他是在週遊天下，訪尋異人，這天走到分水嶺，他立在嶺前，看見遠遠地走來一人，那人步履如飛，眼睛一霎，已進分水嶺下，他想好快的腳力，是何等樣人，便飛身下了嶺，落在那人後面，一看是個和尚，再望前面一看，有所大叢林在着，心想這和尚大約是寺裏的，看他到此時已經放慢了脚步

，緩緩步了，那榮兒不明白他是作何勾當的，爲何方才這般快，到了寺前，又這般慢了，便放慢脚步，跟在他後面，忽然見他撥轉頭來，似乎覺得後面有人跟他了，再看他已向路旁石上坐下，嘴裏喊着好吃力，那榮兒想看你情形，並沒甚吃力，內中一定有假，自己不便停留，也就慢慢打從他面前過去，直走到寺門前，擡頭一看，是蓮花禪寺，四個字，看寺門關着，便向石上坐定，等智元進了門，那小沙彌要留他進去，智元恐怕留他不進，遂即派知客僧藏真來留他，將他留寺中，到知客僧房裏，當時同知客攀談起來，那榮兒年紀雖輕，是個精明幹練的人，他一面同和尚說話，一面明白了和尚意思，想這個寺裏，一定是不守規矩，他看我形跡可疑，怕有什麼事出來，故教知客留我進來盤詰我，如此索性嚇他一嚇，看是如何，那榮兒想罷，聽知客僧正在問他說道，客官既是廣西人，廣西離此地甚遠，到來作何勾當，還是作買賣呢，還是來尋親訪友的，那榮兒便冷笑一聲，說道，你問我這樣詳細幹什麼，我不作什麼勾當，也不來作買賣，也不來尋親訪友，乃是來察訪一件重大的公案，知客聽了，把眼睛白翻了一下，重復問道，如此說來，客官是公門中人了，千里遙遙，不知所辦的是那種公案，那榮兒道，我所辦的，就是你們貴同道的佛門中的一件重大罪案，知客聽了，益發詫異了，鎖起了眉峯，問道，原來辦的是佛門中的事件，不知是在那處，可能告訴我麼，那榮兒道，那件公案，是非常重大的，要是換了別個

人，我斷不肯對他實說，看你倒是個誠實的大和尚，就告訴了你也不妨事，但是不可給我聲張出去，不然，事情倒沒有辦好，却經他們得了風聲，滅了形跡，或者逃走了，那是我的干係可大了，知客僧道，客官儘可放心，你告訴了我，無論如何，總給守口如瓶的，榮兒道，這話當真，知客說自是然當真。那榮兒道，那末我直說了，說了之後，是要出在我的口中，進在耳中的，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知客僧道，客官不用多叮囑，我總不會說出口中，快請說罷，那榮兒道說出那件公案，說他遠是在千里，說他近却在目前，知客僧一聽此言，當時跳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本  
五嶽奇俠傳

五嶽奇俠傳是搜求武當派少林派  
劍仙俠客義士勇夫的大會串

有僧道門法·飛沙走石  
有劍仙神術·霞光萬道

有飛簷走壁·絕技  
有來去無跡的隱身

文字作風·如水晶盤中走明珠  
體材義意·如紅杏校頭籠曉月

全書四集 每集實價四角  
特價八扣 外埠寄費一角



第七十九回 一英雄獨立香爐頂 衆禿驢大滾綉球瓜

上回說到祁榮兒在山西分水嶺上游玩，看見遠處走來一人，步履如飛，與常人不同，他好奇心起，飛身下來，到了那人後面，那人就是蓮花寺的智元，智元後來將他誘進寺中，教知客僧探問他來根去路，遭到祁榮兒着實口怪，他說是奉公辦案，辦的案是遠在千里近在目前，這句話知客聽了，想明明是在說他們了所，謂對了和尚罵賊禿咧，當時便發起怒來，喝問祁榮兒道，你這人，倒底說的什麼話，講得清楚些，今天你如講不清楚，休想出這蓮花寺，祁榮兒聽了，哈哈大笑道，大和尚，你這話錯了，這件公案，本來是極秘密的，你硬要我講，我心腸一軟，就講和你聽了，你應當守口如瓶，洗耳恭聽，爲何我纔說了我半句，就發火來，像你這樣暴躁的脾氣，我是犯不着說給你聽，況且我有公事在身，也不便多耽擱，要告辭了，祁榮兒說着，立起身要走，知客僧聽說要走了，如何答應，起身用手一攔，說道，且慢，要走須把一件事說明了，纔放你走，我們寺裏規矩如此，除非不來問你，問，你非告訴我們不可，祁榮兒道，你這和尚，說話時好沒思量，說與不說，是憑我自己的，我不說你怎能強壓，譬如你的事，我問你，你不告訴我，我能強逼你講麼，你想想這話對不對，知客僧道，你那的話，旁的我都沒聽見，好似我是個聾子，你那遠在

千里近在目前的話，我却聽得，心中覺得有許多疑惑，故而要你講個明白，你不願意講，索性一句不講，何必藏頭露尾呢，那榮兒道，並不是我藏頭露尾，委實是你的脾氣不好，我所以不說下去了，你如一定要聽，等候你火氣退一些，明天來告訴，今天失陪了，那榮兒說罷，起身又要走了。知客僧聽罷，冷笑道，看你這小子人倒潑亮，會不中攪舉的，好兒教你說不肯說，大約你是個胡桃，不敲不見肉的，你想走嗎，我不攔你，倒要看看你走得蓮花寺否，那榮兒也怒沖沖道，再這算什麼話，方才是你送我進來的，又不是我沖進來的，本來進出是我自由，要走就走，這蓮花寺又不是地獄門中，你看那少爺走了，還要聽那件公案，明天來告訴你，那榮兒說罷，洒開步走出知客僧舍，到了天井中，想轉灣望外走，忽聽那邊人聲鼎沸，那榮兒聽得，不知何故，便止住步看個仔細，但見從東院大門中如潮一般的湧出數十個禿頭捲袖赤脚的囚和尚，這數十個和尚，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槍拿刀的，齊向那榮兒奔來，且一齊喊着不要走了那厮，再看那個知客僧，是在前引路，他手中拿了根棒，高高擎着，如飛跑到那榮兒面前，用力狠命打下，那榮兒想想奇了，我與他們無怨無仇，就是我才打個謊嚇嚇他們，看他們沒有做虧心的事，那知他們就生疑心，當真的是辦公的，要同我為難了，如此看來，這寺裏一定是不守本分的，你且看他寺裏養了這許多打手，好似預備等人來打的，一霎時便會湧出來尋仇，且個個刀槍在手，何

等凶橫，彷彿舍掉了蓮花寺之外，外面沒有天地，沒有王法的了，他一面想着，一面急望旁邊一閃，避去了棒，打算同他講幾話，這邊衆和尚的傢伙，已經像亂箭般的刺來，那知客僧大罵小子，快些跪下來受縛，講到那個知客，是有本領的，起初在客舍之時，他又不知道那榮兒是劍客，何故毫不動武，倒要去叫許多人來協助呢，這却有講究，因為知客僧是有本領的，他看那榮兒英氣勃勃，精神充足，一舉一動，與尋常人不同，又惹他小年紀，一人會不遠千里，來辦公案，手下又不帶一人，諒情沒有大能耐，是不會弄的，倘然自己與他動了手，勝了他果然是好，勝不來不但吃虧，還給他走了，露了形跡，他去調了兵來，把蓮花寺一圍打進來，我們寺裏的祕密，都要揭破了，那時台寺的性命，休矣，所以他去叫了大隊和尚來，將他圍住了，無論如何，不能生擒，也要死致回的了，當時打了他一棒，打他不看，心中想果然厲害，我這頂門三煞棒，第一棒出手，能夠閃閃的人很少，看他略一閃牙，就避了，身法快速，等於風吹落葉，好小子，怪不得單槍匹馬的敢到這裏來，知客僧心中又驚又怒，大叫兄弟們上前把他圍住了，他不自受縛時。可把他打死，也不妨事，衆和尚聞言，如奉軍令，齊聲呼喝，掄着刀砲，對那榮兒沒頭沒腦打來，一面大叫快跪！受縛，免得我們動手，在那雜亂如麻、煩躁到不可名狀之時，忽的一來，衆和尚圍困中的那榮兒，已失了所在，他們的刀槍棍棒，一齊打落了空，大家吃一大驚，問着，這

小子呢，那知客僧心中更是納罕，他想那人明明是被我們圍在中央的，怎麼忽然間沒有影踪了，莫非他曾遁的。遁走了不成，當時衆人連說奇怪，正說間，聽得那邊有人喊道，賊和尚，不要恃衆欺人，俺那榮兒不是好欺侮的，你看你家少爺會給你們圍住麼，齊來這裡地方大些，到這裏廝殺一番，看是誰勝誰負，衆和尚聽得有人說話，回頭去看，但見那個後生，好端端立在大雄寶殿前的鐵香爐頂上，扳起了左腿，使個英雄獨立，大聲呼喝着說話，衆人一句句都聽得，大家心中又納罕，又驚奇，想此本領大得緊啊，看他風不驚草不動的，眼睛一霎，走到香爐頂上去了，這樣大本領，我們這些人，那個是他的對手，這便怎處，當時衆人心中已經着了慌，可是礙於知客僧在前，不敢退縮，只好抬着頭聽他吩咐下來，那知客僧呢，心中雖然明知那人本領在我們之上，不易捉拿，但是自恃人多，不肯示弱，重復喝令衆和尚上前捉拿，不得被他逃走，衆和尚無奈，又湧了過去，先把鐵香爐圍起，使長槍的掄着對那榮兒腿上刺去，這時一共有幾桿砲，那榮兒看了笑了笑，一低頭，伸手將右腳扳住，施個倒翻筋斗，已離開香爐到大雄寶殿的殿脊上去了，講到這個筋斗，是不容易翻的，你想他原本扳起了左腿，在施英雄獨立的，這左腳尚未放落，他又將右腿扳起，就勢一個筋斗，你想身勢多麼輕靈，那榮兒到了殿脊，放下兩腳，在殿脊葫蘆頂上站定，用手招招他們說道，下面交手不好玩，還是到屋上來罷，因為你們是和尚，

打倒了跌下去，從屋上滾到地上，一顆和尚頭像個西瓜，多麼好看，請你們快些上來，別耽誤了辰光，少爺要走路的，要講到上屋，下面幾十個和尚，差不多都來得的，聽了那榮兒一番冷嘲熱罵，個個怒從心起，喝聲上去捉他，怕他逃了不成，衆人便乘勢飛上了殿屋，直對那榮兒撲來，此番一個個是怒目凸睛，有誓殺此猴的氣勢，那榮兒見了，並不慌忙，喊聲慢來，接着口中吐紅雲劍，但見一道紅光，矯天飛舞，像穿梭似的，對衆和尚面前揮動，跑過來時快些的，觸着了紅光，毀去皮膚鼻子嘴唇手指的都有，這一來可把他們嚇得撥轉身都來不及的想逃，慌亂些的兩腳發抖，一個滑腳，從瓦上骨都都滾下地去的倒有十來個，那榮兒見了，哈哈大笑道，琉璃瓦上滾滾綉球了，那個知客僧呢，他却吃了大苦了，因為他遇事爭先，上屋去也是他帶頭的，他第一個奔近那榮兒面前，這道紅光就先向他的面上掠過，將他的鼻子連同眼皮，一齊割去，割得鮮血淋漓，他起初還要裝硬漢，挺直了身軀，掄起手中棒，要再向那榮兒打去，可是聽得後面有許多人在喊救命，接着卜隆隆有多人滾下去了，知客僧心中又着慌，又疼痛，看那道紅光，仍在面前遊動，好似又要到自己面前了，他曉得這不是玩的，記得前番這裏有個明心和尚，被外回來了兩個和尚，也是用飛劍將他在佛前殺了的，看此人吐的紅光，一定也是飛劍，苦再不腳下明白，恐怕要步明心的後塵呢，想他臨死之時，鮮血直冒，何等可怖，知客僧想到這裏，下部飛起抖來。

接着鼻子，又是陣疼痛，他實在熬不住，忍不住痛了，兩腿一軟，身子站不牢，就此循勢滾下去，聽得拍隆通一聲，着着實實的跌到地上，動彈不得了，此時屋上的和尚，跌下去的也有，見機而作，逃之夭夭的也有，弄得一個也不見了，那榮兒依舊兀立在荷蘆頂上，收了飛鼠，打個哈哈，想要走了，爲什麼他要走了呢，講到他原本是來游玩的，又不來辦什麼公，起初看他們形跡可疑，嚇々他們，後來因爲他們動起武來，就略施些顏色給他們看々，此時看那人已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自己想想也是夠懲戒他們了，他們到底什麼罪過，又不曉得，若去窮詰深究，那我又不是公門中人，關我則甚，算了罷，我走我的，那榮兒想罷，飛身要走，忽聽後面有人叫道，小子不要走，看看爺爺的傢伙，那榮兒聽了，連忙回過頭去一看，吃了一驚，原來一把大刀，已劈到他腦後，那榮兒忙將身體向前飄開，隨口吐出劍光，對那人飛去，那人是誰，就是智元和尚，智元進門後，爲的離寺日久，對於溫柔鄉中的那班女子，闊別多日，思念得很，故而一到寺中，無心來引誘那榮兒，特派知客僧招待而來，盤問一切，自己急急奔進溫柔鄉裏，來會那班女子，那班女子看見當家師兄回來了，大家不敢怠慢，將他迎接到普大歡喜室中，一個個假獻殷勤，媚侍智元，然後同他們講些別後相思的情話，女子們也不得不照理對答他幾句，博他歡悅，當時幾個教丫環們擺上酒席，爲智元接風洗塵，酒盞擺上，喝來未滿一巡，忽見得匡床上面一面銅鏡

那骨都都轉了起來，接着樑上的銅鐘，也自動的敲了起來，這些原是寺裏的暗消息，有奸細來時，或者有重大的事故，都用這消息傳遍風聲，想那上次大空雪海來殺明心的當兒，那明心也是見到這消息發動出去的，今天智元忽見消息發動，曉得方才進來的那個後生，一定是奸細，被知客僧盤問出來，在動手了，故而報我知道的，待我前去看個明白，智元當時推開杯兒，對眾女子道，外面有事，我得先去去，停歇就來，眾女子看見銅鐘轉動，銅鐘敲響，也曉得外面有了事了，他們都是良家的婦女，被智元用強用硬，設法擄來的，大家困在溫柔鄉裏，一天到晚，陪着和尚玩，要彈要唱，要跳舞，要搥腿搥背，稍爲不愜意，還要被他害死，眾女子在溫柔鄉裏，猶如在枉死城中，逃又逃不出，跑又跑不掉，今天看見銅鐘轉動，銅鐘敲響，想到上次明心和尚消息發動後，走到外面，被人殺了，溫柔鄉裏便少了個魔王，今天他出去，最好也給人家殺了，那末溫柔鄉裏魔王死完了，我輩或者脫離此間，重見天日的一朝了，眾女子心中同時都在這們希望，嘴裏卻不敢說出，因爲一來旁邊還有小和尚監視着，二來各人不知各人心意，說出了口，倘若智元出去不死回來了，有人告訴了他這句話，那不是自討死麼，所以智元一出去，大家都默默無言，你看我我看你的坐着，等智元回來，他們等了尙未半刻，忽見智元慌慌張張如飛進來，大叫不好了，大家快到密室裏暫躲，原來蓮花寺裏除掉溫柔鄉之外，還有一處密室，那處密

室，接連溫柔鄉的，他的建築法，非常講究，有七十二道門戶，有十二重隔牆，一逃進密室，任你有天大本領，要去捉他，總是捉不着的了，倖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還是可以逃之夭夭，因為出路多不過，管他不住的，那處密室，本在地下，他有三道門，是通分水嶺山洞的，智元帶了眾女子，進了密室，將門關上，把眾女子推進裏面，自己去把通山洞的三道門開了，預備不得已時，從那處逃走，如今要講智天如何打算逃走了呢，就是他得了消息，急急來到外面一看，眾和尚傷的傷，倒的倒，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問知客僧在那裏，說方才從大殿上跌下來，跌得太着實了，已經跌死了，問他同何人相打，說道，就是方才引進的那個小子，問他現在那裏，說道，在大殿屋脊上，智元聽了，心中又怒又驚，先向上面一望，果見那後生高高立在葫蘆頂上，好像個瓦上將軍，自己一想，別從正面去打他，待我到後面去夾他不防，去把他砍死，爲大眾報仇，他便一回頭，看地上有把大砍刀，順手取過了，竄身到後殿，翻身上了殿，講到智元的本領，實在不弱，他上殿去，那榮兒不會聽得，倘若智元不聲不響，對那榮兒劈下，雖然不會給他劈死，至少也要傷些，可是經智元一聲喝，驚動了那榮兒，見有人來暗算他，忙騰開身軀，吐出飛劍來，取他性命，智元上來時，本不曉得他曾飛劍，他一看是這個路道，曉得不好了，再不腳下明白，是要去陰曹會老友明心了，當時驚得魂魄飛散，急急如喪家之犬，翻身落下殿脊，如飛的逃進溫柔鄉去，那榮兒本想要走了，這一來他倒不肯走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有幾雙僧人，  
禿的祕密宜淫之

### 穿粉壁遁跡溫柔鄉 破石室逃生分水嶺

，眼見楊瓊瑤會本想要走的，不料那個智元，會來暗算他一下，他當時便吐劍去刺他，遇也用飛劍將他毀了。一見飛劍曉得性命交關，便脚下明白，立時三刻逃了下去，講到智元的逃竄，便飛身到了難道飛劍還會快他不過麼，那是那榮兒看他撥轉身就逃了，心中想你這賊，那柄劍像穿竟了飛劍就跑了，我倒要看看你跑到那裏去，當時便將劍指定了，跟着他飛將得嘩喇一聲，前面如飛而奔，一轉瞬明明看他對着那道板壁奔的，待奔到板壁那邊，這個連着淫像淫書見了，那榮兒心中大奇，急走近板壁旁一看，看無門無路如何進去的，用力忙問外面作什無破綻，你道智元如何進得的，原來他有穿壁法的，穿進這道板壁，便是溫智元道如種<sup>想</sup>壁法，勞山道士是會的，不過不肯輕易傳人的，有了此法，到人家去可以不進石板下<sup>想</sup>意出入的，智元這個法子，乃是他師父教的，今天到了急難之時，就來一用，故東躡西逃進溫柔鄉去了，那榮兒不明所以，看了片時，待要捉個和尚，問他究竟，看衆和明明已逃得不知去向，他想了想，道聲有了，這區區板壁，難道我不能進去麼，他罷，頂起指揮飛劍，將板壁劃分了幾下，劃成一個門道子，飛起一腿，那塊被劃的板，倒了進來，立時現出一道門路，長方形的等於木工所成門道，開闢後，溫柔鄉裏的勝景，便在目

室了，那榮兒當他是匿在板壁縫裏，決想不到板壁外面，還有這麼好的一個去處，他當時室，半疑惑自己冒失了，這外面是俗家人的宅第，與這寺裏是隔鄰的，不然何以有這樣的美以逃之物，堂皇裝飾呢，那榮兒看了，一時倒不敢進去，忽見那邊六角亭後面芭蕉樹旁，有嶺山洞頭，在探望，嫩綠的芭蕉葉，映着青白的和尚頭，再顯出他光溜溜的眼珠，對那榮三道門，連忙縮進頭去，那榮兒想不對啊，既然是俗家人的住宅，為何有和尚隱身在那裏息，急急差方才逃過去那個和尚，他有什麼迷眼法，能夠穿壁而過的，也未可知，那榮兒這說方才從大風君一半，便身不由主，跨步踏進飛劍造成的門道，一縱身來到六角亭旁，看萬引進的那個，竟有和尚踪跡，他想奇了，明明有個和尚，忽的會沒有了，原來六角亭的亭基上面一望，果，可以自由上下的，這個和尚，乃是智元派他在探風的，他看見那榮兒破了待我到後面去，進，立在那裏發呆，正看間，自己被那榮兒看見了，他連忙鑽下身子去，報手取過了，竟，那榮兒看不見了和尚，四面看看，地方實在清幽，棋臺茶閣，應有盡有，看會聽侍，倘若智元一聲喝，驚，第，定是富室私邸，又看那邊有所楠木大廳，他便到廳上去看，一到廳上元上來時，本，但見滿壁掛的，都是春宮淫畫，上面供起了歡喜佛，最高還有塊匾額，陰曹會老友明心，下面有只大匠床，四面有許多小匠床，每隻匠床上，都嵌着象牙雕出的裸柔那方，那廳上，真是不堪入目的，那榮兒看了，曉得這地方不是好去處，又看匠床下面

，有幾雙僧鞋，和幾雙女鞋，他看了，想到此處不是什麼達官府第，富室私邸，一定是賊禿的祕密淫淫之處，當時心中大怒，要待如何處置他，忽然記起幾年前在北京尤子平家中，眼見楊長瑤曾將飛劍砍倒，大廳的回事，看此處如此齷齪，存在世上，污人眼簾，不如也用飛劍將他毀了，落得一乾二淨，清清爽爽，那榮兒想罷，決計用飛劍毀了那所楠木大廳，便飛身到了廳外，立在前面紫葡萄架下，吐出紅雲劍，颯的一聲，飛進大廳，喝聲疾，那柄劍像穿梭似的，四面八方，縱橫左右穿了幾下，早將廳中棟柱，揮爲幾段，接着聽得嘩喇一聲，如同天崩地裂，好好兒一所楠木大廳，在這驚天動地的聲音中，倒蹋下來，連着淫像淫畫，都被毀壞完了，廳堂砍翻後，智元在密室裏，聽得外面有這們大的聲音，忙問外面作什麼，那方才被那榮兒着眼的和尚，說那後生已進了溫柔鄉，怕他在作怪呢，智元道如此再去看來，這聲音很奇怪，好似天崩呢，那和尚奉命不敢違背，再從六角亭的石板下，鑽了出來，在他將要鑽出石板之時，却珍那榮兒看見了，那榮兒砍翻大廳後，蹣東蹣西，在尋和尚，尋來尋去，不見半點影踪，再走六角亭，正在呆想，方才那個和尚，明明看見的，忽忽會失了所在了，正想問，覺得踏脚的那塊石板會動了，好似下面有人在頂起來，那榮兒大奇，忙跳到旁邊立定，看石板忽的豎起，隨後就有一個和尚，探頭出來，那和尚正與那榮兒打個照面，一見那榮兒，嚇得面容失色，手足無措，要想鑽進去，

慢了些，聽那榮兒大喝一聲，狗賊禿往那裡走，便俯身一伸手，將那和尚領襟抓住，隨手一提，提到外面，喝問道：「你這賊禿，從郵裏出來，我問你當家的是那個，這裡是什麼所在，下面又是作何用處，詳細對少爺講明了，饒你一死，倘若說了半句虛話，立時要取你狗命，那和尚被那榮兒抓住了，嚇得沒了命，大叫好漢饒命，我來一五一十告訴你聽，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幹的，我告訴了你，可要饒了我，看我是個苦惱的人，那榮兒道：「你說了實話，自然饒你，可快說來，那和尚道：「這裡寺裡的當家，叫智元，就是方才好漢追進來的，此處叫溫柔鄉，是當家師娛樂的地方，下面是秘密室，是當家避難的地方，小的是當家師名下的奴僕，吃他的飯，沒法想跟了他，却不敢爲非作歹，今日碰到好漢，說的都是實話，只求好漢饒命，那榮兒道：「你話既然講明了，我是說，過的，可以饒你性命，但是須替我帶路到下面去，捉拿智元，不然我要難爲你了，那和尚道：「只要好漢肯饒我的命，教我帶路，那敢不依，如此請放手，待我先下去，隨後接你到下面，那榮兒想也不怕他掉搶花逃走，遂即放了手，看他鑽身下去後，那榮兒也不等他來接，自己也乘勢落到下面，踏地一看，下面門戶林立，東也可走，西也可走，看過去迴廊曲折，不知有多少秘密，那下面房屋，都是用石條架搭成功的，陳設的器具，也是石頭做的多，那榮兒教那和尚帶路去捉智元，和尚便領了那榮兒，轉灣抹角，穿來穿去，走了許多門戶，來到一間石室

門外，只聽得歌聲嚦々，笑話喧闐，聽是有許多女子在歌唱，那榮兒問道，智元在這邊麼，和尚點頭道，正在這裏面，待我來叩門，那和尚用手指對石門旁的小木門上，輕輕彈了兩下，小木門開了，一個女子探頭一望，看是方才出去的和尚，便將門開了，和尚遂帶那榮兒進了小門，用手一指，說道，你看那邊坐的便是智元，那榮兒一看，果見智元高坐在石床上，左右擁了幾個女子，在彈彈唱々，智元是驚魂初定，嚇得渾身在發抖，一班女子要博他歡心，就此彈彈唱々，來替他解愁，智元是無心聽那彈唱，心中亂跳地等候那和尚回話，要明白方才天崩似的聲音，他兩隻眼睛，直對石門望着，看石門開後，那個和尚進來，却又進來個俗家人，這俗家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後生，智元見了，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想完了，如今性命休矣，這便那處，他一急，急中生智，想着一條逃生的出路了，他想我坐的石床後面，不是可通分水嶺山洞的麼，不如從那處逃出，到白雀寺去告知師父，請師父來報仇雪恨便了，智元想罷，一分手，將左右女子推得跌下石床，自己一個倒翻筋斗，打到床後面的屏風裏頭去了，這扇屏風，原是虛掩的，屏風後面，便是一條地道，智元從這條地道蛇行雀步，如飛趨程，好容易被他逃出分水嶺山洞，略定了定心，也管不得寺中被他鬧得這樣，立時起程向白雀寺而去，不表智元向白雀寺去，且說那那榮兒他自進了石門，看見智元擁着女子，高高坐着，當時氣往上湧，要待吐劍時，看他一個倒翻筋斗，

和尚被那榮兒拖住後，嚇得戰兢兢不敢動彈。防他會從地道逃走的，便緩緩走過去，路上石的，那個地道，是地分水嶺左面山腰裏一個，裏面雖不大光明，却也看得見，分明是條道。那榮兒道，這個山洞，你可認得，和尚道，我自己回頭看這石室裏，左右跪了不少女，先道，你們從那裏來的，如何甘，去，倘若捉住了智元，便饒你一死，和尚不敢遲延，陪了那榮兒出寺後側門，十六路一直上山，轉到左山腰裏，看那邊有個山洞，洞前有塊大石，橫倒在地上，洞門開着，和尚見了頓足道，當家早已出洞逃走了，那榮兒道，何以見得，和尚道，這塊石頭，就是洞門，平常時候是虛豎的，如今倒在地下，想是當家的心急意慌，要緊逃命，將石頭推倒走了，那榮兒道，他走到那裏的，你可曉得，和尚沉吟半晌，欲言不語，那榮兒道，你如不說實話，我可不能饒你性命，和尚急了，說道，大約是逃到浙江湖州白雀寺去了，那榮兒道，如何他會逃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呢，和尚道，那處有他的師父在着，聽說他的師父也是會飛腳的，正說間，忽聽得那邊有人喊救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